

○白雨斋词话叙

陈子亦峰，予戊于江南所校士也。闺中得生卷，议论英，而真意恳挚，决其为宅心纯正之士。亟荐于主司，果膺魁选。谒予于桃源署斋，温尔雅。与谈经史，悉能根究义理，贯串本原。诗古文解，皆取法乎上，必思登峰造极而后止。间论时事，因及古忠臣孝子，辄义动于色。予窃喜鉴衡不爽，而生之素所蓄积可知矣。桃源剧色，不易治，予欲维繫之，俾资赞画，以亲老辞。诂意年甫强仕而歿，尊公犹健在也。其门弟子集其词话，并所著诗词，先以付梓。予得而阅之，推本风骚，一归于温柔敦厚之旨，非所谓宅心纯正，蘄至于登峰造极者欤。予既幸能得一士，又甚惜得一士而未获见诸行事，第以空言传世，不能无慨于中，爰书数言，以弁简端。

光绪二十年秋八月，历城汪懋琨序

诗莫盛于唐，而词莫盛于宋。宋以后词律复变，则南北曲出焉。故词之为体，诗以为祢，曲以为子。识者为之，莫不沿溯汉魏，游衍屈宋，以蘄上三百篇之旨。意谓不如是，不足以徵其源，涉其奥。其说亦既美矣。然予尝以为此文辞之源，非文心之源也。文心之源，亦存乎学者性情之际而已。为文苟不以性情为质，貌虽工，人犹得以抉其柢，不工者可知。所谓词者，意内而言外，格浅而韵深，其发摅性情之微，尤不可掩。而世乃欲以楔薄求之，藻绘揉之，抑末已。吾友陈君亦峰，少为诗歌，一以少陵杜氏为宗，杜以外不屑道也。年岁三十，复好为词，探索既久，豁然大彻。所为词稿，深永超拔，已足上摩宋贤之垒。而别著白雨斋词话八卷，抉择幽微，辨才无碍，尤有不受流俗羈縻者。亦峰之于词，思与学兼尽如此，亦勤矣哉。亦峰天资醇厚，笃内行，与人交，表里洞然，无〈骨皮〉之习。退省其家，父兄之劳，靡不肩任，宗族之困，莫不引为己忧，其有得于性情者又如此。则文词之工，操本以运末，复何怪焉。同治之季，予始识亦峰于泰州，切靡可道义既久，因得附为婚姻。迄今二十余年，莫渝终始。顾予兄弟辈，业不加修，而亦峰之学，乃与年俱进。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词章，力求经世性命之蕴。予深伟其议，且思有所翼赞。而亦峰遽以光绪壬辰秋，奄忽辞世。噫，善人君子，不能久存于世，欧阳子所以致慨于张子野者，予尝以为{卫足}言。今乃不幸，于吾亦峰亲见之，宁无恫耶。亦

峰为学精苦，每昼营家事，夜诵方策。及既〈歹勿〉，遗书委积，多未彻编。惟手录词话，已有定稿。其门下士海宁许君守之诸君子将为刊行，以予庶几能知亦峰者，督文弁首。予妈感亦峰之志，且幸是书之传也，因述所见如右，以质许君。惟托于文字者，可以无穷，亦峰所以自托者既著，其亦可以无憾矣乎。记三年前，亦峰尝挈是书初稿见视，且属为叙。予以方如南清河，亡装待发，无以应也。今乃终得论次其书，而亦峰已不及见，呜呼，此尤足以启予之悲也已。亦峰讳廷焯，镇江丹徒人，举光绪戊子科江南乡试。〈歹勿〉时年四十。光绪十九年，太岁在癸巳，夏四月，正定王耕心撰。

○自叙

倚声之学，千有余年，作者代出。顾能上溯风骚，与为表里，自唐迄今，合者无几。窃以声音之道，关乎性情，通乎造化。小其文者，不能达其义，竟其委者，未获泮斥其源。揆厥所由，其失有六。飘风骤雨，不可终朝，促管繁弦，绝无余蕴，失之一也。美人香草，貌托灵，蝶雨梨云，指陈琐屑，失之二也。雕镂物类，探讨鱼，穿凿愈工，风雅愈远，失之三也。惨戚よ凄，寂寥萧索，感寓不当，虑叹徒劳，失之四也。交际未深，谬称契合，颂扬失实，惶恤讥评，失之五也。情非苏、窦，亦感回文，慧拾孟、韩，转相斗韵，失之六也。作者愈漓，议者益左，竹词综，可备览观，未尝为探本之论。红友词律，仅求谐，不足语正始之源。下此则务取丽，矜言该博。大雅日非，繁声竞作，性情散失，莫可究极。夫人心不能无所感，有感不能无所寄，寄托不厚，感人不深，厚而不郁，感其所感，不能感其所不感。伊古词章，不外比兴。谷风阴雨，犹自期以同心，攘垢忍尤，卒不改乎此度。为一室之悲歌，下千年之血泪，所感者深且远也。后人之感，感于文不若感于诗，感于诗不若感于词。诗有韵，文无韵。词可按节寻声，诗不能尽被弦管。飞卿、端己，首发其端，周、秦、姜、史、张、王，曲竟其绪，而要皆发源于风雅，推本于骚辩。故其情长，其味永，其为言也哀以思，其感人也深以婉。嗣是六百余年，沿其波流，丧厥宗旨。张氏词选，不得已为矫枉过正之举，规模虽隘，门墙自高。循上以寻，坠绪未远。而当世知之者鲜，好之者尤鲜矣。萧斋岑寂，撰词话八卷，本诸风骚，正其情性。温厚以为体，沉郁以为用。引以千端，衷诸一是。非好与古人为难，独成一家言，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，为斯诣绵延一线。暇日寄意之作，附录一二，非敢抗美昔贤，存以自镜而已。光绪十七年除夕，丹徒陈廷焯。

受业门人海宁许正诗棠诗、正定王宗炎、受业甥同县包荣翰、族子凤章、从子兆煊同字。

●卷一

○引言

词兴于唐，盛于宋，衰于元，亡于明，而再振于我国初，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。国初诸老，多究心于倚声。取材宏富，则朱氏〔彝尊〕词综。持法精严，则万氏〔树〕词律。他如彭氏〔孙〕词藻、金粟词话、及西河词话〔毛奇龄〕、词苑丛谈〔徐鉉九〕等类，或讲声律，或极艳雅，或肆辩难，各有可观。顾于此中真消息，皆未能洞悉本原，直揭三昧。余窃不自量，撰为此编，尽扫陈言，独标真谛。古人有知，尚其谅我。

○国初群公之病

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，不过一陈人中而已。自国初诸公出，如五色朗畅，八音和鸣，备极一时之盛。然规模虽具，精蕴未宣。综论群公，其病有二。一则板袭南宋面目，而遗其真，谋色揣称，雅而不韵。一则专习北宋小令，务取浓艳，遂以为晏、欧复生。不知晏、欧已落下乘，取法乎下，弊将何极，况并不如晏、欧耶。反是者一陈其年，然第得稼轩之貌，蹈扬湖海，不免叫嚣。樊榭窃然而深，悠然而远，似有可观。然亦特一邱一壑，不足语于沧海之大，泰华之高也。

○学词贵得其本原

学古人词，贵得其本原，舍本求末，终无是处。其年学稼轩，非稼轩也。竹学玉田，非玉田也。樊榭取径于楚骚，非楚骚也。均不容不辨。

○作词贵沉郁

作词之法，首贵沉郁，沉则不浮，郁则不薄。顾沉郁未易强求，不根柢于风骚，乌能沉郁。十三国变风、二十五篇楚词，忠厚之至，亦沉郁之至，词之源也。不究心于此、率尔操觚，乌有是处。

○诗词不尽同

诗词一理，然亦有不尽同者。诗之高境，亦在沉郁，然或以古朴胜，或以冲淡胜，或以钜丽胜，或以雄苍胜。纳沉郁于四者之中，固是化境，即不尽沉郁，如五七言大篇，畅所欲言者，亦别有可观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，更无以为词。盖篇幅狭小，倘一直说去，不留余地，虽极工巧之致，识者终笑其浅矣。

○宋词不尽沉郁

唐五代词，不可及处，正在沉郁。宋词不尽沉郁，然如子野、少游、美成、白石、碧山、梅溪诸家，未有不沉郁者。即东坡、方回、稼轩、梦窗、玉田等，似不必尽以沉郁胜，然其佳处，亦未有不沉郁者。词中所贵，尚未可以知耶。

○张惠言词选

张氏[惠言]词选，可称精当，识见之超，有过于竹十倍者，古今选本，以此为最。但唐五代两宋词，仅取百十六首，未免太隘。而王元泽眼儿媚、欧阳公临江仙、李知几临江仙、公然列入，令人不解。即朱希真渔父五章，亦多浅陋处，选择既苛，即不当列入。又东坡洞仙歌，只就孟昶原词敷衍成章，所感虽不同，终嫌依傍前人。词综讥其有点金之憾，固未为知己，而词选必推为杰构，亦不可解。至以吴梦窗为变调，摈之不录，所见亦左。总之小疵不能尽免，于词中大段，却有体会。温、韦宗风，一灯不灭，赖有此耳。

○温词祖离骚飞卿词全祖离骚，所以独绝千古。菩萨蛮、更漏子诸阕，已臻绝诣，后来无能为继。

○沉郁含意

所谓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余言外，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。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，欲露不露，反复缠绵，终不许一语道破，匪独体格之高，亦见性情之厚。飞卿词，如“懒起画蛾眉。弄妆梳洗迟。”无限伤心，溢于言表。又“春梦正关情。

镜中蝉鬓轻。”凄凉哀怨，真有欲言难言之苦。又“花落子规啼。绿窗残梦迷。”又“鸾镜与花枝。此情谁得知”。皆含深意。此种词，第自写性情，不必求胜人，已成绝响。后人刻意争奇，愈趋愈下，安得一二豪杰之士，与之挽回风气哉。

○温飞卿更漏子

飞卿更漏子三章，自是绝唱，而后人独赏其末章梧桐树数语。胡元任云：庭筠工于造语，极为奇丽，此词尤佳。即指“梧桐树”数语也。不知梧桐树数语，用笔较快，而意味无上二章之厚。胡氏不知词，故以奇丽目飞卿，且以此章为飞卿之冠，浅视飞卿者也。后人从而和之，何耶。

○飞卿词纯是风人章法

飞卿更漏子首章云：“惊塞雁，起城乌。画屏金鹧鸪。”此言苦者自苦，乐者自乐。次章云：“兰露重，柳风斜。满庭堆落花。”此又言盛者自盛，衰者自衰。亦即上章苦乐之意。颠倒言之，纯是风人章法，特改换面目，人自不觉耳。

○温飞卿菩萨蛮

飞卿菩萨蛮十四章，全是变化楚骚，古今之极轨也。徒赏其芊丽，误矣。

○皇甫子奇词

唐代词人，自以飞卿为冠。太白菩萨蛮、忆秦娥两阙，自是高调，未臻无上妙谛。皇甫子奇梦江南、竹枝诸篇，合者可寄飞卿麾下，亦不能为之亚也。

○中主山花子

南唐中主山花子云：“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”沉之至，郁之至，凄然欲绝。后主虽善言情，卒不能出其右也。

○后主词思路凄惋

后主词思路凄惋，词场本色，不及飞卿之厚，自胜牛松卿辈。

○韦端己词

韦端己词，似直而纤，似达而郁，最为词中胜境。

○温韦消息相通

端己菩萨蛮四章，故国之思，而意婉词直，一变飞卿面目，然消息正自相通。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，合而离者也。端己之视飞卿，离而合者也。端己菩萨蛮云：“未老莫还乡。还乡须断肠。”又云：“凝恨对斜晖。忆君君不知。”归国遥云：“别后只知相愧。泪珠难远寄。”应天长云：“夜夜绿窗风雨。断肠君信否。”皆留蜀后思君之辞。时中原鼎沸，欲归不能。端己人品未为高，然其情亦可哀矣。

○孙孟文词不及温韦

孙孟文词，气骨甚遒，措语亦多警炼。然不及温、韦处亦在此，坐少闲婉之致。

○冯正中与温韦相伯仲

冯正中词，极沉郁之致，穷顿挫之妙，缠绵忠厚，与温、韦相伯仲也。蝶恋花四章，古今绝构。词选本李易安词序，指“庭院深深”一章为欧阳公作，他本亦多作永叔词。惟词综独云冯延巳作。竹博极群书，必有所据。且细味此阙，与上三章笔墨，的是一色，欧公无此手笔。

○正中蝶恋花情词悱恻

正中蝶恋花四阙，情词悱恻，可君可怨。词选云：“忠爱缠绵，宛然骚辩之义。延巳为人，专蔽嫉妒，又敢为大言。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，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。”数语确当。

○正中蝶恋花四章解

正中蝶恋花首章云：“浓睡觉来莺乱语。惊残好梦无寻处。”忧谗畏讥，思深意苦。次章云：“谁道闲情抛弃久。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日日花前常病酒。不辞镜里朱颜瘦。”始终不渝其志，亦可谓自信而不疑，果毅而有守矣。三章云：“泪眼倚楼频独语。双燕来时，陌上相逢否。”忠厚惻怛，蔼然动人。四章云：“泪眼问花花不语。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词意殊怨，然怨之深，亦厚之至。盖三章犹望其离而复合，四章则绝望矣。作词解如此用笔，一切叫嚣纤冶之失，自无从犯其笔端。

○正中词极凄婉之致

正中菩萨蛮、罗敷艳歌诸篇，温厚不逮飞卿。然如“凭仗东流。将取离心过橘州。”又，“残日尚弯环。玉笋和泪弹。”又，“玉露不成圆。宝筝悲断弦。”又，“红烛泪阑干。翠屏烟浪寒。”又，“云雨已荒凉。江南春草长。”亦极凄婉之致。

○北宋词古意渐远

北宋词，沿五代之旧，才力较工，古意渐远。晏、欧著名一时，然并无甚强人意处。即以艳体论，亦非高境。

○晏欧词近正中

晏、欧词雅近正中，然貌合神离，所失甚远。盖正中意余于词，体用兼备，不当作艳词读。若晏、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，尚安足重。

○好作纤巧语为晏欧之罪人

文忠思路甚隽，而元献较婉雅。后人为艳词，好作纤巧语者，是又晏、欧之罪人也。

○晏几道工于言情

诗三百篇，大旨归于无邪。北宋产晏小山工于言情，出元献、文忠之右，然不免思涉于邪，有失风人之旨。而措词婉妙，则一时独步。

○小山词曲折深婉

小山词，如“去年春恨却来时。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”又，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”既闲婉，又沉着，当时更无敌手。又，“明年应赋送君时。细从今夜数，相会几多时。”浅处皆深。又，“晓霜红叶舞归程。客情今古道，秋梦短长亭。”又，“少陵诗思旧才名。云鸿相约处，烟雾九重城。”亦复情词兼胜。又，“从别后、忆相逢。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曲折深婉，自有艳词，更不得不让伊独步。视永叔之“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”、“倚阑无绪更兜★”等句，雅俗判然矣。

○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

张子野词，古今一大转移也。前此则为晏、欧，为温、韦，体段虽具，声色未开。后此则为秦、柳，为苏、辛，为美成、白石，发扬蹈厉，气局一新，而古意渐失。子野得其中，有含蓄处，亦有发越处。但含蓄不似温、韦，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。规模虽隘，气格却近古。自子野后，一千年来，温、韦之风不作矣，益令我思子野不置。

○苏辛不相似

苏、辛并称，然两人绝不相似。魄力之大，苏不如辛。气体之高，辛不逮苏远矣。东坡词寓意高远，运笔空灵，措语忠厚，其独到处，美成、白石亦不能到。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，此特拘于音调言之，而不究本原之所在。眼光如豆，不足与之辩也。

○东坡词别有天地

词至东坡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寄慨无端，别有天地。水调歌头、卜算子[雁]、贺新凉、水龙吟诸篇，尤为绝构。

○东坡词人不易学

太白之诗，东坡之词，皆是异样出色。只是人不能学，乌得议其非正声。

○耆卿词善于铺叙

耆卿词，善于铺叙，羁旅行役，尤属擅长。然意境不高，思路微左，全失温、韦忠厚之意。词人变古，耆卿首作俑也。

○蔡伯世论词陋极

蔡伯世云：“子瞻辞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辞，辞情相称者，惟少游而已。”此论陋极。东坡之词，纯以情胜，情之至者，词亦至。只是情得其正，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。论古人词，不辩是非，不别邪正，妄为褒贬，吾不谓然。

○东坡少游皆情余于词

东坡、少游，皆是情余于词。耆卿乃辞余于情。解人自辨之。

○黄不如秦

秦七、黄九，并重当时。然黄之视秦，奚啻之与美玉。词贵缠绵，贵忠爱，贵沉郁，黄之鄙俚者无论矣。即以其高者而论，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。于倔强中见姿态，以之作诗，尚水必尽合，况以之为词耶。

○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

黄九于词，直是门外汉，匪独不及秦、苏，亦去耆卿远甚。

○秦柳不可相提并论

秦少游自是作手，近开美成，导其先路，远祖温、韦，取其神不袭其貌，词至是乃一变焉。然变而不失其正，遂令议者不病其变，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。后人动称秦、柳，柳之视秦，为之奴隶而不足者，何可相提并论哉。

○少游词最深厚沉著

少游词最深厚，最沈著。如“柳下桃蹊，乱分春色到人家。”思路幽绝，其妙令人不能思议。较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云”之语，尤为入妙。世人动訾秦七，真所谓井蛙谤海也。

○少游满庭芳诸阕

少游满庭芳诸阕，大半被放后作，恋恋故国，不胜热中，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。而寄情之远，措语之工，则各有千古。

○少游俚词亦不少

少游名作甚多，而俚词亦不少，去取不可不慎。

○张彛延论苏秦词似是而非

张彛延云：“少游多婉约，子瞻多豪放，当以婉约为主。”此亦似是而非，不关痛痒语也。诚能本诸忠厚，而出以沉郁，豪放亦可，婉约亦可，否则豪放嫌其粗鲁，婉约又病其纤弱矣。

○方回词允推神品

方回词，胸中眼中，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，全得力于楚骚，而运以变化，允推神品。

○方回词极沉郁

方回词极沉郁，而笔势却又飞舞，变化无端，不可方物，吾乌乎测其所至。方回踏莎行〔荷花〕云：“断无蜂蝶慕幽香。红衣脱尽芳心苦。”下云：“当年不肯嫁东风，无端却被秋风误。”此词骚情雅意，哀怨无端，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，何以泪堕。浣溪沙云：“记得西楼凝醉眼，昔年风物似而今。只无人与共登临。”只用数虚字盘旋唱叹，而情事毕现，神乎技矣。世第赏

其梅子黄时雨一章，犹是耳食之见。

○吴贺浣溪沙结句

浣溪沙结句，贵情余言外，含蓄不尽。如吴梦窗之“东风临夜冷于秋”、贺方回之“行云可是渡江难”，皆耐人玩味。

○毛泽民与晁无咎词

毛泽民词，意境不深，间有雅调。晁无咎则有意蹈扬湖海，而力又不足。于此中真消息，皆未梦见。

○词至美成乃有大宗

词至美成，乃有大宗。前收苏、秦之终，复开姜、史之始。自有词人以来，不得不推为巨擘。后之为词者，亦难出其范围。然其妙处，亦不外沉郁顿挫。顿挫则有姿态，沉郁则极深厚。既有姿态，又极深厚，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。今之谈词者亦知尊美成。然知其佳，而不知其所以佳。正坐不解沉郁顿挫之妙。彼所谓佳者，不过人云亦云耳。摘论数条于后，清真面目，可见一斑。

○美成词无处不郁

美成词极其感慨，而无处不郁，令人不能遽窥其旨。如兰陵王〔柳〕云：“登临望故国，谁识京华倦客”二语，是一篇之主。上有“堕堤上，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”之句，暗伏倦客之根，是其法密处。故下接云：“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”久客淹留之感，和盘托出。他手至此，以下便直抒愤懑矣，美成则不然。“闲寻旧踪迹”二叠，无一语不吞吐。只就眼前景物，约略点缀，更不写淹留之故，却无处非淹留之苦。直至收笔云：“沉思前事，似梦里、泪暗滴。”遥遥挽合，妙在才欲说破，便自咽住，其味正自无穷。六丑〔蔷薇谢后作〕云：“为问家何在。”上文有“帐客里光阴虚掷”之句，此处点醒题旨，既突兀又绵密，妙只五字束住。下文反覆缠绵，更不纠缠一笔，却满纸是羁愁抑郁，且有许多不敢说处，言中有物，吞吐尽致。大抵美成词一篇皆有一篇之旨，寻得其旨，不难迎刃而解。否则病其繁碎重复，何足以知清真也。

○美成满庭芳

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，正是顿挫之妙。如满庭芳〔夏日溧水无想山作〕上半阙云：“人静乌鸂自乐。小桥外、亲绿溅溅。凭栏久，黄芦苦行，拟泛九江船。”正拟纵乐矣，下忽接云：“年年。如社燕，飘流瀚海，来寄修椽。且莫思身外，长近西半球前。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听、急管繁弦。歌筵畔，先安枕簟，容我醉时眠。”是乌鸂虽乐，社燕自苦。九江之船，卒未尝泛。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，或是依人之苦，或有患失之心。但说得虽哀怨，却不激烈。沈郁顿挫中，别饶蕴藉。后人为词，好作尽头语，令人一览无余，有何趣味。

○美成菩萨蛮

美成菩萨蛮上半阙云：“何处望归舟。夕阳江上楼。”思慕之极，故哀怨之深。下半阙云：“深院卷帘看。应怜江上寒。”哀怨之深，亦忠爱之至。似此不必学温、韦，已与温、韦一鼻孔出气。

○美成齐天乐

美成齐天乐云：“绿芜尽台城路，殊乡又逢秋晚。”伤岁暮也。结云：“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敛。”几于爱惜寸阴，日暮之悲，更觉余于言外。此种结构，不必多费笔墨，固已意无不达。

○美成玉楼春

美成词，有似拙实工者。如玉楼春结句云：“人如风后入江云，情似雨余黏地絮。”上言人不能留，下言情不能已。呆作两譬，别饶姿态，却不病其板，不病其纤，此中消息难言。

○美成浪淘沙慢

美成词，操纵处有出人意表者。如浪淘沙慢一阙，上二叠写别离之苦。如“掩红泪、玉手亲折”等句，故作琐碎之笔。至末段云：“罗带光销，纹衾叠，连环解、旧香顿歇。怨歌水、琼壶敲尽缺。恨春去不与人期，弄夜色，空余

满地梨花雪。”蓄势在后，骤雨飘风不可遏抑。歌至曲终，觉万汇哀鸣，天地变色。老杜所谓“意惬关飞动，篇终接混茫”也

○美成解语花

美成解语花〔元宵〕后半阙云：“因念帝城放夜，望千门如画。嬉笑游冶，钿车罗帕。相逢处，自有暗尘随马。年光是也。惟只见旧情衰谢。清漏移，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”纵笔挥洒，有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之感。

○美成夜飞鹊

美成夜飞鹊云：“何意重经前地，遗钿不见，斜径都迷。兔葵燕麦，向斜阳、影与人齐。但徘徊班草，欹酹酒，极望天西。”哀怨而浑雅。白石扬州慢一阙，从此脱胎。超处或过之，而厚意微逊。

○美成小令以警动胜

美成小令，以警动胜。视飞卿色泽较淡，意态却浓。温、韦之外，辄有独到处。

○陈子高词婉雅闲丽

陈子高词婉雅闲丽，暗合温、韦之旨。晁无咎、毛泽民、万俟雅言等，远不逮也。

○陈简斋临江仙逼近大苏

陈简斋无住词，未臻高境。惟临江仙云：“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都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二十余年成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闲登小阁眺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”笔意超旷，逼近大苏。

○朱希真渔父五篇

朱希真春雨细如尘一阙，饶有古意。至渔父五篇，虽为皋文所质，然譬彼

清流之中，杂以微尘。如四章结句“有何人留得”、五章结句“有何人相识”，一经道破，转嫌痕迹，不如并删去为妙。余最爱其次章结句云：“昨夜一江风雨，都不曾听得。”此中有真乐，未许俗人问津。又三章结句云：“经过子陵滩半，得梅花消息。”静中生动，妙合天机，亦先生晚遇之兆。

○辛稼轩词中之龙

辛稼轩，词中之龙也，气魄极雄大，意境却极沉郁。不善学之，流入叫嚣一派，论者遂集矢于稼轩，稼轩不受也。

○稼轩有粗鲁词

稼轩词如永遇乐〔京口北固亭怀古、〕南乡子〔登京口北固亭、〕浪淘沙〔山寺夜作、〕瑞鹤轩〔南涧双溪楼〕等类，才气虽雄，不免粗鲁。世人多好读之，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。读稼轩词者，去取严加别白，乃所以爱稼轩也。

○稼轩词以贺新郎一篇为冠

稼轩词自以贺新郎一篇为冠〔别茂嘉二十弟，〕沉郁苍凉，跳跃动荡，古今无此笔力。词云：“绿树听。更那堪杜鹃声住，鹧鸪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啼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间离别。马上琵琶关塞黑。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，送归妾。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怨歌未阕。啼鸟还知如许恨，料不蹄清泪长啼血。谁伴我、醉明月。”〔词选云：茂嘉盖以得罪谪徙，故有是言。〕

○稼轩水调歌头

稼轩水调歌头诸阙，直是飞行绝迹。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，虽未能痕迹消融，却无害其为浑雅。后人未易摹仿。

○稼轩词仿佛魏武诗

稼轩词仿佛魏武时，自是有大本领、大作用人语。

○余所爱之辛词

稼轩词着力太重处，如破阵子〔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、〕水龙吟〔过南涧双溪楼〕等作，不免剑拔弩张。余所爱者，如“红莲相倚深如怨，白鸟无言定是愁。”又，“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觉新来懒上楼。”又，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之类，信笔写去，格调自苍劲，意味自深沉。不必剑拔弩张，洞穿已过七札，斯为绝技。

○稼轩鹧鸪天

稼轩鹧鸪天云：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哀而壮，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。

○稼轩临江仙

稼轩临江仙后半阙云：“别浦鲤鱼何日到，锦书封恨重重。海棠花下去年逢。也应随分瘦，忍泪觅残红。”婉雅芊丽。稼轩亦能为此种笔路，真令人心折。

○稼轩蝶恋花

稼轩蝶恋花〔元日立春〕云：“今岁花期消息定。只愁风雨无凭准。”盖言荣辱不定，迁谪无常。言外有多少哀怨，多少疑惧。

○稼轩摸鱼儿

稼轩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一章，词意殊怨。然姿态飞动，极沉郁顿挫之致。起处“更能消”三字，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，真是有力如虎。

○稼轩菩萨蛮

稼轩菩萨蛮一章〔书江西造口壁，〕用意用笔，洗脱温、韦殆尽，然大旨正见吻合。

○稼轩最不工绮语

稼轩最不工绮语。“寻芳草”一章，固属笑柄，即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及“玉觞泪满却停觞，怕酒似、郎情薄”，亦了无余味。惟“尺书如今何处也，绿云依旧无踪迹”。又“芳草不迷行客路，垂杨只碍离人目”为婉妙。然可作无题，亦不定是绮言也。

○龙川词合者寥寥

陈同甫豪气纵横，稼轩几为所挫。而龙川词一卷，合者寥寥，则去稼轩远矣。

○同甫水调歌头

同甫水调歌头云：“尧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。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。”精警奇肆，几于握拳透爪。可作中兴露布读，就词论，则非高调。

○词衰于刘蒋

刘改之、蒋竹山，皆学稼轩者。然仅得稼轩糟粕，既不沉郁，又多支蔓。词之衰，刘、蒋为之也。板桥论词云：“少年学秦、柳，中年学苏、辛，老年学刘、蒋。”真是盲人道黑白，令我捧腹不禁。

○改之全学稼轩皮毛

改之全学稼轩皮毛，不则即为沁园春等调。淫词褻语，秽词坛。即以艳体论，亦是下品。盖叫嚣淫冶，两失之矣。

○竹山词外强中乾

竹山词，外强中乾，细看来尚不及改之。竹词综，推为南宋一家，且谓其源出白石，欺人之论，吾未敢信。

○竹山词多不接处

竹山词多不接处。如贺新郎云“竹几一灯人做梦”，可称警句。下接云：“嘶马谁行古道。”合上下文观之，不解所谓。即云托诸梦境，无源可寻，亦似接不接。下云：“起搔首、窥星多少。”盖言梦醒。下云：“月有微黄，篱无影。”又是警句。下接云：“挂牵牛数朵青花小，秋太淡、添红枣。”此三句，无味之极，与通首词意，均不融洽。所谓外强中乾也。古人脱接处，不接而接也，竹山不接处，乃真不接也。大抵刘、蒋之词，未尝无笔力，而理法气度，全不讲究。是板桥、心余辈所祖，乃词中左道。有志复古者，当别有会心也。

○后村与安国相伯仲

张安国词，热肠郁思，可想见其为人。刘后村则感激豪宕，其词与安国相伯仲，去稼轩虽远，正不必让刘、蒋。世人多好推刘、蒋，直以为稼轩后劲，何耶。

○知稼翁词气和音雅

黄思宪知稼翁词，气和音雅，得味外味。人品既高，词理亦胜。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载其小令数篇，洵风雅之正声，温、韦之真脉也。余最爱其菩萨蛮云：“高楼目断南宋翼。玉人依旧无消息。愁绪促眉端。不随衣带宽。萋萋天外草。何处春归早。无语凭阑干。竹声生暮寒。”时公在泉幕，有怀汪彦章，以当路多忌，故托玉人以见意。又卜算子云：“寒透小窗纱，漏断人初醒。悲翠屏间拾落钗，背立残影。欲去更踟蹰，离恨终难整。陇首流泉不忍闻，月落双溪冷。”时公赴召，道过延平，有歌妓追论书事，即席赋此。远韵深情，无穷幽怨。

○知稼翁眼儿媚

知稼翁以与赵鼎善，为秦桧所忌，至窜之岭南。其眼儿媚〔梅调和傅参议韵〕云：“一枝雪里冷光浮，空自许清流。如今憔悴，蛮烟瘴雨，谁肯寻搜。昔年曾共孤芳醉，争插玉钗头。天涯幸有，惜花人在，杯酒相酬。”情见乎词矣，而措语未尝不忠厚。

○放翁词去稼轩甚远

放翁词亦为当时所推重，几欲与稼轩颉颃。然粗而不精，枝而不理，去稼轩甚远。大抵稼轩一体，后人不易学步。无稼轩才力，无稼轩胸襟，又不处稼轩境地，欲于粗莽中见沉郁，其可得乎。

○放翁鹊桥仙

放翁词惟鹊桥仙〔夜闻杜鹃〕一章，借物寓言，较他作为合乎古。然以东坡卜算子〔雁〕较之，相去殆不可道里计矣。

●卷二

○姜尧章词清虚骚雅

姜尧章词，清虚骚雅。每于伊郁中饶蕴藉，清真之劲敌，南宋一大家也。梦窗、玉田诸人，未易接武。

○白石词中寄慨

南渡以后，国势日非。白石目击心伤，多于词中寄慨。不独暗香、疏影二章，发二帝之幽愤，伤在位之无人也。特感慨全在虚处，无迹可寻，人自不察耳。感慨时事，发为诗歌，便已力据上游，特不宜说破，只可用比兴体。即比兴中，亦须含蓄不露，斯为沉郁，斯为忠厚。若王子文之西河，曹西士之和作，陈经国之沁园春，方巨山之满江红、水调歌头，李秋田之贺新凉等类，慷慨发越，终病浅显。南宋词人，感时伤事，缠绵温厚者，无过碧山，次则白石。白石郁处不及碧山，而清虚过之。

○白石词格调最高

白石词以清虚为体，而时有阴冷处，格调最高。沈伯时讥其生硬，不知白石者也。黄叔叹为美成所不及，亦漫为可否者也。惟赵子固云：白石词家之申、韩也，真刺骨语。

○白石气体超妙

美成、白石，各有至处，不必过为轩轻。顿挫之处，理法之精，千古词综，自属美成。而气体之超妙，则白石独有千古，美成亦不能至。

○美成白石各有独至处

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，下字用意，皆有法度。白石则如白云在空，随风变灭。所谓各有独至处。

○白石扬州慢

白石扬州慢〔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〕云：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压言兵。渐黄昏、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”数语，写兵燹后情景逼真。“犹厌言兵”四字，包括无限伤乱语。他人累千百言，亦无此韵味。

○白石短章不可及

白石长调之妙，冠绝南宋，短章亦有不可及者。如点绛唇〔丁未过吴淞作〕一阙，通首只写眼前景物。至结处云：“今何许。凭栏怀古。残柳参差舞。”感时伤事，只用“今何许”三字提唱。“凭栏怀古”以下，仅以残柳五字，咏叹了之。无穷哀感，都在虚处。令读者吊古伤今，不能自止。洵推绝调。

○白石齐天乐

白石齐天乐一阙，全篇皆写怨情。独后半云：“笑篱落呼灯，世间儿女。”以无知儿女之乐，反衬出有心人之苦，是为入妙。用笔亦别有神味，难以言传。

○白石湘月

白石湘月云：“暗柳萧萧，飞星冉冉，夜久知秋冷。”写夜景高绝。点缀之工，意味之永，他手亦不能到。

○白石词开玉田一派

白石词，如“无奈苕溪月，又唤我扁舟东下。”又“冷香飞上诗句”。又“高柳垂阴，老鱼吹浪，留我花间住”等语，是开玉田一派。在白石集中，只算隽句，尚非高之境。

○白石石湖仙

白石石湖仙一阕，自是有感而作，词亦超妙入神。惟“玉友金蕉，玉人金缕”八字，鄙俚纤俗，与通篇不类。正如贤人高士中，著一伧父，愈觉俗不可耐。

○白石翠楼吟

白石翠楼吟〔武昌安远楼成〕后半阕云：“此地宜有神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。仗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气。”一纵一操，笔如游龙，意味深厚，是白石最高之作。此词应有所刺，特不敢穿凿求之。

○竹屋不及梅溪

竹屋、梅溪并称，竹屋不及梅溪远矣。梅溪全祖清真，高者几于具体而微。论其骨韵，犹出梦窗之右。

○彭骏孙论史邦卿不当其实

彭骏孙云：南宋词人，如白石、梅溪、竹屋、梦窗、竹山诸家之中，当以史邦卿为第一。昔人称其“分镞清真，平睨方回，纷纷天变行辈，不足比数”，非虚言也。此论推扬太过，不当其实。三变行辈，信不足数。然同时如东坡、少游，岂梅溪所能压倒。至以竹屋、竹山与之并列，是又浅视梅溪。大约南宋词人，自以白石、碧山为冠，梅溪次之，梦窗、玉田又次之，西麓又次之，草窗又次之，竹屋又次之。竹山虽不论可也。然则梅溪虽佳，亦何能超越白石，而与清真抗哉。

○梅溪东风第一枝

梅溪东风第一枝 [立春] 精妙处，竟是清真高境。张玉田云：“不独措词精粹，又且见时节风物之感。”乃深知梅溪者。余尝谓白石、梅溪皆祖清真，白石化矣，梅溪或稍逊焉。然高者亦未尝不化，如此篇是也。

○梅溪独绝处

梅溪词，如：“碧袖一声歌，石城怨、西风随去。沧波荡晚，菰蒲弄秋，还重到断魂处。”沉郁之至。又，“三年梦冷，孤吟意短，屡烟钟津鼓。屐齿厌登临，移橙后，几番凉雨。”亦居然美成复生。又临江仙结句云：“枉教装得旧时多。向来箫鼓地，曾见柳婆娑。”慷慨生哀，极悲极郁。较“临断岸、新绿生时，是落红、带愁流处”之句，尤为沉至。此种境界，却是梅溪独绝处。

○梅溪玉蝴蝶

梅溪玉蝴蝶云：“一笛当楼，谢娘悬泪立风前。”幽怨似少游，清切如美成，合而化矣。

○竹屋词非竹山所及

竹屋词最隽快，然亦有含蓄处。抗行梅溪则不可。要非竹山所及。

○竹屋词用比意

竹屋“春风吹绿湖边草”一章，纯用比意，为集中最纯正最深婉之作。他如贺新郎 [梅] 之“开遍西湖春意烂，算群花正作江山梦。吟思怯、暮云重。”此类不过聪俊语耳，无关大雅。

○陈唐卿论高史词殊谬

陈唐卿云：“竹屋、梅溪词，要是不经人道语，其妙处，少游、美成亦未

及也。”此论殊谬。夫梅溪求为少游、美成而不足者，竹屋则去之愈远，乌得谓周、秦所不及。且作词只论是非，何论人道与不道。若不观全体，不究本原，徒取一二聪明新巧语，遂叹为少游、美成所不能及，是亦妄人也已矣。

○宋人论梦窗多失之诬

梦窗在南宋，自推大家。惟千古论梦窗者，多失之诬。尹惟晓云：“求词于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后有梦窗，此非予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”为此论者，不知置东坡、少游、方回、白石等于何地。沈伯时云：“梦窗深得清真之妙，但用事下语太晦处，人不易知。”其实梦窗才情超逸，何尝沉晦。梦窗长处，正在超逸之中，见沉郁之意，所以异于刘、蒋辈，乌得转以此为梦窗病。至张叔夏云：“吴梦窗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”此论亦余所未解。窃谓七宝楼台，拆碎不成片段，以诗而论，如太白牛渚西江夜一篇，却合此境。词惟东坡水调歌头近之。若梦窗词，合观通篇，固多警策。即分摘数语，亦自入妙，何尝不成片段耶。总之，梦窗之妙，在超逸中见沉郁，不及碧山、梅溪之厚，而才气较胜。

○张惠言不知梦窗

张皋文词选，独不收梦窗词，以苏、辛为正声，却有巨识。而以梦窗与耆卿、山谷、改之辈同列，不知梦窗者也。至董氏续词选，取梦窗唐多令、忆旧游两篇，此二篇绝非梦窗高诣。唐多令一篇，几于油腔滑调，在梦窗集中，最属下乘。续选独取此两篇，岂故收其下者，以实皋文以言耶，[董毅为皋文外甥。] 谬矣。

○梦窗高阳台

梦窗高阳台一篇[落梅]，既幽怨，又清虚，几欲突过中仙、咏物诸篇，是集中最高之作，词选何以不录。

○梦窗精于造句

梦窗精于造句，超逸处则仙骨珊珊，洗脱凡艳。幽索处，则孤怀耿为，别缔古欢。如高阳台[落梅]云：“宫粉雕痕，仙云堕影，无人野水荒湾。古石

埋香，金沙锁骨连环。南楼不恨吹横笛，恨晓风千里关山。半飘零，庭上黄昏，月冷阑干。”又云：“细雨归鸿，孤山无限春寒。”瑞鹤仙云：“怨柳凄花，似曾相识。西风破屐林下路，水边石。”祝英台近〔除夜立春〕云：“剪红情，裁绿意，花信上钗股。残日东风，不放岁华去。”又〔春日客龟溪游废园〕云：“绿暗长亭，归梦趁风絮。”水龙吟〔惠泉山〕云：“艳阳不到青山，淡烟冷翠成秋苑。”满江红〔滄殿山湖〕云：“对两蛾犹锁，怨绿烟中。秋色未教飞尽雁，夕阳长是坠疏钟。”点绛唇〔试灯夜初晴〕云：“情如水。小楼薰被。春梦笙歌里。”又云：“征衫贮、旧寒一缕，泪涇风帘絮。”莺啼序云：“暝堤空、轻把斜阳，总还鸥鹭。”八声甘州〔游灵崖〕云：“箭径酸风射眼，膩水染花腥。”又云：“连呼酒，上琴台去，秋与云平。”俱能超妙入神。

○梦窗有俚词

梦窗赋女髑髅〔调思佳客〕云：“钗燕拢云睡起时。隔墙折得杏花枝。青春半面妆台画，细雨三更花欲飞。情轻爱别旧相知。断肠青冢几斜晖。乱红一任风吹起，结习空时不点衣。”又题华山女道士扇〔调蝶恋花〕云：“北斗秋横云髻影。莺羽衣轻，腰减青丝剩〔俗字俗句。〕一曲游山闻玉磬。月华深处人初定。十二阑干和笑凭。风露生寒，人在莲花顶。睡重不知残酒醒。层城几度啼鸦暝。”又题藕花洲尼扇〔调醉落魄〕云：“春温红玉。纤衣学剪娇鸦绿。夜香烧短银屏烛。偷掷金钱，重把寸心卜。〔此三句亦平常浅俗意，虽非恶劣，究属疲庸，不谓梦窗蹈之。〕翠深不碍鸳鸯宿。采鞭谁记当时曲。青山南畔红云北。一叶波心，明灭淡装束。”此类命题，皆不大雅。金应扶词中三蔽，似此亦在俚词之列，故为皋文所不取。然用意造句，仙思鬼境，两穷其妙。余录入闲情集中，不忍没古人之美也。

○梦窗金缕曲

梦窗金缕曲〔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〕云：“华表月明归夜鹤，问当时花竹今如此。枝上露，溅清泪。”后叠云：“此心与东君同意。后不如今今非昔。两无言、相对沧浪水。怀此恨，寄残醉。”感慨身世，激烈语偏说得温婉，境地最高。若文及翁之“借问孤山林处士，但掉头笑指梅花蕊。天下事，可知矣。”不免有张眉怒目之态。

○陈西麓词中正轨

陈西麓词，和平婉雅，词中正轨。张叔夏云：“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，一为物所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。近代陈西麓，所作平正，亦有佳者。”夫平正则难见其佳，平正而有佳者，乃真佳也。求之于诗，十九首后，其惟陶渊明乎。词惟西麓近之。有志于古者，三复西麓词，一切流荡忘反之失，不化而化矣。

○西麓在中仙梦窗之间

西麓词在中仙、梦窗之间。沉郁不及碧山，而时有清超处。超逸不及梦窗，而婉雅犹过之。

○西麓八宝妆起句

西麓八宝妆起句云：“望远秋平。”起四字便耐人思，却似日湖渔唱词境，用作西麓全集赞语，亦无不可。

○西麓八宝妆

西麓八宝妆云：“琴心锦意暗懒，又争奈西风吹恨醒。”其有感于为制置司参议官时乎。然不肯仕元之意，已决于此矣，正不必作激烈语。

○西麓词耐人玩味

西麓绮罗香〔秋雨〕云：“滴入愁心，秋似玉楼人瘦。烟槛外，催落梧桐，带西风、乱梢鸳。”字字锤炼，却极和雅。又酹江月云：“隔岸人家砧杵急，微寒先到帘钩。”又玉楼春云：“斜阳一片水边楼，红叶满天江上路。”又蝶恋花〔柳〕云：“寂寞情怀如中酒。攀条恨如东风手。”又云：“怅望章台愁转首。画栏十二东风旧。”俱耐人玩味。

○西麓取法清真

西麓亦是取法清真，集中和美成者十有三二，想见服膺之意。特面目全别

，此所谓脱胎法。

○西麓西湖十咏

西麓西湖十咏，多感时之语，时时寄托，忠厚和平，真可亚于中仙。下视草窗十阕，直不足比数矣。如探春〔苏堤春晓〕云：“搔首卷帘看，认何处六桥烟柳。”秋霁〔平湖秋月〕云：“对西风凭谁问取，人间那得有今夕。应笑广寒宫殿窄。露冷烟淡，还看数点残星，两行新雁，倚楼横笛。”扫花游〔雷峰夕照〕云：“可惜流年，付与朝钟暮鼓。”蓦山溪〔花港观鱼〕云：“宫沟泉滑，怕有题红句。钩饵已忘机，都付与人间儿女。濠梁兴在，鸥鹭笑人痴，三湘梦，五湖心，云水苍茫处。”齐天乐〔南屏晚钟〕云：“御苑烟花，宫斜露草，几度西风弹指。”似此之类，皆令人思。读之既久，其味弥长。诸词作于景定癸亥岁，阅十余年，宋亡矣。三湘梦三句，推开说，先生其有遗世之心乎。

○周公瑾刻意学清真

周公瑾词，刻意学清真。句法字法，居然合拍。惟气体究去清真已远。其高者可步武梅溪，次亦平视竹屋。

○公瑾木兰花慢十章

公瑾木兰花慢〔西湖十景〕十章，不过无谓游词耳，蓉塘诗话独赏之，何也。

○公瑾一萼红

公瑾一萼红〔登蓬莱阁有感〕一阕，苍茫感慨，情见乎词，当为草窗集中压卷。虽使美成、白石为之，亦无以过。惜不多观耳。词云：“步深幽。正云黄天淡，雪意未全休。鉴曲寒沙，茂林烟草，俯仰今古悠悠。岁华晚，飘零渐远，谁念我，同载五湖舟。磴古松斜，阴苔老，一片清愁。回首天涯归梦，几魂飞西浦，泪洒东州。故国山川，故园心眼，还似王粲登楼。最负他，秦鬟妆镜，好江山、何事此时游。为唤狂吟老鉴，共赋销忧。”

○公瑾献仙音

公瑾献仙音 [吊雪香亭梅] 云：“一片古今愁，但废绿平烟空远。无语消魂，对斜阳衰草泪满。”又“西冷残笛，低送数声春怨。”即杜诗“回首可怜歌舞地”之意。以词发之，更觉凄惋。水龙吟 [白莲] 云：“擎露盘深，忆君凉夜，暗倾铅水，想鸳鸯、正结梨云好梦，西风冷，还惊起。”词意兼胜，似此亦居然碧山矣。

○草窗绝妙好词选

草窗绝妙好词之选，并不能强人意。当是局于一时闻见，即行采人，未窥各人全豹耳。不得以草窗所辑，一概尊之。[纪文达立论，好是古非今。绝妙好词一编，叹为篇篇皆善，未免以耳代目。且如殷所选河岳英灵集，以唐人选唐诗，而唐陋谬妄，不可言状。文达亦赏之，尤属不解。]

○王碧山词诗中曹杜

王碧山词，品最高，味最厚，意境最深，力量最重。感时伤世之言，而出以缠绵忠爱。诗中之曹子建、杜子美也。词人有此，庶几无憾。

○论南宋词家

南宋词家白石、碧山，纯乎纯者也。梅溪、梦窗、玉田辈，大纯而小疵，能雅不能虚，能清不能厚也。

○词坛三绝

词法之密，无过清真。词格之高，无过白石。词味之厚，无过碧山，词坛三绝也。

○碧山词品最高

诗有诗品，词有词品。碧山词性情和厚，学力精深。怨慕幽思，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，沉郁之笔。论其词品，已臻绝顶，古今不可无一，不能有二

。白石词，雅矣正矣，沉郁顿挫矣。然以碧山较之，觉白石犹有未能免俗处。少游、美成，词坛领袖也。所可议者，好作艳语，不免于俚耳。故大雅一席，终让碧山。

○碧山词工雅

碧山词观其全体，固自高绝，即于一字一句间求之，亦无不工雅。琼枝寸玉，旃檀片片香，吾于词见碧山矣。于诗则未有所遇也。看来碧山为词，只是忠爱之忱，发于不容已，并无刻意争奇之意，而人自莫及，此其所以为高。

○碧山咏物有寄托

词选云：“碧山咏物诸篇，并有君国之忧。”自是确论。读碧山词者，不得不兼时势言之，亦是定理。或谓不宜附会穿凿，此特老生常谈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古人诗词有不容凿者，有必须考镜者，明眼人自能辨之。否则徒为大言欺人，彼方自谓识超，吾则笑其未解。碧山咏物诸篇，固是君国之忧。时时寄托，却无一笔犯复，字字贴切故也。就题论题，亦觉踌躇满志。

○碧山天香

碧山天香〔龙涎香〕一阙，庄希祖云：“此词应为谢太后作。前半所指，多海外事。”此论正合余意。惟后叠云：“苟令如今渐老，总忘却尊前旧风味。”必有所兴。但不知其何所指。读者各以意会可也。

○碧山词所指

碧山南浦〔春水〕云：“帘影蘸楼阴，芳流去，应有泪珠千点。沧浪一舸，断魂重唱苹花怨。”寄慨处，清丽纤徐，斯为雅正。又庆宫春〔水仙〕云：“岁华相误，记前度湘皋怨别。哀弦重听，都是凄凉，未须弹彻。”后叠云：“国香到此谁怜，烟冷沙昏，顿成愁绝。”结云：“试招仙魄。怕今夜瑶簪冻折。携盘独出，空想咸阳，故宫落月。”凄凉哀怨，其为王清作乎。又无闷〔雪意〕后半阙云：“清致悄无似，有照水南枝，已搀春意。误几度凭栏，莫愁凝睇。应是梨云梦好，未肯放东风来人世。待翠管吹破苍茫，看取玉壶天地。”无限怨情，出以浑厚之笔。惟南枝句中含讥刺，当指文溪、松雪辈。

○词选论碧山词

碧山眉妩、高阳台、庆清朝三篇，古今绝构。词选取之，确有特识。眉妩[新月]云：“渐新痕悬柳，淡彩穿花，依约破初暝。便有团圆意，深深拜、相逢谁在香径。画眉未稳，料素娥犹带离恨。最堪爱，一曲银钩小，宝帘挂秋冷。千古盈亏休问。叹漫磨玉斧，难补金镜。太液池犹在，凄凉处、何人重赋清景。故山夜永，试待他窥户端正，看云外山河，还老桂花旧影。”词选云：“此喜君有恢复之志，而惜无贤臣也。”高阳台[词选云：此题应是梅花。]后半阙云：“江南自是离愁若，况游骢古道，归雁平沙。怎得银笺，殷勤与说年华。如今处处生芳草，纵凭高、不见天涯。更消他、几度东风，几度飞花。”词选云：“此伤君臣晏安，不思国耻，天下将亡也。”庆清朝[榴花]后半阙云：“谁在旧家殿阁，自太真仙去，扫地春空。朱幡护取，如今应误花工。颠倒绛英满径，想无车马到山中。西风后，尚余数点，还胜春浓。”词选云：“此言乱世尚有人才，惜世不用也。”不知其何所指。右上三章，一片热肠，无穷哀感。小雅怨诽不乱，诸词有焉。以视白石之暗香、疏影，亦有过之无不及。词至是，乃蔑以加矣。

○碧山水龙吟

碧山水龙吟诸篇，感慨沉至。咏牡丹云：“自真妃舞罢，谪仙赋后，繁华梦、如流水。”咏海棠云：“叹黄州一梦，燕宫绝笔，无人解，看花意。”感寓中出以骚雅之笔，入人自深。咏白莲云：“太液荒寒，海山依约，断魂何许。”又云：“三十六陂烟雨。旧凄凉、向谁堪诉。如今漫说仙姿自洁，芳心更苦。”写出幽贞，意者亦指清惠乎。咏落叶云：“渭水风生，洞庭波起，几番秋杪。想重崖半没，千峰尽出，山中路，无人到。”笔意幽冷，寒芒刺骨。其有慨于崖山乎。

○碧山齐天乐

碧山齐天乐诸阙，哀怨无穷，都归忠厚，是词中最上乘。咏萤云：“汉苑飘苔，秦陵坠叶，千古凄凉不尽，何人为省。但隔水余辉，傍林残影。”咏叹苍茫，深入无浅语。隔水二句，意者其指帝乎。咏蝉首章云：“短梦深宫，向人犹自诉憔悴。”言中有物，其指全太后祝发为尼事乎。后叠云：“病叶难留

，纤柯易老，空忆斜阳身世。窗明月碎，甚已绝余音，尚遗枯蜕。鬓影参差，断魂清镜里。”意境虽深，然所指却了然在目。次章起句云：“一襟余恨宫魂断。”下云：“镜暗妆残，为谁娇鬓尚如许。”合上章观之，此当指王照仪改装女冠。后叠云：“铜仙铅泪如洗，叹移盘去远，难贮零露。病翼惊秋，枯形阅世，消得斜阳几度。余音更苦。甚独抱清商，顿成凄楚。”字字凄断，却浑雅不激烈。余音数语，或有感于太液芙蓉一阙乎。

○碧山赠秋崖道人碧山赠秋崖道人西归〔调齐天乐〕云：“冷烟残水山阴道，家家拥门黄叶。”一起令人魂销。又云：“换尽秋芳，想渠西子更愁绝。”亦不堪多诵。后叠云：“短褐临流，幽怀倚石，山色重逢都别。”黍离麦秀之悲，山色六字，凄绝警绝。觉国破山河在，犹浅语也。下云：“江云冻折。算只有梅花，尚堪攀折。”此亦必有所指，骨韵高绝。玉田感伤处，亦自雅正，总不及碧山之厚。

○读碧山词须息心静气

读碧山词，须息心静气，沉吟数过，其味乃出。心粗气浮者，必不许读碧山词。

○花外集中疏快之作

碧山“洗芳林夜来风雨”一阙，花外集中，惟此篇最疏快。风骨稍低，情词却妙。

○碧山词味厚

碧山八字子云：“漫淡却蛾眉，晨妆慵扫，宝钗散，绣衾鸾破，当时暗水和云泛酒，空山留月听琴。料如今、门前数重翠阴。”宛雅幽怨，殊耐人思。又一萼红〔赤城山中题梅花卷〕云：“疏萼无香，柔条独秀，应恨流落人间。”后半云：“重省嫩寒清晓，过断桥流水，问讯孤山。冰骨微销，尘衣不浣，相见还误轻攀。未须讶、东南倦客，掩铅泪，睦了又重看。故国吴天树老，雨过风残。”身世之感，君国之恨，一一可见。疏影〔梅〕云：“篱根分破东风恨，又梦入水孤云阔。”后叠云：“几度黄昏，忽到窗前。重想故人初别。苍虬欲卷涟漪去，漫蜕却、连环香骨。”高阳台云：“屡卜佳期，无凭却怨

金钱。何人寄与天涯信，趁东风、急整归船。纵飘零，满院杨花，犹是春前。”幽情苦绪，味之弥永。

○碧山法曲献仙音

“翠华不向苑中来。可是年年惜露台。水际春风寒漠漠，官梅却作野梅开。”高似孙过聚景园诗也。可谓凄怨。碧山法曲献仙音〔聚景亭梅次草窗韵〕云：“层绿峨峨，纤琼皎皎，倒压波痕清浅。过眼年华，动人幽意，相逢几番春换。记唤酒寻芳处，盈盈褪妆晚。已销黯，况凄凉近来离思，应忘却、明月夜深归鞚。荏苒一枝春，恨东风人似天远。纵有残花酒，洒征衣铅泪都满。但殷勤折取，自遣一襟幽怨。”较高诗更觉凄婉。

○碧山花犯

碧山花犯〔苔梅〕云：“三花两花破蒙茸，依依似有恨，明珠轻委。云卧稳蓝衣，正护春憔悴。罗浮梦，半蟾挂晓么凤冷，山中人乍起。”笔意幽索，得屈宋遗意。少陵每饭不忘君国，碧山亦然。然两人负质不同，所处时势又不同。少陵负沉雄博大之才，正值唐室中兴之际，故其为诗也悲以壮。悲山以和平中正之音，却值宋室败亡之后，故其为词也哀以思。推而至于国风、离骚，则一也。

○碧山望梅

碧山望梅云：“剪玉裁冰，已占断江南春色。恨风前素艳，雪里暗香，偶成抛掷。”寄慨往事，必有所指。后半云：“如今眼穿故固，待牛花弄蕊，时话思忆。想陇头依约飘零，甚千里芳心，杳无消息。粉怯珠愁，又只恐吹残羌笛。正斜飞、半窗晓月，梦回陇驿。”故国忠爱之心，油然感人，作少陵诗读可也。

○碧山雅正

词法莫密于清真，词理莫深于少游，词笔莫超于白石，词品莫高于碧山。皆圣于词者。而少游时有俚语，清真、白石，间亦不免。至碧山乃一归雅正。后之为词者，首当服膺勿失。一切游词滥语，自无从犯其笔端。

○词有碧山词乃尊

词有碧山，而词乃尊。否则以为诗之余事，游戏之为耳。必读碧山词，乃知词所以补诗之阙，非诗之余也。

○绝妙好词选碧山次乘

草窗与碧山相交最久，然绝妙好词中所选碧山诸篇，大半皆碧山次乘，转有负于碧山。

○玉田非白石之匹

张玉田词，如并剪哀梨，爽豁心目，故诵之者多。至谓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[仇仁近语。]惟精警处多，沉厚处少，自是雅音，尚非白石之匹。

○玉田与碧山同一机轴

玉田词感伤时事，与碧山同一机轴，只是沉厚不及碧山。

○玉田以春水词得名

玉田以春水一词得名，用冠词集之首。此词深情绵邈，意余于言，自是佳作。然尚非乐笑翁压卷，知音者审之。

○玉田多议论

两宋词人，玉田多所议论。其所自著，亦可收南宋之终。沉厚微逊碧山，其高者颇有姜白石意趣。后遂鲜有知音矣。

○玉田工于造句

玉田工于造句，每令人拍案叫绝。如忆旧游[大都长春宫]云：“古台半压琪树，引袖拂寒星。”结云：“鹤衣散影都是云。”中天[夜渡古黄河]云

：“扣舷歌断，海蟾飞上孤白。”渡江云〔山阴久客寄王菊存〕云：“山空天入海，倚楼望极，风急暮潮初。”湘月〔山阴道中〕云：“疏风迎面，湿衣原是空翠。”清平乐云：“只有一枝梧叶，不知多少秋声。”甘州〔饶沈克道并寄赵学舟〕云：“短梦依然江表，老泪洒西州。一字无题处，落叶都愁。”后叠云：“折芦花赠远，零落一身秋。”又前调〔饶草窗西归〕云：“料瘦筇归后，闲锁北山云。”台城路〔为湖天赋〕云：“夜气浮山，晴晖荡目，无寻秋处。”又前调〔寄太白山人陈又新〕云：“虚沙动月，叹千里悲歌，唾壶敲缺。”后叠云：“回朝似咽。送一点愁心，故人天末。江影沉沉，夜凉欧梦阔。”长亭怨〔钱菊泉〕云：“记横笛玉关高处，万叠沙寒，雪深无路。”西子妆〔江上〕云：“杨花点点是春心，替风前万花吹泪。”结云：“漫依依，愁落鹃声万里。”又忆旧游〔寄友〕云：“一叶红心冷，望美人不见，隔浦难招。旧时认得鸥鹭，重过月明桥。”又前调〔登蓬莱阁〕云：“海日生残夜，看卧龙和梦，飞入秋冥。还听水声东去，山冷不生云。”此类皆精警无匹，然不及碧山处正在此。盖碧山已几于浑化，并无惊奇可喜之句，令人叹赏。所以为高，所以为大。玉田迈陂塘后半阙云：“休重省。莫问山中秦晋，桃源今度难认。林间却是长生路，一笑元非捷径。深更静。待散发吹箫，鹤背天风冷。凭高露饮。正碧落尘空，光摇半壁，月在万松顶。”沉郁以清超出之，飘飘有凌云之意。冲厚虽不及碧山，然自出草窗、西麓上。

○玉田高阳台

玉田高阳台〔西湖春感〕一章，凄凉幽怨，郁之至，厚之至，与碧山如出一手，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觐。词云：“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能几番游，看花又是明年。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、春已堪怜。更凄然。万绿西冷，一抹荒烟。当年燕子知何处，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莫开帘。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”

○玉田长亭怨

玉田长亭怨〔钱菊泉〕后半阙云：“同去。钓珊瑚海树。底事便成行旅。烟迷断浦。更几点、恋人飞絮。如今又、京国寻春，定应被、薇花留住。且莫把孤愁，说与当时歌舞。”时菊泉将复之蓟北，数语微而多讽，结二语自明其不仕之志，似此亦不让碧山。

○玉田三姝媚

玉田三姝媚 [送舒亦山] 云：“贺监犹存，还散迹、千岩风露。”君国恨，离别感，言外自见。又云：“莫趁江湖鸥鹭。怕太乙炉烟，暗销铅虎。”又云：“布袜青鞋，休误入、桃源深处。”语带箴规，耐人寻味，便似中仙最高之作。大抵读玉田词者，贵取其沉郁处。徒赏其一字一句之工遂惊叹欲绝，转失玉田矣。

○碧山玉田用笔互异

碧山、玉田，多感时之语，本原相同，而用笔互异。碧山沉郁处多，超脱处少。玉田反是，终以沉郁为胜。

○碧山词最沉郁

草窗、西麓、碧山、玉田，同时并出，人品亦不甚相远。四家之词，沉郁至碧山止矣。而玉田之超逸，西麓之淡雅，亦各出其长以争胜。要皆以忠厚为主，故足感发人之性情。草窗虽工词，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。本原一薄，结构虽工，终非正声也。

○草窗盛负词名

当时草窗盛负词名，玉田次之，碧山、西麓名则不逮。即后世知之者，亦不过数人，然千载下自有定论。一时得失，何足重轻。

○李房木兰花慢

李房木兰花慢 [送客] 云：“吟边唤回梦蝶，想故山、薇长已多年。”后叠云：“留连漫听燕语，便江湖、夜雨隔灯前。”此词绝有感慨。绝妙好词中失载，见公谨浩然斋雅谈。

○葛长庚词可以步武稼轩

葛长庚词，一片热肠，不作闲散语，转见其高。其贺新郎诸阙，意极缠绵，语极俊爽，可以步武稼轩，远出竹山之右。

○李易安独辟门径

李易安词，独辟门径，居然可观。其源自从淮海、大晟来，而铸语则多生造。妇人有此，可谓奇矣。

○宋人论易安声声慢

易安声声慢一阙，连下十四叠字，张正夫叹为公孙大娘舞剑手。且谓本朝非无能词之士，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。然此不过奇笔耳，并非高调。张氏赏之，所见亦浅。又宠柳娇花之句，黄叔叹为前此未有能道之者。此语殊病纤巧，黄氏赏之，亦谬。宋人论词，且多左道，何怪后世纷纷哉。

○易安佳句

易安佳句，如一翦梅起七字云：“红藕香残玉簟秋。”精秀特绝，真不食人间烟火者。

○易安武陵春

易安武陵春后半阙云：“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、许多愁。”又凄婉，又劲直。观此益信易安无再张汝舟事。即风人岂不尔思，畏人之多言意也。投綦公一启，后人伪撰以诬易安耳。

○易安卖花声

易安卖花声云：“帘外五更风。吹梦无踪。画楼重上与谁同。记得玉钗斜拨火，宝篆成空。回首紫金峰。雨润烟浓。一江春浪醉醒中。留得罗襟前日泪，弹与征鸿。”凄艳不忍卒读，其为德父作乎。

○魏夫人及李易安

朱晦庵谓宋代妇人能文者，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。魏夫人词笔颇有操迈处，虽非易安之敌，然亦未易才也。

○朱淑真词可称小品

朱淑真词，才力不逮易安，然规模唐五代，不失分寸。如“年年玉镜台”及“春已半”等篇，殊不让和凝、李辈。惟骨韵不高，可称小品。

●卷三

○金词以吴彦高为冠

金代词人，自以吴彦高为冠，能于感慨中饶伊郁，不独组织之工也。同时尚吴、蔡体，然伯坚非彦高匹。

○吴彦高人月圆

陶九成云：“近世所谓大曲，苏小小蝶恋花、苏东坡念奴娇、晏叔原鹧鸪天、柳耆卿雨霖铃、辛稼轩摸鱼子、吴彦高春草碧、蔡伯坚石州慢、张子野天仙子、朱淑真生查子、邓千江望海潮。”按：其中惟稼轩摸鱼子一篇，为古今杰作。叔原鹧鸪天，为艳体中极致，余亦泛泛，不知当时何以并重如此。余独爱彦高人月圆〔宴张侍御家有感〕云：“南朝千古伤心地，还唱后庭花。旧时王谢，堂前燕子，飞入人家。恍然在遇，仙姿胜雪，宫鬓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涇，同是天涯。”感激豪宕，不落小家数。洪景卢云：“先公在燕山，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，出侍儿佐酒，中有一人，意状摧抑可怜。叩其故，乃宣和殿小宫姬也。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，作词记之，闻者挥涕。”〔中州乐府云：彦高赋此时，宇文叔通亦赋念奴娇，先成而颇近鄙俚。及见彦高作茫然自失。是后，人有求作乐府者，叔通即批云，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，可往求之。〕

○遗山词可称别调

金词于彦高外，不得不推遗山。遗山词刻意争奇求胜，亦有可观。然纵横超逸，既不能为苏、辛，骚雅清虚，复不能为姜、史。于此道可称别调，非正声也。

○元代尚曲

元代尚曲，曲愈工而词愈晦。周、秦、姜、史之风，不可复见矣。

○张仲举规模南宋

元词日就衰靡，愈趋愈下。张仲举规模南宋，为一代正声。高者在草窗、西麓之间，而真气稍逊。

○仲举词树骨甚高

仲举词树骨甚高，寓意亦远。元词之不亡者，赖有仲举耳。然欲求一篇如梅溪、碧山之沉厚，则不可得矣。

○仲举词去宋人已远

仲举绮罗香〔雨中舟次洄上〕云：“水阁云窗，总是惯曾经处。曾信有客里关河，又怎禁夜深风雨。”此则刻意为白石，冲味微减，姿态却饶。又水龙吟〔蓼花〕云：“瘦苇黄边，疏苹白外，满汀烟才。”黄边白外四字，亦新奇。又云：“船窗雨后，数枝低入，香零粉碎。不见当年，秦淮花月，竹西歌吹。”系以感慨，意增便厚，船窗数语亦是画所不到。但看来已是元词，去宋人已远。

○虞道园似出仲举之右

虞道园词笔颇健，似出仲举之右。然所作寥寥，规模未定，不能接武南宋诸家。惟“报道先生归也，杏花春雨江南”二语，却有自然风韵。

○倪元镇人月圆

倪元镇人月圆云：“伤心莫问前朝事，重上越王台。鹧鸪啼处，东风草绿，残照花开。怅然孤啸，青山故国，乔木苍苔。当时明月，依依素影，何处飞来。”风流悲壮，南宋诸钜手为之亦无以过。词岂以时代限耶。

○词亡于明

词至于明，而词亡矣。伯温、季迪，已失古意。降至升庵辈，句琢字炼，枝枝叶叶为之，益难语于大雅。自马浩澜、施闾仙辈出，淫词秽语，无足置喙。明末陈人中能以稼艳之笔，传凄婉之神，在明代便算高手。然视国初诸老，已难同日而语，更何论唐、宋哉。

○伯温临江仙

伯温临江仙云：“镜中绿发渐无多。泪如霜后叶，々々下庭柯。”以开国元勋而作此衰感语，盖已兆胡维庸之祸矣。

○高季迪沁园春

高季迪沁园春〔雁〕云：“陇塞间关，江湖冷落，莫恋遗梁犹在田。须高举，教弋人空慕，云海茫然。”托意高远。先生能言之，而终自不免，何耶。

○用修小令时杂曲语

用修小令，合者有五代人遗意，而时杂曲语，令读者短气。

○陈卧子山花子与江城子

陈卧子山花子云：“杨柳凄迷晓雾中。杏花零落五更钟。寂寂景阳宫外月，照残红。蝶化采衣金缕尽，衔画粉玉楼空。惟有无情双燕子，舞东风。”凄丽近南唐二主，词意亦哀以思矣。又江城子后半阙云：“楚宫吴苑草茸茸。恋芳丛。绕游蜂。料得来年，相见画屏中。人自伤心花自笑，凭燕子、骂东风。”亦绵邈凄恻。

○叶小鸾词笔哀艳

叶小鸾词笔哀艳，不减朱淑真。求诸明代作者，尤不易觐也。

○明无一篇沉郁顿挫词

有明三百年中，习倚声音，不乏其人。然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，竟无一篇满人意者，真不可解。

○国初诸老沉厚不足

国初诸老，同时杰出，几欲上掩两宋。然才力有余，沉厚不足。盖一代各有专长，宋词已成绝技，后世不能相加也。

○北宋南宋不可偏废

国初多宗北宋，竹独取南宋，分虎、符曾佐之，而风气一变。然北宋、南宋，不可偏废。南宋白石、梅溪、梦窗、碧山、玉田辈，固是高绝，北宋如东坡、少游、方回、美成诸公，亦岂易及耶。况周、秦两家，实为南宋导其先路。数典忘祖，其谓之何。

○词至南宋极尽变态

北宋去温、韦未远，时见古意。至南宋则变态极焉。变态既极，则能事已毕。遂令后之为词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况愈下，盖有由也。亦犹诗至杜陵，后来无能为继。而天地之奥，发泄既尽，古意亦从此渐微矣。

○吴梅村词有身世之感

吴梅村词，虽非专长，然其高处，有令人不可捉摸者。此亦身世之感使然。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，乃又一马浩澜耳。

○梅村如梦令

梅村如梦令云：“误信鹊声枝上。几度楼头西望。薄幸不归来，愁杀石城风浪。无恙。无恙。牢记别时模样。”低回婉转中有怨情，不当作绮语读。次章云：“小阁焚香独坐。べべ纸窗风破。女伴有谁来，管领春愁一个。无那。无那。斜压翠衾还卧。”此中亦见怨情，当与上章参看。

○梅村可作东坡后劲

东坡词豪宕感激，忠厚缠绵，后人学之，徒形粗鲁。故东坡词不能学，亦不必学。惟梅村高者，有与老坡神亿处，可作此翁后劲。如满江红诸阙，颇为暗合，松栝凌寒，满目山川，沽酒南徐三篇，尤见笔意。即闲情之作，如临江仙〔逢旧〕结句云：“姑苏城外月黄昏，绿窗人去住，红粉泪纵横。”哀艳而超脱，直是坡仙化境。迦陵学苏、辛，毕竟不似。

○梅村绝笔

贺新郎〔病中有感〕一篇，梅村绝笔也。悲感万端，自怨自艾。千载下读其词，思其人，悲其遇。固与牧斋不同，亦与芝麓辈有别。

○梁棠村词尚艳

梁棠村词尚艳，语必和平，自是福泽人声口。然论词未为高妙。

○渔洋小令以风韵胜

渔洋小令，能以风韵胜，仍是做七绝惯技耳。然自是大雅，但少沉郁顿挫之致。昔人谓渔洋词为诗掩抑，又过矣。

○渔洋词不能沉厚

渔洋词含蓄有味，但不能沉厚。盖含蓄之意境浅，沉厚之根柢深也。彼力量薄者，每以含蓄为深厚，遂自谓效法北宋，亦吾所不取。

○渔洋佳作

渔洋偷声木兰花〔春情寄白下故人〔后半阙云，“方山亭下江南路。画桨凌波从此去。十四楼空。万叶千花泪眼中。”凄丽而古雅，惜不多觐。又凤凰台上忆吹箫〔和漱玉作〕云：“镜影圆冰，钗痕却月，日光又上楼头。正罗帏梦觉，红褪绡钩。睡眼初未起，梦里事、寻忆难休。人不见，便须含泪，强对

残秋。悠悠。断鸿南去，便潇湘千里，好为依留。又斜阳声远，过尽西楼。颠倒相思难写，空想断、南浦双眸。伤心处、青山红树，万点新愁。”思深意苦，几欲驾易安上之。衍波集中，亦仅见此篇。

○珂雪词取径较正

曹升六珂雪词，在国初诸老中，最为大雅，才力不逮朱、陈，而取径较正。国朝不乏词家，四库独收珂雪，良有以也。

○升六扫花游

升六词，余最爱其扫花游〔春雪〕一篇。如云：“一夜梅花，暗落西窗似雨。飘摇去，试问逐风，归倒何处。”又云：“拥断关山，知有离人独苦。漫凝伫。听寒城、数声谯鼓。”绵雅幽细，斟酌于美成、梅溪、碧公、公谨，而出之者。

○饮水词措词浅显

容若饮水词，在国初亦推作手，较东白堂词〔佟世南撰，〕似更闲雅。然意境不深厚，措词亦浅显。余所赏者，惟临江仙〔寒柳〕第一阕，及天仙子〔淶水亭秋夜、〕酒泉子〔谢却荼蘼一篇〕三篇耳，余俱平衍。又菩萨蛮云：“杨柳乍如丝。故园春尽时。”亦凄忱，亦闲丽，颇似飞卿语，惜通篇不称。又太常引云：“梦也不分明。又何必催教梦醒。”亦颇凄警，然意境已落第二乘。

○钱湘瑟工艳词

钱湘瑟工为艳词，造语尤妙。如忆少年云：“小屏残烛，小窗残雨，小楼残梦。铢衣已烟散，只蘅芜香重。”丽语能入幽境，意味便永。然亦仅在皮毛上求深厚，非吾所谓深厚也。

○丁飞涛亦工艳词

丁飞涛亦工为艳词，较周冰持为和雅。然亦只是做得面子好，不足为词坛

重也。

○毛会浣雪词

毛会浣雪词，刻翠裁红，务求新颖，丁飞涛之流亚也，总不免染花间草堂陋习。

○鼓羨门词力量未足

彭羨门词，意境较厚。但不甚沉着，仍是力量未足。

○羨门词小令为胜

羨门词，长调、小令均有可观，而小令为胜。忆王孙〔寒食、〕苏幕遮〔娄江寄家信〕等篇，颇得北宋人遗韵。

○吴{卅园}次词中小品

吴{卅园}次词，调和音雅，情态亦浓，词中小品也。竹谓其似陈西麓，亦漫为许与之论。

○{卅园}次小令不脱草堂窠臼

{卅园}次小令，亦不能脱草堂窠臼，长调间作壮浪语。如满江红〔醉吟〕云：“髀肉晚销燕市马，乡心秋冷扬州鹤。”又云：“海上文章苏玉局，人间游戏东方朔。”{卅园}次与迦陵结异姓昆季，似此亦颇类迦陵也。

○西堂词曲不佳

西堂词曲，擅名一时，然皆不见佳。力量既薄，意境亦浅。专恃一二聪明语，以为新奇独得之秘，不值有识者一笑。

○西堂小令合者寥寥

西堂小令最不佳，除浣溪沙 [清明悼亡] 两阕，及菩萨蛮 [病中有感] 第二阕外，合者寥寥。长调稍可，壮语工于绮语也。

○西堂菩萨蛮八章

西堂菩萨蛮 [丁巳九月病中有感] 八章，源出温、韦。身世兴衰之感，略见于此，而词意不免浅显。如“负负欲何言。饥来难叩门。”又，“浓笑写官衙。排行无二三。”又，“叹息返柴庐。当门立吏胥。”又，“白发影婆娑。秋风鬼病多。”又，“何物返魂丹。空囊无一钱。”又，“何处度余年。除非离恨天。”等句，全失忠厚之旨。若暗含情事，而出以幽窃之思，浑雅之笔，便是飞卿复作。余惟爱其次章云：“六宫闹扫芙蓉镜。君王偶爱飞蓬鬓。殿脚惜空同。昭阳天几重。江南春雨晚。红豆新歌满。流落杜秋娘。琵琶忆上皇。”读之令人泪下。王渔洋题展成新乐府云：“南苑西风御水流。殿前无复按梁州。飘零法曲人间遍，谁付当年菊部头。”又云：“猿臂丁年出塞行。灞陵醉尉莫相轻。旗亭被酒何人识，射虎将军右此平。”其年寿悔庵六十词云：“曾经天语怜才，如今老却凌云手。”又云：“长乐笙箫，连昌花竹，可堪回首。”皆当与此篇参看。吴{廿园}次太守跋其后云：“阮生失路，浇泪无端，屈子问天，寄愁何处。水以不平而激，木因有郁而奇，情有所之，理固然矣。吾友悔庵，文高于命，宦薄于名。艳曲三章，欲醉沉香之酒。奇才两字，不分归院之灯。孤竹崖前，空随射虎，百花洲上，徒共眠鸥。刘公高卧清漳，王仲宣哀吟荆楚，爰以沉郁之意，写为丽之音。此病中八首所由作也。夫生而识字，即种愁根，长解言文，原非善气。惺惺自合人奴，咄咄何堪令仆，吾侪若此，复何怪耶。子善吹箫，请命小红而按曲，我为拔剑，聊浮大白以倚声。”可谓深得悔庵心者。

○西堂好为艳词

西堂亦好为艳词，多聪明纤巧语，殊乖大雅。“不敢骂檀郎。喃喃咒杜康。”“笑掷竹夫人。无端一面。”之类，皆足令人喷饭。

○西堂好作聪明语

西堂好作聪明语，害人最深。小有才者，一索而得，终身隐入苦海矣。

○顾华峰词非上乘

顾华峰词全以情胜，是高人一著处。至其用笔，亦甚圆朗。然不司沉郁之妙，终非上乘。

○华峰贺新郎千秋绝调

华峰贺新郎 [寄吴汉槎宁古塔，以词代书。] 两阙，只如家常说话，而痛快淋漓，宛转反覆，两人心迹，一一如见。虽非正声，亦千秋绝调也。词云：“季子平安否。便归来、生平万事，那堪回首。行路悠悠谁慰藉，母老家贫子幼。记不起、从前杯酒。魑魅搏人应见惯，料输他、覆雨翻云手。冰与雪，周旋久。泪痕莫滴牛衣透。数天涯、依然骨肉，几家能彀。比似红颜多薄命，更不如今还有。只绝塞、苦寒难受。廿载包胥承一诺，盼乌头马角终相救。置此札，君怀袖。”次章云：“我亦飘零久。十年来，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。夙昔齐名非忝窃，试看杜陵消瘦。曾不减、夜郎孱愁。薄命长辞知己别，问人生、到此凄凉否。千万恨，为兄剖。兄生辛未吾丁丑。共些时、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词赋从今须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愿得、河清人寿。归日急翻行戍稿，把空名、料理传身后。言不尽，观顿首。”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，悲之深，慰之至。丁宁告戒，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。可以泣鬼神矣。

○西河词在五代宋初之间

西河经术湛深，而作诗却能谨守唐贤绳墨，词亦在五代、宋初之间。但造境未深，运思多巧。境不深尚可，思多巧则有伤大雅矣。

○西河相见欢

西河相见欢云：“愁思远，抛金翦，唾残绒。羞杀鸳鸯衔去一丝红。”风蝶令 [斗草] 云：“藏得宜男，临赛又畴躇。”此类极有思致，虽未至于流荡，总不免纤小。

○叶元礼词直是女儿声口

叶元礼词，直是女儿声口。知“生小画眉分细茧，近来绾髻学灵蛇。妆成

不耐合欢花。”又，“蝶粉蜂黄拚付与，浅颦深笑总难知。教人何处忤情痴。”又，“罗裙消息落花知。”又，“清波一样泪痕深。”又，“此生有分是相思”等句。纤小柔媚，皆无一毫丈夫气，宜其夭亡也。

○徐电发词流传海外

徐电发词，当时盛负重名，至于流传海外，可谓荣矣。其规模北宋，却有似处，惟气格不高，堪作晏、欧流亚。至周、秦深处，尚未梦见。

○徐电发凤栖梧

电发凤栖梧〔春草〕云：“绿遍天涯无半缝。怜伊岁岁和愁种。”语绝凄丽，然视君复、圣俞两词，已下一格，去欧公少年游一篇，何可以道里计。

○荪友词出电发之右

樊榭论词云：“独有藕渔工小令，不教贺老占江南。”余观荪友词色泽有余，措词亦闲雅，虽不能接武方回，固出电发之右。

○荪友双调望江南

严荪友双调望江南云：“歌婉转，风日渡江多。柳带结烟留浅黛，桃花如梦送横波。一觉懒云窝。曾几日、轻扇掩纤罗。白发黄金双计拙，绿阴青子一春过。归去意如何。”情词双绝，似此真有贺花意趣。

○竹词独出冠时

竹词，疏中有密，独出冠时，微少沉厚之意。其自题词集云：“不师秦七，不师黄九，倚新声、玉田差近。”夫秦七、黄九，岂可并称。师玉田不师秦七，所以不能深厚。不知秦七，亦何能知玉田，彼所知者，玉田之表耳。师玉田而不师其沉郁，是买椟还珠也。

○竹兼梦窗之密玉田之疏

黄人谓梦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就形骸而论，竹似能兼之矣。然余则云：梦窗疏处，高过玉田，而密处不及，与古人之言正相反，书之以俟识者。

○竹长亭怨慢

竹长亭怨慢〔雁〕云：“结多少、悲秋俦旅。特地年年，北风吹度。紫塞门孤，金河月冷恨谁诉。回江枉渚。也只恋、江南住。”感慨身世，以凄切之情，发哀婉之调，既悲凉，又忠厚。是竹直逼玉田之作，集中亦不多见。〔渔洋秋柳诗云：“相逢南雁皆愁侣，好语西乌莫夜飞。”同此哀感。一时和作，所以远不逮者，不在词语之不工，在所感之不同耳。后人更欲妄为訾议，亦弗思甚矣。新城秋柳四章，纯是沧桑之感，国朝定鼎燕京，新城已十岁矣，相逢南雁，实有所指也。

○竹静志居琴趣

竹江湖载酒集，洒落有致。茶烟阁体物集，组织甚工。蕃锦集，运用成语，别具匠心，然皆无甚大过人处。惟静志居琴趣一卷，尽扫陈言，独出机杼。艳词有此，匪独晏、欧所不能，即李后主、牛松卿亦未尝梦见，真古今绝构也。惜托体未为大雅。

○竹摸鱼子

吾于竹，独取其艳体，盖论词于两宋之后，不容过刻，节取可也。竹静志居琴趣一卷，生香真色，得未曾有。前后次序，略可意会，不必穿凿求之。笔直摸鱼子云：“粉墙青、虬檐百尺，一条天色催暮。洛妃偶值无人见，相送袜尘微步。教且住。携玉手、潜行莫惹冰苔仆。芳心暗诉。认香雾鬓边，好风衣上，分付断魂语。双栖燕，岁岁花时飞度。阿谁花底催去。十年镜里樊川雪，空袅茶烟千缕。离梦苦。浑不省、锁香金篋归何处。小池枯树。算只有当时，一丸冷月，犹照夜深路。”情词俱臻绝顶，摆脱绮罗香泽之态，独饶仙艳，自非仙才不能。

○董文友苏幕遮诸篇词中之妖

董文友苏幕遮诸篇，皆能曲折传神，扑入深处，词中之妖也。学词者一入其门，念头差错，终身不可语于大雅矣。同时如梅村、阮亭、迦陵、{廿园}次、蛟门、程村、西堂、西铭、荔裳、顾庵辈，多心折蓉渡词，每首下各缀以评语，亦不可解。

○周冰持好作绮语

周冰持亦好作绮语，不过花影之流亚耳，尚不足为妖也。

○沈去矜不及文友

彭骏孙见沈去矜、董文友词，谓泥犁中皆若人，故无俗物。去矜亦花影之余，冰持之匹，不及文友之工。

○清初以迦陵为巨擘

国初词家，断以迦陵为巨擘，后人每好扬朱而抑陈，以为竹独得南宋真脉。呜呼，彼岂真知有南宋哉。庸耳俗目，不值一笑也。

○迦陵词气魄绝大

迦陵词气魄绝大，骨力绝遒，填词之富，古今无两。只是一发无余，不及稼轩之浑厚沉郁。然在国初诸老中，不得不推为大手笔。

○迦陵词沉雄俊爽

迦陵词沉雄俊爽，论其气魄，古今无敌手。若能加以浑厚沉郁，便可突过苏、辛，独步千古。惜哉。

○其年绝后空前

蹈扬湖海，一发无余，是其年短处，然其长处亦在此。盖偏至之诣，至于绝后空前，亦令人望而却走。其年亦人杰矣哉。

○迦陵词患在不能郁

迦陵词不患不能沉，患在不能郁。不郁则不深，不深则不厚。发扬蹈厉，而无余蕴，究属粗才。

○迦陵江南春

迦陵词惟江南春〔和倪云林原韵〕一章，最为和厚，全集三十卷，仅见此篇。词云：“风光三月连樱笋，美人踟蹰白日静。小屏空翠东风，不见其余见衫影。无端料峭春闺冷。忽忆青骢别乡井。长将妾泪★红巾。愿作征夫车畔尘。人归迟、春去急。雨丝满院流水泾。锦书道远嗟奚及。坐守吴山一春碧。何日功成还马邑。双倚琵琶花树立。夕阳飞絮化为萍，揽之不得徒营营。”怨深思厚，深得风人之旨。

○其年词极壮浪

其年词极壮浪，所少者沉郁。余最爱其月华清后半阙云：“如今光景难寻，似晴丝偏脆，水烟终化。碧浪朱栏，愁杀隔江如画。将半帙南国香词，做一夕西窗闲话。吟写。被泪痕占满，银笺桃帕。”淋漓飞舞中，仍不失为雅正，于宋人中逼近美成。

○其年短调气象万千

其年诸短调，波澜壮阔，气象万千，是何神勇。如点绛唇云：“悲风吼。临驿口。黄叶中原走。”醉太平云：“估船运租。江楼醉呼。西风流落丹徒。想刘家寄奴。”好事近云：“别来世事一番新，只吾徒犹昨。话到英雄失路，忽凉风索索。”清平乐云：“不见长洲苑里，年年落尽宫槐。”平叙中峰峦忽起，力量最雄。板桥、心余辈，极力腾蹕，终不能望其项背。

○其年西江月

其年西江月云：“神仙将相诨难为，万事取之以气。”偏论，亦是快论、至论。大言炎炎，我为起舞。

○其年醉落魄

其年醉落魄〔咏鹰〕云：“寒山几堵。风低削碎中原路。秋空一碧无今古。醉袒貂裘，略记寻呼处。男儿身手和谁赌。老来猛气还轩举。人间多少闲狐兔。月黑沙黄，此际偏思汝。”声色俱厉，较杜陵“安得尔辈开其群，驱出六合枭鸾分”之句，更为激烈。

○其年夜游宫四章

其年夜游宫〔秋怀〕四章，字字精悍。如云：“短狐悲，瘦猿愁，啼破冢。”又，“无数吟古砖缝。料今宵，靠屏风，无好梦。”又，“秋气横排万马。尽屯在、长城墙下。每到三更素商泻，湿龙楼，晕鸳机，迷爵瓦。”又，“箭与饥鸱竞快。侧秋脑、角鹰悉态。”又，“一派明云荐爽。秋不住、碧空中响。”正如干将出匣，寒光逼人。

○其年感皇恩六章

其年感皇恩〔晓凉杂忆〕六章，皆追忆旧游之作，不言感慨，而感慨亦见。首章结句云：“三年浑一梦，扬州路。”四章结句云：“燕丹门下客，皆安在。”收束处一则大雅，一则沉雄。

○其年满江红诸阙

其年满江红诸阙，纵笔所之，无不雄健。如〔为陈九之子题扇〕：“生子何须李亚子，少年当学王昙首。对君家两世湿青衫，吾衰丑。”又〔谒程昆仑〕“上党地为天下脊，使君文在先秦上。”又〔何端明先生筵上〕“被酒我思张子布，临江不见甘兴霸。只春潮溅雪白人头，堪悲咤。”〔竹亦有“乞食肯从张子布，举杯但属甘兴霸”之句，气概稍逊，精警则一。〕又〔过邯郸道上吕仙祠示曼殊〕“枕里功名鸡鹿塞，刀头富贵麒麟冢。”下云：“万事关河人欲老，一生花月情偏重。算两人今日到邯郸，宁非梦。”又〔和韵〕“万里秋从西极到，千年泪向南楼洒。”又〔赠{卅园}次〕“开口会能求相印，吾生詎向沟中死。终不然、鬻畚华山队，寻吾子。”又〔自封邱北岸渡河至汴梁〕“一派灰飞官渡火，五更霜洒中原血。”又“阅尽江山真欲舞，算来人物谁堪骂。”〔东南耕〕下云：“一朵菊花人优枕，半庭豆叶秋除架。”又〔送叶

桐初还东阿] “风吼军都山忽紫，雨收督亢天全绿。”下云：“建业云山通地肺，姑苏烟水连天目。”此类皆极苍凉，亦极雄丽，真才人之笔。

○迦陵汴京怀古十首

迦陵汴京怀古十首，措语极健，可作史传读。板桥金陵十二阕，高者可称后劲。心余则去此远矣。

○迦陵官渡篇

汴京诸作，论笔势之森竦，自推官渡一篇，而樊楼一章，最见作意。后四语云：“风月不须愁变换，江山到处堪歌舞。恰西湖甲第又连天，申王府。”悲愤之词，偏出以热闹之笔，反言以讥这也。

○其年经信陵君祠一阕

其年秋曰经信陵君祠一阕，后半云：“今古事，堪悲托。身世恨，从牵惹。倘君而尚在，定怜余也。我讵不如毛薛辈，君宁甘与原尝严。叹侯嬴，老泪苦无多，如铅泻。”慨当以慷，不嫌自负，如此吊古，可谓神交冥漠。

○其年水调歌头诸阕

其年水调歌头诸阕，英姿飒爽，行气如虹，不及稼轩之神化，而老辣处时复过之，真稼轩后劲也。

○其年游竹林寺词

其年念奴娇〔游京口竹林寺〕云：“长江之上，看枝峰，蔓壑尽饶霸气。狮子寄奴生长处，一片雄山莽水。怪石崩云，乱冈淋雨，下有鼃鼃睡。层层都挟，飞而食肉之势。”英思壮采，何其横霸如此。

○其年登尉缭台词

其年沁园春诸词，亦甚雄伟，登尉缭台一阕，尤为感慨沉至。

○其年题梅花图词

其年沁园春最佳者，如题徐渭文锤山梅花图后半云：“如今潮打孤城，只商女船头月自明。叹一夜啼乌，落花有恨，五陵石马，流水无声。寻去疑无，看来似梦，一幅生绡泪写成。携此卷、伴水天闲话，江海余生。”情词兼胜，骨韵都高，几合苏、辛、周、姜为一手。

○其年贺新郎一百三十余首

其年贺新郎调，填至一百三十余首之多，每章俱于苍莽中见骨力。精悍之色，不可逼视，第四韵尤能振拔。如“北固外，晴江夜走。其上有秦时明月，帘以外秋星作伴。”皆是突接，精神更觉百倍。

○其年呈芝麓先生词

贺新郎如〔席上呈芝麓先生〕“话到英雄方矢志，老鹞飞来杰杰。”又，“一半疏星明灭。归去焚书应学剑，爱风毛雨遍千山雪。益智粽，竟何益。”笔势亦如怒猊俊鹞。

○其年贺新郎笔力横绝

贺新郎有洞穿七札，笔力横绝者，如：“忆得危崖腾健鹞，咽秋灯、夜半歌山鬼。风乍刮，鬣成胃。”又，“此意仅佳那易遂，学龙吟、屈煞床头铁。风正吼，烛花裂。”又，“醉倚江楼成一笑，总输他、亚角东村子。牛背上，笛声起。”又，“粗饭浊醪吾事毕，傍东篱、且了黄花债。今古恨，漫兴慨。”又，“博望野花红染血，诉行藏、风里休悲咤。恐又震，昆阳瓦。”又，“绣岭宫前花似血，正秦川、公子迷归路。重酌酒，尽君语。”此类皆得未曾有，真足惊习动魄。

○其年赠阿黑词

其年赠何生铁〔铁小字阿黑，镇江人，流寓泰州，精诗画，工篆刻。〕贺新郎一篇，飞扬跋扈，不可羁缚。词云：“铁汝前来者。曷不学、雀刀龙笛

，腾空而化。底事六州都铸错，辜负阴阳炉冶。气上烛、斗牛分野。小字又闻呼阿黑，诨王家、处仲卿其亚。休放诞，人笞骂。萧疏粉墨营邱画。更雕、渐台威斗，邺宫铜瓦。不值一钱畴惜汝，醉倚江楼独夜。月照到、寄奴山下。故国十年归不得，旧田园、总被寒潮打。思乡泪，浩盈把。”一味横霸，亦足雄跨一时。

○迦陵题珂雪词

“万马齐蒲牢吼”，此迦陵题珂雪词语，然直似先生自品其词，吾恐升六尚谦让未遑也。其后叠云：“耳热杯阑无限感，目送塞鸿归尽。又眼底群公袞袞。”其年胸中，不知吞几许云梦。下云：“作达放颠无不可，劝临淄且传当筵粉。城桥沸、夜乌紧。”悲极愤极，如闻其声。

○其年送王正子词

其年送王正子之襄阳贺新郎一阕，前叠云：“立马和君说，到襄阳、为余先问，隆中诸葛。往日英雄潮打尽，怪煞怒涛崩雪。今古恨，总多于发。再问大堤诸女伴，白铜、可有闲风月。谁弹向、楚天瑟。”两问奇绝，可谓目无一世。

○其年不长于闲情

闲情之作，非其年所长，然振笔写去，吐弃一切闺泛话，不求工而自工，才大者固无所不可也。如桂殿秋云：“凝情低咏年时句，人在东风二月初。”菩萨蛮〔弹琴〕云：“促柱鼓潇湘。风吹罗带长。”蝶恋花〔促坐〕云：“犹自眉峰烟不定。避人奁内添宫饼。”又〔跳索〕云：“鬓丝扶定相思子。”下云：“对漾红绳低复起。明月光中，乱卷潇湘水。匿笑佳人声不止。檀奴小绊花阴里。”又〔围炉〕云：“小院绿熊铺褥厚。玉梅花下交三九。”下云：“招入绣屏闲写久。斜送横波，郎莫衣单否。袖里任郎沾宝兽。雕龙手压描鸾手。”又〔潜来〕云：“立久微闻轻叹息。春阴帘外天如墨。”换巢鸾凤云：“飘尽杨花雨偏肥，摘来梅子春先瘦。”石州慢〔夏闰〕云：“起来慵绣，将泉戏泻团荷，怜人叶嫩才如掌。珠滑不成圆，却添人间想。”齐天乐〔纪梦〕云：“回肠千缕，总些个情怀，旧时言语。”贺新郎〔和竹逸江村遇伎之作〕云：“我有红绡无穷泪，弹与多情灼灼。悔则悔、当初轻诺。十载云英还

未嫁，诉伤心、拨尽琵琶索。”似此皆低回哀怨，情致缠绵。惟云郎合鬻词，未免或问其年、竹，一时两雄，不知置之宋人中，可匹谁氏。余曰：“此不可相提并论也。陈、朱才力极富，求之宋名家亦不多觐，而论其所造，则去宋贤甚选。宋贤得其正，陈、朱得其偏。宋贤得其精，陈、朱得其粗。自词有陈、朱，而古意全失矣。”

○读书不可无识

近人慑于陈、朱之名，以为国朝冠冕。不知陈、朱不过偏至之诣，有志于古者，尚宜取法乎上。乌丝载酒，聊存之以备一体可也。乃知读书不可无才，尤不可无识。

○陈朱词规模终隘

善为词者，贵久而愈新，不妨俟知音于千载后。陈、朱之词，佳处一览了然，不能根柢于风骚，局面虽大，规模终隘也。

○二李词皆规模南宋

二李词绝相类，大约皆规模南宋，羽翼竹者。符曾较雅正，而才气则分虎为胜。

○符曾词情味最永

符曾词，如好事近〔秦淮灯船〕云：“五十五船旧事，听白头人语。”高阳台〔过拂水山庄感事〕云：“一笛东风，斜阳淡压荒烟。”踏莎行〔金陵〕云：“游人休吊六朝春，百年中有伤心处。”胜国之感，妙于淡处描写，情味最永。

○分虎钓船笛自树一帜

分虎钓船笛云：“曾去钓江湖，腥浪黏天无际。浅岸平沙自好，算无如乡里。从今只住鸭儿连，远或泛苕水。三十六陂秋到，宿万荷花里。”别有感喟，于朱希真五篇外，自树一帜。

○万树词与词律如出两人手

万红友香胆词，颇多别调，语欠雅驯，音律亦多不协处。与所著词律，竟如出两人手。真不可解。

●卷四

○厉樊榭词超然独绝

厉樊榭词，幽香冷艳，如万花谷中，杂以芳兰。在国朝词人中，可谓超然独绝者矣。论者谓其沐浴于白石、梅溪，[徐紫珊语]此亦皮相之见。大抵其年、锡鬯、太鸿三人，负其才力，皆欲于宋贤外别开天地。而不知宋贤范围，必不可越。陈、朱固非正声，樊榭亦属别调。

○樊榭词沉厚之味不足

樊榭词拔帜于陈、朱之外，窃曲幽深，自是高境。然其幽深处，在貌而不在骨，绝非从楚骚来。故色泽甚饶，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。

○樊榭措词最雅

樊榭措词最雅，学者循是以求深厚，则去姜、史不远矣。

○樊榭国香慢

樊榭国香慢[素兰]云：“月中何限怨，念王孙草绿，孤负空香。冰丝初弄，清夜应诉悲凉。玉斫相思一点，算除是、连理唐昌。闲阶澹成梦，白凤梳翎，写影云窗。”声调清越，是其本色，亦是其所长。

○樊榭百字令

樊榭百字令[月夜过七里滩]云：“万籁生山，一星在水，鹤梦疑重续。橹音遥去，西崖渔父初宿。”无一字不清俊。下云：“林净藏烟，峰危限月

，帆影摇空绿。随风飘荡。白云还卧深谷。”炼字炼句，归于纯雅，此境亦未易到也。

○樊榭谒金门

余最爱樊榭谒金门〔七月既望湖上雨后作〕云：“凭画槛，雨洗秋浓人淡。隔水残霞明冉冉，小山三四点。艇子几时同，待折茶花临鉴。日日绿盘疏粉艳，西风无处减。”中有怨情，意味便厚。否则无病呻吟，亦可不必。

○樊榭玉漏迟

樊榭玉漏迟〔永康病中夜雨感怀〕云：“病与秋争，叶叶碧梧声颤。湿鼓山城暗数。更穿入溪云千片。灯晕翦。似曾认我，茂陵心眼。”此词似周草窗，而骚情雅意，更觉过之。

○樊榭精于造句

樊榭亦精于造句，如齐天乐云：“将花插帽，向第一峰头，倚空长啸。”高阳台云：“秘翠分峰，凝花出土。”忆旧游云：“溯溪流云去，树约风来，山翦秋眉。”下云：“又送萧萧响，尽平沙霜信，吹上僧衣。凭高一声弹指，天地入斜晖。”齐天乐〔秋声〕云：“微吟渐怯，讶篱豆花开，雨筛时节。独自开门，满庭都是月。”念奴娇云：“起坐不离云鸟外，倒影山无重数。柳寺移阴，葑田拖碧，花气凉于雨。诗成犹未，远蝉吟破秋句。”下云：“月逗篱声前浦。”结云：“水々摇曳烟路。”桃源忆故人〔萤〕云：“残月刚移桐屋，一个墙阴绿。”似此之类，自其外著者观之，居然一乐笑翁矣。

○太仓诸王皆工词

太仓诸王皆工词，汉舒尤为杰出。次则小山。小山工为绮语，才不高而情胜，措词亦自婉雅，无绮罗恶态。

○小山词情词凄婉

小山词，如“病容扶起淡黄时”。又，“燕子寻人，巷口斜阳记不真。

”又，“一双红豆寄相思，远帆点点春江路。”又，“画屏离思远，罗袖泪痕浓。”又，“一双燕子夕阳中，莫衔残鬓影，吹向落花风。”又，“灯微屏背影，泪暗枕留痕。”又，“小园春雨过，扶病问残春。”又，“眼波低翦篆丝风。”又，“一弯愁思驻螺峰。”皆情词凄婉，晏、欧之流亚也。

○汉舒天分甚高

汉舒自是作手，惜其享年不永，未尽所长。其天分甚高，如琵琶仙〔秋日游金陵黄氏废园〕云：“秋士心情，况遇著、客里西风落叶。惆怅侧帽行来，隔溪景清绝。没半点、空香似梦，只几簇、野花谁折。莎雨寒幽，石烟荒淡，莺蝶飞歇。试同取、旧日繁华，有饼媪浆翁尚能说。道是廿年弹指，竟风光全别。真不信建党亭榭，也例逐沧桑棋劫。何怪宋苑陈宫，荒蛩吊月。”感慨苍茫，结四语尤妙。他手每每倒说，意味转薄。

○作词贵于悲郁中见忠厚

作词贵于悲郁中见忠厚。悲怨而激烈，其人非穷则天。汉舒词如“浮生皆梦，可怜此梦偏恶。”又云：“看取西去斜阳，也如客意，不肯多搁。”沉痛迫烈，便成词讖，香雪所以不永年也。

○读香雪词去取不可不慎

闲情之作，竹几于仙矣，文友则妖也。香雪居二者之间。读香雪词，去取不可不慎。如踏莎行云：“落灯天似晚秋寒，病春人卧销魂处。”又云：“梦中寻梦几时醒，小桥流水东风路。”满江红云：“拂砌风轻莺作态，穿帘雨细花无恙。”又云：“斗草心慵垂手立，兜鞋梦好低头想。”〔永叔倚阑无绪更兜鞋，浅俗语耳，似此则婉雅矣。〕又云：“槛外红新花有信，镜中黄淡人微恙。”又云：“梦短易添清昼倦，书长惯费黄昏想。”又云：“架上牛衣红泪在，梦中莺信青天杳。”又云：“风榻茶烟秋病思，月帘花气春愁料。”此类皆丽而有则，正不必让小长芦。

○香雪兰陵王

香雪兰陵王一阙，句句从对面写来，直至结处云：“这般情景，怎教我不

念著。”一笔叫醒，戛然而止，用笔亦有龙跳虎卧之奇。

○陆南芑全祖南宋

陆南芑白蕉词四卷，全祖南宋，自是雅音。但无宋人之深厚，不耐久讽也。

○南芑卖花声

南乡卖花声后叠云：“昨梦碧峰疑，楚馆丛祠。觉来心事阿谁知。三十六鳞迟寄与，空叠乌丝。”此词绝沉婉，真得南宋人消息，惜不多见。

○板桥词有魄力

板桥词，颇多握拳透爪之处，然却有魄力，惜乎其未纯也。若再加以浩瀚之气，便可亚于迦陵。

○板桥贺新郎

板桥贺新郎〔徐青藤草书〕云：“半生未挂朝衫领。恨秋风，青衿剥去，秃头光颈。只有文章书画笔，无古无今独逞。并无复、自家门径。拔取金刀眉目割，破头颅、血迸苔花冷。亦不是，人间病。”痛快之极，不免张眉努目。

○板桥金陵十二首

板桥金陵十二首，瑕瑜互见，惟胭脂井一篇，用笔最胜。余独爱其满江红二句：“碧叶伤心亡国柳，红墙堕泪南朝庙。”凄凉哀怨，为金陵怀古佳句。

○板桥心余有意为刘蒋

其年词沉雄悲壮，是本来力量如此。又如以身世之感，故涉笔便作惊雷怒涛，所少者，深厚之致耳。板桥、心余，未落笔时，先有意为刘、蒋，金刚努目，正是力量歉处。

○心余力弱气粗

板桥诗境颇高，间有与杜陵暗合处，词则已落下乘矣。然毕竟尚有气魄，尚可支持。心余则力弱气粗，竟有支撑不住之势。后人为词，学板桥不已，复学心余，愈趋愈下，弊将何极耶。

○江研南词取江南宋

江研南词，取法南宋，颇有一二神解处。南芑所得在貌，研南所得在神。吾终不以貌易神也。

○研南词婉雅幽怨

研南词，如“只有东风，依依分绿上杨柳。”又[柳影]云：“误了闺人，也曾描出春前怨。”婉雅幽怨，视少游、碧山几于化矣。琢春词在国朝不甚显，然识者当相赏于风尘外也。

○研南八声甘州

研南八声甘州[久客扬州追思湖上清游之乐凄然有作]云：“记苏堤芳草翠轻柔，柳丝拂帘钩。趁花风吹帽，扶藜买醉，正好清游。日落乱山衔紫，塔影挂中流。唤棹穿波去，月满船头。不料嬉春散后，对白云揖别，烟水都愁。数那家池阁，曾啸碧天秋。到而今、归期未稳，梦六桥、飞满旧鳧鸥。更初转、猛惊回处，却在扬州。”极写清游之乐，便觉扬州俗尘可厌。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后，不可无此冷水浇背之作。

○江宾谷词

江宾谷词，亦得南宋人遗意。虽未臻深厚，却与浅俗者迥别。

○宾谷学南宋得其意趣

研南学南宋，合者得其神理。宾谷学南宋，合者得其意趣。皆出陆南芑之

右，而皆未能深厚。

○张哲士词规模乐笑翁

张哲士当时颇以诗词名，然其于诗太浅太薄，直似门外汉。词则规模乐笑翁，间有合处。板桥诗胜于词，四科则词胜于诗，各取其长可也。

○江橙里词清远而蕴藉

江橙里词，清远而蕴藉。沈沃田称其别牟术肝肾，磨濯心志，苦心孤诣以为词，可谓难矣。然余观练溪渔唱，句琢字炼，归于纯雅，只是不能深厚。盖知深南宋，而不得其本原。[本原何在，沉郁之谓也，不本诸风骚，焉得沉郁。]国朝词家，多犯此病。故骤览之，居然姜、史复生。深求之，皆姜、史之糟粕。惟陈迦陵兕吼熊啼，悍然不顾，虽非正声，不得谓非豪杰士。

○旭东玉漏迟

旭东玉漏迟云：“似草春怀，又被东风吹遍。书剑天涯去后，何处觅试香庭院。帘半卷。怕听杏梁双燕。”寄慨处，婉雅幽怨，颇近西麓。

○旭东木兰花慢

旭东木兰花慢[秋帆和樊榭]结数语云：“空悬离愁渺渺，任西风、送客自年年。画出潇湘数点，依稀没入苍烟。”空寂历，橙里自非樊榭匹，而此词殊不减也。

○史位存词陈朱劲敌

史位存词，寓纤于闲雅之中，流逸韵于楮墨之外。才力不逮陈、朱，而雅丽纤徐，亦陈、朱所不及。真陈、朱劲敌也。

○位存词雅丽

其年词最雄丽，竹则清丽，樊榭则幽丽，璞函则丽，位存则雅丽，皆一代

艳才。位存稍得其正，而才气微减。

○位存一萼红

位存一萼红〔桃花夫人庙〕云：“楚江边，旧苔痕玉座，灵迹自何年。香冷虚坛，尘生宝靛，千秋难释烦冤。指芳丛、飘残清泪，为一生、颜色怱吴婣娟。恩怨前朝，兴亡闲梦，回首凄然。似此伤心能几，叹诗人一例，轻薄流传。雨飒云昏，无言有恨，凭栏罢鼓神弦。更休题、章台何处，伴湘波、花木暗啼鹃。惆怅明翠羽，断础荒烟。”清虚骚雅，用意忠厚。“至竟息亡缘底事，可怜金谷坠楼人”，形其轻薄耳。

○位存词沉至

位存词，如“团扇先秋生薄怨。小池风不断。”神似温、韦语。然非其中真有怨情，不能如此沉至。故知沉郁二字，不可强求也。

○位存采桑子

位存采桑子云：“泪滴寒花，渐渐逢人说鬓华。”悲感语说得和缓，便觉意味深长。〔南溪词云：旧识僧徒与酒徒。年来多半疏。亦无叫嚣恶习，然尚逊此和缓。〕

○位存台城路

位存台城路云：“登临倦了，只一点愁心，尚留芳草。斗酒新丰，而今惭愧说年少。”所咏亦浅显在目，而措词却深婉可讽。

○位存满江红

位存满江红云：“更不推辞花下酒，最难消受黄昏雨。”此种语自是冲口而出，却非天人兼到者不能。

○位存短调曲折哀婉

位存词极凄婉，又极雅洁。短调如“千蝶帐深萦梦苦，倦拈红豆调鹦鹉。”又，“十二金堂小阑干，偏没个留依处。”又，“说与今年小楼中，第一夜，听春雨。”又，“萧萧瑟瑟到天明，蟋蟀声中灯一点。”又，“人去月痕消。”皆极精妙。长调如“晴色渐梅柳，风和雪，忽又阑珊。春情远、千回万转，才肯到人间。”又，“二十四桥边，醉年时明月，又沾暮雨。只有杨花、系归心，不关芳草。”曲折哀婉，不必板学南宋，而意境亦胜。

○任淡存词婉妙

任淡存词措词婉妙，味亦隽永，可为位存之严、遂之匹。[朱云翔，字遂，元和人，有蝶梦词。]同时张龙威，亦以词名，然有枝而不物之弊，不及任、朱也。

○朱春桥词颇近秀水

朱春桥，竹太史族孙也。其词亦颇近秀水，而才力不逮。

○过春山湘云遗稿

过春山湘云遗稿二卷，徜徉山水，绵邈无际。其笔意之骚雅，别于位存，近于樊榭。吴竹屿称其词如雪藕冰桃，沁人醉梦。百余年来，此调不复见矣。

○湘云词味长

湘云词，每读一过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读之既久，其味弥长。同时朱春桥、吴荀叔、朱秋潭、江圣言汪对琴诸君，皆以词名东南，然无出湘云右者。

○湘云词令人寻味不尽

湘云词，如“几点萍香鸥梦稳，柳棉吹尽春波冷”。又，“回首桃源仙路迥，一声B乃川光冥。”又，“数尽落花无语，黄昏双燕还来。”又，“香乍，簟微寒，魂销似去年。”又，“秋声吹不尽，长笛月明中。”又，“指点江

山，斜阳一片下平楚。”又，“双桨趁潮平，载取江云归去。”皆令人寻味不尽。

○湘云词凄警

湘云词，如“小雨啼花，深烟怨柳。”又，“金碗生苔，漆灯无焰。”又，“但山鬼吟秋，杜鹃啼雨。回首宫斜，白杨深夜语。”此类皆凄警特绝。

○湘云倦寻芳

湘云倦寻芳 [过废园见牡丹盛开有感] 云：“絮迷蝶径，苔上莺帘，庭院愁满。寂寞春光，还到玉阑干畔。怨绿空余清露位，倦红欲倩东风裊。听枝头、有哀音凄楚，旧巢双燕。漫伫立、瑶台路杳，月佩云裳，已成消散。独客天涯，心共粉香零乱。且尽花前今夕酒，洛阳春色匆匆换。待重来，怕只有、断魂千片。”及时勿失，自是有心人语。

○湘云西子妆

湘云西子妆后半阙云：“佳期误。落尽梅花，寂寞谁为主。玉琴弹破碧天寒，问东风、鹤归何处。重寻旧址，漫赢得苍烟冷语。黯销魂，入夜啼鹃更苦。”清虚中亦复骚雅，湘云所以为高。

○词未易言精

其年、竹，才力雄矣，而意境未厚。位存、湘云，韵味长矣，而气魄不大。词之为道，正未易言精也。

○汪对琴琵琶仙

汪对琴琵琶仙 [金阊晚泊] 一章，有议论，有感慨，有识力，渊渊作金石声，可为春华阁词压卷。词云：“斜日扬ぎ，堞楼下、一带荒凉吴区。珠幌犹蔽何乡，秋空片云卷。风渐急、横塘乍渡，便穿入、虎山西崦。野草低迷，寒鸦下上，浑是凄怨。看胥口波面灵旗，未输尔、鸥夷五湖远。无限乱山衔碧，闪烟樯斜展。排多少、荒台废馆。只望中破楚门键。料得遥夜钟声，梦回难

遣。”

○吴竹屿昙香阁词

吴竹屿昙香阁词，如水木之清华，云岚之秀润，高者亦湘云流亚。

○竹屿情词婉转

竹屿词，如“一点相思谁与寄，罗襟留得东风泪”。逼近小山。又卖花声云：“杨柳小湾头。烟水悠悠。归心空望白苹洲。只有春江知我意，依旧东流。”N表词宛转，不求高而自合于古。

○竹屿祝英台近

竹屿祝英台近〔和王述庵苹花水阁听雨忆山中旧游〕云：“石玲珑，花を匝。池馆翠阴密，苹末风来，雨意正萧瑟。”起数语淡淡布置，点缀入妙。下云：“梦里寒山，跳珠溅千尺。”亦甚超远。

○竹屿词风流婉雅

风流婉雅，是竹屿本色。吴中七子，璞函而外，固当首屈一指。

○蒋心余词不及迦陵板桥

蒋心余词，气粗力弱，每有支撑不来处。匪独不及迦陵，亦去板桥甚远。

○铜弦词中完善之作

铜弦词，惟浮香舍小饮四章，廿八岁初度两章，为全集完善之作。虽不免于叫嚣，精神却团聚，意境又极沉痛，可以步武板桥。如云：“越霰吴霜篷背饱，奈年来、王事都靡。藉竿木，尚能舞。”又，“十载中钩吞不下，趁波涛、忍住喉间鲠。呕不出、渐成癭。”激昂呜咽，天地为之变色。

○赵璞函词艳

赵璞函词，措语至，用笔清虚，规模亦甚宏远，可与竹、樊榭并驱争先。璞函词，艳是其本色。然能规无古人，不离分寸。故雅而不晦，丽而有则。视国初名家，正不多让。

○璞函台城路

璞函台城路 [张丽华词] 云：“璧树飞蝉，裳化蝶，欲问故宫无路。残钟几度。只遗曲犹传，隔江商安。回首雷塘，暮鸦啼更苦。”音调凄惋，措词大雅，所谓丽而有则。又，桃叶渡云：[前调]“乌衣巷口斜阳冷，寻常更无飞燕。”又云：“明月多情，素光犹似照团扇。”淡淡著笔，情味自饶。[此词后半阙牵入邪思，不免佻薄。]又咏芦花云：[凄凉犯]“西风乍卷。便鸥鹭飞来不见。”又云：“几度思持赠，回首天涯，白云空翦。”又秋柳云：[台城路]“长亭古道。莫更问当时，燕昏莺晓。”又秋草云：[前调]“不见王孙，夕阳空记旧行迹。”又云：“塞北秋深，江南日暮，一带伤心寒碧。凭高望极。又断雨零隔。几重遮隔。独立苍茫，旧袍青泪涇。”均于凄感中见笔力。规模南宋，似又胜于张仲举。

○璞函河传似五代人手笔

璞函河传云：“东风日暮雨潇潇。魂销。人归红板桥。”又云：“酒初醒。梦将成。愁听。纱窗啼晓莺。”凄秀之词，味亦深永，似五代人手笔。

○璞函与竹各有千古

璞函艳词，情最深，味最浓，笔力却绝迢。与竹分道扬镳，各有千古。

○竹璞函两家艳词有别

艳词至竹，仙骨珊珊，正如姑射神人，无一点人间烟火气。璞函则如丽娟、玉环一流人物，偶堕人间，亦非凡艳。此两家艳词之别也。

○璞函笔致迥与人殊

璞函忆少年云：“重寻已无路，吠云中仙犬。”又云：“几点春山横远岸，也难比、翠眉痕浅。东风落红豆，怅相思空遍。”仙乎仙乎，绝非凡艳。又霓裳中序第一云：“凭高望极。但暮云芳草凝碧。人何处，瑶华信杳，迢递乱山驿。”又云：“越罗红泪拭，道别后、休思此夕。今应是、梨花门掩，燕子伴岑寂。”思深意苦，笔致迥与人殊。

○璞函绮罗香

赠妓之词，亦以雅为贵。余最爱璞函绮罗香云：“浑已换、款柳心情，犹未减、咒桃眉妩。”又云：“选婿窗边，可忆断魂柔路。纵尊前、不鼓琵琶，算青衫、也无乾处。”淋漓曲折，一往情深。较古人赠妓之作，高出数倍。

○璞函祝英台近八章

璞函祝英台近八章，遣词闲雅，用笔沉至。艳词中运以绝大笔力，真千年绝调也。竹洞仙歌后，又辟一境矣。

○毗陵二张

璞函而后，作者日盛，而愈趋愈下。芝田〔朱泽生〕、晴波〔郑〕、蠡槎〔林蕃锺〕、渔〔沈起凤〕间有可观，余则竞尚新声，务穷纤巧，几忘却此中甘苦。惟毗陵二张，溯厥本源，独求风骚门径，不必学南宋，而意境自合。词之不灭者，二张力也。

○渔词逼近五代

渔鬲溪梅令云：“小山下水溶溶。记相逢。欲采苹花，可惜过东风。午桥烟雨浓。不如归去、梦帘栊。小楼东。留得栏杆，一半月明中。夜凉花影重。”此词绝婉丽，得南唐二主之遗。又谒金门云：“梦里玉人楼远近，燕归花气冷。”亦逼近五代，不袭南宋人陈迹。

○蠡槎玉楼春

蠡槎玉楼春云：“今宵有酒为君斟，明日画桥春共远。”语婉情深，令人

心醉。若酩酊子之“云破穷阴纤月逗，会须重醉当垆酒。”[调蝶恋花秋日湖上作。[则一片伤心，溢于言外矣。[西冷酒民有酩酊词钞一卷。]

○黄仲则竹眠词浅俗

黄仲则竹眠词，鄙俚浅俗不类其诗。词选附录一首，尚见作意。余无足观矣。

○张皋文词选

张皋文词选一编，扫靡曼之浮音，接风骚之真脉。附录一卷，简择尤精。洵有如郑抡无所云，后之选者，必不遗此数章。具冠古之识者，亦何嫌自负哉。

○张皋文水调歌头五章

皋文水调歌头五章，既沉郁，又疏快，最是高境。陈、朱虽工词，究曾到此地步否，不得以其非专门名家少之。如首章云：“难道春花开落，又是春风来去，便了却韶华。花外春来路，芳草不曾遮。”次章云：“招手海边鸥鸟，看我胸中云梦，蒂芥近如何。梦越等闲耳，肝胆有风波。”三章云：“珠帘卷春晓，蝴蝶忽飞来。游丝飞絮无绪，乱点碧云钗。肠断江南春思，黏著天涯残梦，有首重回。银蒜且深押，疏影任徘徊。罗帷卷，明月入，似人开。一尊属月起舞，流影入谁怀。迎得一钩月到，送得三更月去，莺燕不相猜。但莫凭阑久，风露涿苍苔。”四章云：“今日非昨日，明日复何如。来真悔何事，不读十年书。为问东风吹老，几度枫江兰径，千里转平芜。寂寞斜阳外，渺渺正愁余。千古意，君知否，只斯须。名山料理身后，也算古人愚。一夜庭前绿遍，三月雨中红透，天地入吾庐。容易众芳歇，莫听子规呼。”五章云：“长白木柄，破一庭寒。三枝两枝生绿，位置小窗前。要使花颜四面，和著草心千朵，向我十分妍。何必兰与菊，生意总欣然。晓来风，夜来雨，晚来烟。是他酿就春色，又断送流年。便欲诛茆江上，只怕空林衰草，憔悴不堪怜。歌罢且更酌，与子绕花间。”热肠郁思，若断仍连，全自风骚变出。

○张翰风词真皋文伯仲

张翰风词，飞行绝迹，不逮皋文，而宛转缠绵处，时复过之，真皋文伯仲也。余最爱其菩萨蛮云：“横塘日日风吹雨。隔帘却望江南路。蝴蝶惯轻盈。风前魂屡惊。阑干人似玉。黛影分窗绿。斜日照屏山。相思罗袖寒。”真不减飞卿语。又“碧藕折莲丝，梦轻君未知”，亦极凄丽。

○词赖二张以存

万事万理，有盛必有衰。而于极衰之时，又必有一二人焉，扶持之使不灭。词盛于宋，亡于明。国初诸老，具复古之才，惜于本原所在，未能穷究。乾嘉以还，日就衰靡，安所底止。二张出而溯其源流，辨别真伪。至蒿庵而规模大定，而词赖以存矣。盛衰之感，殊系人思，独词也乎哉。

○左仲甫词

左仲甫词，逸情云上，愈唱愈高。如南浦〔夜寻琵琶亭〕云：“何处离声刮起，拨琵琶千载剩空亭。是江湖倦客，飘零商妇，于此荡精灵。”下云：“我是无家张俭，万里走江城。一例苍茫吊古，向荻花枫叶又伤心。只琵琶响断，鱼龙寂寞不曾醒。”又极跳荡。又浪淘沙〔里花片投涪江歌以送之。〕下半阙云：“乡梦不曾休。惹甚闲愁。忠州过了又涪州。掷与巴江流到海，切莫回头。”精警奇肆，言外有无穷幽怨。

○恽子居阮郎归六首

恽子居阮郎归〔画蝴蝶〕六首，俱见新意。余尤爱其次章云：“少年白骑放骄憨。踏青三月三。归来未到捉红蚕。化蛾真不甘。江橘叶，一分含。那防仙姬探。双双凤子出花龕。蚕儿风太酣。”哀感顽艳，古今绝唱。又三章云：“轻须薄翼不禁风。教花扶著依。一枝又逐月痕空。都来几日中。曾有伴，去无踪。阑前种豆红。蜜官队里且从容。问心同不同。”情深意远，不袭温、韦、姜、史之貌，而与之化矣。

○李申耆菩萨蛮

李申耆菩萨蛮云：“复袖锦鸳鸯。经年绣一双。”即屈子好修以为常意。又，“不为见时难。忍扶罗袖看。”何其凄怨。又，“花气泛红螺。横飞出茧

蛾。”冷艳幽香，奇情异采。又，“不觉月痕西。下帘霜满衣。”伤所遇之不偶也。此类真可继武飞卿。

○金应成贺新凉

金应成贺新凉〔咏萤〕云：“风雨黄昏庭院黑。照沉沉、了梦浑无迹。”下阕云：“景华宫里音尘绝。怅秋风、洛阳古树，青堆血。白鸟如雷羞难尽，惨惨阴陵妖碧。又恐到、清霜时节。小扇轻罗无人惜。更银屏、翠幕深深隔。笑熠，近墙隙。”寄托甚深，汉苑票苔而后，又成绝响矣。

○金朗甫词

金朗甫学于皋文，词选附录七首，意远态浓，婉而多讽。相见欢三章，尤为绝唱。

○郑抡元词

郑抡元字桥词，思深意苦，深得中仙之妙。如绿意〔残荷〕云：“眼底红芳嫁尽，但枯苇历乱，堪诉愁苦。卷向薰风，坼向西风，消受斜阳无数。晓来清露怜依甚，正无奈盘心非故。只看他铅泪难收，洒向一池烟雨。”直是碧山化境。得之于词学衰微之候，益令我嗟叹不已。

○抡元高阳台

抡元高阳台〔柳〕云：“平芜一片斜阳影，问韶光何处勾留。”下云：“侬心化作天涯絮，怕重来、错认帘钩。便拌他、过了残春，又是残秋。”又前调〔秋海棠〕云：“江南昨夜霜华满，算萧萧兰径，都付芳尘。倚尽雕阑，殷勤谁伴黄昏。断肠剩得娉婷影，敛娇红、欲上罗裙。”又甘州云：“怅夫容已老，西风不管，独自沉吟。可惜断红双脸，只是泪痕深。”下云：“看亭皋落叶，片片是秋心。怕天涯几经摇落，向雪关风渡更难禁。”哀怨缠绵，碧山之深厚，玉田之清雅，两得之矣。

○吴人词清和雅正

吴人古诗骈文，皆未臻高境，转不若试帖律赋之工。惟词则清和雅正，秀色有余，出古诗骈文之右。

○人词可亚于樊榭

词欲雅而正，故国初自秀水后，大半效法南宋，而得其形似。人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笔，益以才藻，合者可亚于樊榭，微嫌才气稍逊。

○人月华清

人词，如月华清后半云：“不怨美人迟暮，怨水远山遥，梦来都阻。翠被香消，莫话青鸾前度。剩醉魂、一片迷离，绕不了、天涯红树。谁语，正高楼横笛，数声清苦。”此类亦居然草窗矣。

○金匱二杨

金匱二杨〔蓉裳荔裳〕工为绮语，高者亦不过吴{卅园}次、徐电发之严，不足语于大雅。

○杨伯夔与郭祥伯词

杨伯夔当时盛负词名，与吴江郭祥伯仿表圣诗品例，撰词品二十四则，传播艺林。然两君子于词，皆属最下乘。匪独不及陈、朱，亦去董文友、王小山远甚。而世顾津津称之，何也。

○频伽词尤多恶劣语

频伽词尤多恶劣语，如“小桃如绮。命短东风里”。又，“昔日结如心，今日心如结。心里重重叠叠愁，愁里山重叠。”又，“那家那家在天涯。雨又斜。云又遮。听也听也，听不到一曲琵琶。”又，“丁字帘前，有个丁娘凄断”之类，似又出二杨之下。

○频伽艳体

频伽艳体，惟忆少年结句云：“当时已依约，况梦中寻路。”颇似竹手笔，集中不可多得。又好事近云：“犹认堕钗声响，却梧桐叶落。”措词甚雅，亦频伽词中罕见者。

●卷五

○洪稚存词稍胜于诗

洪稚存经术湛深，而诗多魔道。词稍胜于诗，然亦不成气候。

○孙子潇袁兰屯_阝词不讲气格

孙子潇、袁兰屯_阝辈为词，全不讲究气格，只求敷衍门面而已。并有门面亦敷衍不来处。

○蒋鹿潭水云楼词

蒋鹿潭水云楼词二卷，深得南宋之妙。于诸家中，尤近乐笑翁。竹自谓学玉田，恐去鹿潭尚隔一层也。

○鹿潭才气甚雄

词至国初而盛，至毗陵而后精。近时词人庄中白，乎不可尚已。谭氏仲修，亦与古为化。鹿潭稍逊皋文、庄、谭之古厚，而才气甚雄，亦铁中铮铮者。

○鹿潭词精警雄秀

鹿潭词，如东风第一枝云：“云影薄，画帘乍卷。山意冷，瘦筇又懒。”木兰花慢云：“云埋蒋山自碧，打空城、只有夜潮来。”又〔前调〕云：“芦边夜潮骤起，晕波心、月影荡江圆。”又云：“看莽莽南徐，苍苍北固，如此山川。钩连更无纤锁，任排空、檣櫓自回旋。寂寞鱼龙睡稳，伤心付与秋烟。”又甘州云：“避地依然沧海，险梦逐潮还。一样貂裘冷，不似长安。”又云：“引吴钩不语，酒罢玉犀寒。总休问杜鹃桥上，有梅花、且向醉中看。南云暗，任征鸿去，莫倚阑干。”寿楼春云：“但疏雨空阶，萧萧半山黄叶

声。”鹧鸪天云：“屏间山压眉心翠，镜里波生鬓角秋。”凄凉犯云：“疏灯晕结。觉霜逼帘衣自裂。”又云：“窗鸣败纸、尚惊疑打蓬乾雪。悄护铜瓶、怕寒重梅花暗折。却开门，树影满地压冻月。”唐多令云：“哀角起重关。霜深楚水寒。背西风、归雁声酸。一片石头城上月，浑怕照、旧江山。”齐天乐云：“海气浮山，江声拥树、闪闪灯红萧寺高谈未已，任夜鹊惊枝。睡蛟吟水。笑指天东，一丸霜月汇潮尾。”又云：“啼鹃万里，怕化作秋声，醉魂惊起。凉露沉沉，断鸿悲暗苇。”似此皆精警雄秀，造句之妙，不减乐笑翁。

○鹿潭深于乐笑翁

鹿潭深于乐笑翁，故措语多清警，最豁人目。集中谒金门〔人未起一章〕、甘州〔又东风唤醒一分春一章〕两篇，情味尤深永，乃真得玉田神理，又不仅在皮相也。

○鹿潭谒金门

鹿潭谒金门云：“人未起。桐影暗移窗纸。桐影暗移窗纸。隔夜酒香添睡美。鹊声春梦里。妆罢小屏独倚。风定柳花到地。欲拾断红怜素指。卷帘呼燕子。”婉雅凄怨，寻味不尽。

○鹿潭词凄怨

鹿潭穷愁潦倒，抑郁以终，悲愤慷慨，一发于词。如卜算子云：“燕子不曾来，小院阴阴雨。一角阑干聚落花，此是春归处。弹泪别东风，把酒浇飞絮。化了浮萍也是愁，莫向天涯去。”何其凄怨若此。

○鹿潭台城路

鹿潭台城路〔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，为述沙洲避雨光景，感赋此解。时画角咽秋，灯焰惨绿，如有鬼声在纸上也。〕云：“惊飞燕子魂无定，荒洲坠如残叶。树影疑人，声幻鬼，欹侧春冰途滑。颓云万叠。又雨击寒沙，乱鸣金铁。似引宵程，隔火乍明灭。江间奔浪怒涌，断笳时隐隐，相和呜咽。野渡舟危，空村草湿，一饭芦中凄绝。孤城雾结。网离鸿，怨啼昏月。险梦愁题，杜鹃枝上血。”状景逼真，有声有色。因思迦陵贺新郎〔作家书竟题范龙仙书斋壁

上芦雁图]云：“漏悄裁书罢。绕廊行、偶然瞥见，壁间古画。一派芦花江岸上，白雁欲下。有立且飞而鸣者。万里重关归梦杳，拍寒汀、絮尽伤心话。捱不了，凄凉夜。城头戍鼓刚三打。正四壁、人声都静，月华如泻。再向丹青移烛认，水墨阴阴入化。恍嘹唳、枕棱窗罅。曾在孤舟逢此景，便画图、相对心犹怕。君莫向，高斋挂。”绘声绘影，字字阴森，逼人毛发，真乃笔端有鬼。然同一设色，而陈自纵横，蒋多萧戚。言为心声，蒋所遇之穷，又不逮陈远矣。

○黄朴存眠鸥集词

仁和黄朴存眠鸥集词，亦沐浴于南宋诸家，而未能深厚。格调亦嫌平，合者亦不过人流亚。如台城路[归燕]云：“蓼渚捎红，芦塘掠雪，秋思浑生南浦。”又浪淘沙[鱼舟]云：“短笛唱凉州，惊起沙鸥。浪花圆处钓丝柔。蓑笠不辞江上老，云水悠悠。”声调清朗，气息和雅，自是越中一派。

○谭仲修复堂词

仁和谭献，字仲修，著有复堂词，品骨甚高，源委悉达。窥其胸中眼中，下笔时匪独不屑为陈、朱，仅有不甘为梦窗、玉田处。所传虽不多，自是高境。余尝谓近时词人，庄中白尚矣，蔑以加矣。次则谭仲修。鹿潭虽工词，尚未升风骚之堂也。

○仲修蝶恋花六章

仲修蝶恋花六章，美人香草，寓意甚远。首章云：“楼外啼莺依碧树。一片天风，吹折柔条去。玉枕醒来追梦语。中门便是长亭路。”凄警特绝。下云：“惨绿衣裳年几许。争禁风日争禁雨。”幽愁忧思，极哀怨之致。次章云：“下马门前人似玉。一听斑骓，便倚阑干曲。”结云：“语在修眉成在目。无端红泪双双落。”真有无可奈何之处。眉语目成四字，不免熟俗。此偏运用凄警，抒写忧思，自不同泛常艳语。三章云：“一握鬟云梳复裹。半庭残日匆匆过。”即屈子好修之意，而语更深婉。四章云：“帐里迷离香似雾。不烬炉火，酒醒闻余语。连理枝头依与汝。千花百草从渠许。”“以胶投漆中，谁能别离此。”有此沉着，无此微至。下云：“莲子青青心独苦。一唱将离，日日风兼雨。豆蔻香残杨柳暮。当时人面无寻处。”凄婉芊绵，不懈而及于古。五

章云：“庭院深深人悄悄。埋怨鹦哥，错报韦郎到。压鬓钗梁金凤小。低头只是闲烦恼。”传神绝妙。下云：“花发江南年正少。红袖高楼，争抵还乡好。遮断行人西去道。轻躯愿化车前草。”沉痛已极，真所谓情到海枯石烂时也。六章云：“玉颊妆台人道瘦。一日风尘，一日同禁受。独掩疏枕如病酒。卷帘又是黄昏后。”沉至语，殊觉哀而不伤，怨而不怒。下云：“六曲屏前携素手。戏说八襟，真遣分襟骤。书札平安知信否。梦中颜色浑非旧。”相思刻骨，寤寐潜通，顿挫沉郁，可以泣鬼神矣。仲修青门引云：“人去阑干静。杨柳晚风初定。芳春此后莫重来，一分春少，减却一分病。”透过一层说，更深，即相见争如不见意。下云：“离亭薄酒终须醒。落日罗衣冷。绕楼几曲流水，不曾留得桃花影。”此词凄婉而深厚，纯乎骚雅。又昭君怨云：“烟雨江楼春尽。盼断归人。依旧画堂空，卷帘风。约略薰香闲坐。遥忆翠眉深锁。鬓影忍重看，再来难。”深婉沉笃，亦不减温、韦语。

○仲修苏幕遮

仲修苏幕遮云：“绿窗前，红烛低。小拨檀槽，月荡凉烟碎。夜静衔杯风细细。吹上罗襟，仍是相思泪。病谁深，春似醉。陌上桃花，门内先憔悴。梦到高楼星欲坠。零露无声，冷入空闺里。”低回哀怨，此种境界，固非浅见所能知。

○仲修临江仙

“燕飞偏是落花时”，此仲修临江仙词语也。观此七字，是何等沉郁。仲修临江仙云：“江南红豆一枝枝。江南人面，眼底是相思。”思路幽绝。又前调〔和子珍〕云：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匆匆过了春三。罗衣花下倚娇憨。玉人吹笛，眼底是江南。最是酒阑人散后，疏风拂面微酣。树犹如此我何堪。离亭杨柳，凉月照毵毵。”厚意稍逊前章，而语极清隽，琅琅可讽。玉人吹笛二语，尤为警绝。

○仲修浣溪沙

仲修浣溪沙云：“昨夜星辰昨夜风。玉窗深锁五更钟。枕函香梦太匆匆。画阁焚香烟缥缈，阑干虫笛月朦胧。碧桃花下一相逢。”通首虚处传神，结语轻轻一击，妙甚。

○仲修清平乐

仲修清平乐云：“东风吹遍。稚柳垂清浅。云树朦胧千里远。望断高楼不见。楼前塞雁飞还。愁边多少江山。忍把棉衣换了，玉梅花下春寒。”逼近五代人手笔。

○仲修贺新郎

仲修贺新郎云：“春衫裁翦浑抛了。盼长亭、行人不见，飞云缥缈。一纸音书和泪读，却恨眼昏字小。是说是、天涯春到。梦倚房栊通一顾，奈醒来、各自闲烦恼。知两地，怨啼鸟。”凄凉怨慕，深于周、秦，不同貌似者

○。仲修长调稍逊

仲修小词绝精，长调稍逊。盖于碧山深处，尚少一番涵咏功也。

仲修之言曰：“吾少志比兴，未尽于诗而尽于词。”又曰：“吾所知者比已耳，兴则未逮。河中之水，吾讵能识所谓哉。”即其词以证其言，亦殊非欺人语。

○庄中白叙复堂词

庄中白叙复堂词云：“仲修年近三十，大江以南，兵甲未息，仲修不一见其所长，而家国身世之感，未能或释。触物有怀，盖风之旨也。世之狂呼叫嚣者，且不知仲修之诗，乌能知仲修之词哉。礼义不愆，何恤乎人言。吾窃愿君为之而薪至于兴也。”盖有合风人之旨，已是难能可贵。至薪至于兴，则与风人化矣。自唐迄今，不多觐也。求之近人，其惟庄中白乎。

○庄中白词罕见其匹

吾乡庄或〔一名忠或〕，字希祖，号中白，吾父之从母弟也。著有蒿庵词，穷源竟委，根柢深，而世人知之者少。余观其词，匪独一代之冠，实能超越三唐、两宋，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。自词人以来，罕见其匹。而究其得力处

，则发源于国风小雅，胎息于淮海、大晟，而寝馈于碧山也。

○复古之功兴于茗柯成于蒿庵

千古词宗，温、韦发其源，周、秦竟其绪，白石、碧山各出机杼，以开来学。嗣是六百余年，鲜有知者。得茗柯一发其旨，而斯诣不灭。特其识解虽超，尚未能尽穷底蕴。然则复古之功，兴于茗柯。必也，成于蒿庵乎。

○记中白之言

中白病歿时，年甫半百。生平与余觐面不过数次，晤时必谈论竟夕。余出旧作与观，语余曰：“子于此道，可以穷极高妙，然仓卒不能臻斯境也。”又曰：“子知清真、白石矣，未知碧山也。悟得碧山，而后可以穷极高妙。”[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。]余初不知其言之悬至也。十余年来，潜心于碧山，较曩时所作，境地迥别，识力亦开。乃悟先生之言，嘉惠不浅。思以近作就正于先生，而九原已不可作，特记其言如此。

○中白论词

中白先生叙复堂词有云：“夫义可相附，义即不深。喻可专指，喻即不广。托志帷房，卷怀君国，温、韦以下，有迹可寻。然而自宋及今，几九百载，少游、美成而外，合者鲜矣。又或用意太深，词为义掩，虽多比、兴之旨，未发缥渺之音。近世作者，竹擷其华，而未芟其芜。茗柯斥其原，而未竟其委。”又曰：“自古词章，皆关比、兴，斯义不明，体制遂舛。狂呼叫嚣，以为慷慨。矫其弊者，流为平庸。风时之义，亦云渺矣。”先生此论，实具冠古之识，并非大言欺人。

○李子薪论庄词

李子薪[慎传]尝语余云：“庄希祖词，穷极高深，竟难于位置。即置之清真、白石间，尚非其驻足处。此真知蒿庵甘苦。彼囿于流俗之见者，必以其言为不伦矣。”

○蒿庵蝶恋花四章

蒿庵蝶恋花四章，所谓托志帷房，卷怀身世者。首章云：“城上斜阳依绿树。门外斑骓，过了偏相顾。玉勒珠鞭何处住。回头不觉天将暮。”回头七字，感慨无限。下云：“风里余花都散去。不省分开，何日能重遇。凝睇窥君君莫误，几多心事从君诉。”声情酸楚，却又哀而不伤。次章云：“百丈游丝牵别院。行到门前，忽见韦郎面。欲待回身钗乍颤。近前却喜无人见。”心事曲折传出。下云：“握手匆匆难久恋。还怕人知，但弄团团扇。强得分开心暗战。归时莫把朱颜变。”韬光匿采，忧谗畏讥，可为三叹。三章云：“绿树阴阴晴昼午。过了残春，红萼谁为主。宛转花幡勤拥护。帘前错唤金鹦鹉。”词殊怨慕。次章盖言所谋有可成之机，此则伤所遇之座不合也。故下云：“回首行云迷洞户。不道今朝，还比前朝苦。”悲怨已极。结云：“百草千花羞看取。相思只有侬和汝。”怨慕之深，却又深信而不疑。想其中或有谗人间之，故无怨当局之语。然非深于风骚者，不能如此忠厚。四章云：“残梦初回新睡足。忽被东风，吹上横江曲。寄语归期休暗卜。归来梦亦难重续。”决然舍去，中有怨情，故才欲说便咽住。下云：“隐约遥峰窗外绿。不许临行，私语频相属。过眼芳华真太促。从今望断横波目。”天长地久之恨，海枯石烂之情，不难得其缠绵沉着，而难其温厚和平。

○蒿庵买陂塘

蒿庵买陂塘云：“问西风、数行新雁，故人今向何许。衔来音信从谁至，宛转似将人语。休轻顾。便拆得封时，都是伤心句。此情最苦。凉月三更，盈盈血泪，化作杜鹃去。空阶外，往日佳期已误。凄凉说与迟暮。清商一曲原萧爽，消受几多霜露。情莫诉。休再望，南天渺渺衡阳浦。锦笺附与。回首绛云飞，伤心只在，一点相思处。”骚情雅意，词品超绝。其年、竹，才气虽高，此境却未梦见。结句相字，不协于律，然于本原殊无伤也。

○蒿庵八六子

蒿庵八六子云：“罨重城。凄凄风雨，都来伴我孤征。渐湿雾、凄迷不断，薄寒料峭还生。秋心暗惊。沉沉不放新晴。倚槛慵开鸾镜，临流罢抚银筝。漫忘却他乡，茱萸节近，黄花放后，白衣人远，但见折水沙鳧野渡，寥天云雁烟汀。黯销凝。匆匆又听橹声。”此则变化于少游、美成、碧山，而更高出数倍者。〔此词与碧山一篇，格近似而用意各别，与板袭者不同。〕

○蒿庵相见欢

蒿庵相见欢云：“春愁直上遥山。绣帘间。赢得蛾眉宫样，月儿弯。云和雨、烟和雾，一般般。可恨红尘，遮得断人间。”次章云：“深林几处啼鹃。梦如烟。直到梦难寻处，倍缠绵。蝶自舞，莺自语，总凄然。明月空庭，如水对华年。”二词用意用笔，超越古今，能将骚雅真消息，吸入笔端，更不可以时代限也。

○蒿庵瑞鹤仙

蒿庵瑞鹤仙云：“玳梁几许。问海燕芳踪何住。看红襟飘瞥，重到画屏，漫把人误。”又云：“苦忆年年远道，水驿山程，空怨零雨。莺声暗诉。催春至，共谁语。怕高楼去后，花枝满眼，东风吹向绣户。更青青柳色，陌上费人凝伫。”又重杨云：“见流莺，依稀似欲迎人语。侬心纵使从君诉。奈飞燕、雕梁娇妒。傍长堤一碧无情，任玉骢嘶去。”又云：“凄楚。连宵苦雨。竟沾水渍泥，不堪重顾。”此类皆含无限情事，郁之至，厚之至，似又深于碧山。词至是，可以兴，可以怨矣。

○蒿庵菩萨蛮诸词全祖飞卿

蒿庵菩萨蛮诸词，全祖飞卿，而去其丽之态，略带本色，境地甚高。如：“人人都说江南好。今生只合江南老。水调怨扬州。月明花满楼。”又，“懒起学浓妆。偷闲绣凤奁。”又，“轻云帘乍卷。香雾罗帷掩。记得嫁王昌。盈盈出画堂。”又，“茶蘼开后君芳歇。绿阴满院听。窗外老莺声。都教和泪听。”又，“人在木兰舟。春波度远江。”又，“郎意若为寻。妾愁江水深。”又，“楼头花事急。金雁无消息。怎得晚春时。薄情郎早归。”又，“帘外几番风。香闺梦正浓。”和平温厚，感人自深。温、韦的一千年来，此调久不弹矣，不谓于蒿庵见之，岂非快事。

○蒿庵念奴娇

蒿庵念奴娇后半阙云：“几回远寄鸾笺，深藏怀袖，字字愁磨灭。欲待将书重一读，读又柔肠千折。便得常留，也难相比，携手重亲接。不知今夜，梦

魂可化蝴蝶。”怨慕之词，低回往复。结二句，从无可奈何中作此痴想，不作诀绝语，自是温厚。

○蒿庵词令人寻味不尽

蒿庵词有不知其用意所在，而不得谓之无因者。如浪淘沙云：“旧事漫嗟呀。镜影窗纱。音书字字记无差。说不尽时抛却去，流水天涯。”又梦江南云：“红袖满楼招不见，桥边杨柳细如丝。春雨杏花时。”不知其何所指，正令人寻味不尽。

○蒿庵真珠帘

蒿庵真珠帘云：“蓦地喜相寻，见白云自远。烟草满川梅雨后，只肠断江南何限。”意味甚深，亦不知其何所指。

○蒿庵更漏子

蒿庵更漏子云：“玉楼寒，芳草碧。门外马嘶人迹。拏绣幕，拂银屏，风来夜不扃。应念我。偏相左。鱼钥重门深锁。书不寄，梦无凭。窗纱一点灯。”自是脱胎于飞卿，而意味又自不同。

○蒿庵凤凰台上忆吹箫

蒿庵凤凰台上忆吹箫云：“瓜渚烟消，芜城月冷，何年重与清游。对妆台明镜，欲说还羞。多少东风过了，云飘渺、何处句留。都非旧，君还记否，吹梦西洲。悠悠。芳辰转眼，谁料到而今，尽日楼头。念渡江人远，侬更添忧。天际音书久断，还望断天际归舟。春回也，怎能教人，忘了闲愁。”纯是变化风骚，温、韦几非所屑就，尚何有于姜、史。

○蒿庵丑奴儿慢

蒿庵丑奴儿慢云：“飞来燕燕，惊破绿窗残梦，看多少、花昏柳暝，云暗烟浓。望帝春心，枝头曾否解啼红。阑干曲曲，柔丝细细，愁杀游蜂。长记那时，成蹊桃李，一样鲜秣。到此际风风雨雨，谁写春容。迢递仙源，何人寻约

到山中。蛾眉休说，入门时候，妒恨偏工。”此感士不遇也，结更深一层说。骨高味古，几欲突过中仙。

○蒿庵青门引

蒿庵青门引云：“梦里流莺啭。唤起春人都倦。研笺莫漫去题红，雨丝风片，帘幕晚阴卷。碧云冉冉遥山展。去也无人管。便寻画篋螺黛，可堪路隔天涯远。”怨深愁重，欲言难言，极沉郁之致。

○蒿庵菩萨蛮意有所刺

“宝函钿雀金泥凤。钗梁欹侧云鬟重。莫遣梦儿酣。江南春色阑。音书金雁断。芳草芙蓉岸。当户理机丝。年年战士衣。”此蒿庵菩萨蛮词也。意亦有所刺，而笔墨又别，正不必袭温、韦陈迹。

○蒿庵踏莎行

蒿庵踏莎行结句云：“尊中余沥且休挥，明朝帘外迷红雨。”凄警绝伦，不同凡响。

○蒿庵定风波

蒿庵词有看似平常，而寄兴深远，耐人十日思者。如定风波云：“为有书来与我期。便从兰杜惹相思。昨夜蝶衣刚入梦。珍重。东风要到送春时。三月正当三十日。占得。春芳毕竟共春归。只有成阴并结子。都是。而今但愿著花迟。”暗含情事，非细味不见。

○蒿庵词四十阕

蒿庵词一卷，所传不过四十阕。其一生所作，必不止于此。余友李子薪，尝欲得其全稿以付梓，余求之两年，竟不能得。今其家住泰州之东乡，一子又故，身后萧条，遗稿不知尚存否。读其词，思其人，悲其遇，为之于邑者累日。

○近世文人不自量

近世文人学士，略谙吟咏，辄哀然成集。尚未能涉猎藩篱，便思欲质诸后世，亦多见其不自量矣。彼若知有蒿庵词，定当汗流浹背。

○蒿庵词名不显

蒿庵词名不显，匪独不及陈、朱诸公，亦不逮杨荔裳、郭频伽辈，犹争传于一时也。然世无不显之宝，文人学业，特患其不精，不患其无知己。曲高和寡，于我奚病焉。

○仲修序蒿庵词

仲修序蒿庵词云：“夫神之所宰，机之所抽，心之所游，境之所构，身之所接，力之所穷，孰能无所可寄哉。纵焉而已逝，荡焉而已纷。鲁寄于水，鸟寄于木，人心寄于言，风云寄于天，凡夫寄于天，凡夫寄于荣利，庄或寄于词。填词原于乐闺中之思乎，灵均之遗则乎，动于哀愉而不能已乎。小子学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沱潜洋洋，岷峨峨峨，彼柏舟，容与逍遥。为鹤鸣，为沔水，为园有桃，为匏有苦叶，吾知之矣，吾知之其诗也。”数语洞悉深处。盖人不能无所感，感不能无所寄。知有所寄，而后可读蒿庵词。

○余思鼓吹蒿庵

近人为词，习绮语者，托言温、韦。衍游词者，貌为姜、史。扬湖海者，倚为苏、辛。近今之弊，实六百余年来之通病也。余初为倚声，亦蹈此习。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，旧作一概付丙，所存不过己卯后数十阕，大旨归于忠厚，不敢有背风骚之旨。过此以往，精益求精，思欲鼓吹蒿庵，共成茗柯复古之志。蒿庵有知，当亦心许。

○闲情之作亦不易工

闲情之作，虽属词中下乘，然亦不易工。盖摹色绘声，难著笔。第言姚冶，易近纤佻。兼写幽贞，又病迂腐。然则何为而可，曰：“根柢于风骚，涵泳

于温、韦，以之作正声也可，以之作艳体亦无不可。”古人词如毛熙震之“暗思闲梦，何处逐云行。”晏元献之“楼头残梦五更钟，花底离愁三月雨。”林和靖之“罗带同心结未成。江头潮已平。”晏小山之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。又，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。又，“从别后，忆相逢。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又，“春思重，晓妆迟。寻思残梦时。”欧阳公之“照影摘花花似面。芳心只共丝争乱”。秦少游之“欲见回肠。断续薰炉小篆香”。贺方回之“初未试愁那是泪，每浑疑梦奈余香”。无名氏之“为君惆怅，何独是黄昏”。汤义仍之“不经人事意相关。牡丹亭梦残。断肠春色在眉弯。倩谁临远山”。国朝王香雪之“斗草心慵垂手立，兜鞋梦好低头想”。史位存之“千蝶帐深萦梦苦。倦拈红豆调鹦鹉”。赵璞函之“东风落红豆，怅相思空遍”。似此则婉转缠绵，情深一往，丽而有则，耐人玩味。其次，则牛松卿之“强攀桃李枝。敛愁眉”。又，“弹到昭君怨处，翠蛾愁。不抬头。”牛希济之“红豆不堪看，满眼相思泪”。顾之“敛袖翠蛾攒。相逢尔许难”。寇莱公之“愁蛾浅。飞红零乱。侧卧珠帘卷”。晏元献之“疑怪昨宵春梦好，原是今朝斗草赢。笑从双脸生”。范文正之“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”。欧阳公之“都缘自有离恨，故画作、远山长”。周子宽之“伤春还上去年心，怎禁得，时节又烧灯”。无名氏之“怎得西风吹泪去，阳台为暮雨”。王次回之“善病每逢春月卧，长愁多向花前叹”。又，“几度卸妆垂手望。无端梦觉低声唤。猛思量，此际正天涯，啼珠溅。”国朝吴梅村之“摘花高处睹身轻”。又，“惯猜闲事为聪明。”梁玉立之“拂镜试新妆。低回问粉郎”。吴{卅园}次之“巫云昨夜，同骑双凤。梦梦梦”。王小山之“灯微屏背影，泪暗枕留痕”。又，“小园春雨过，扶病问残春。”又，“眼波低翦篆丝风。”又，“一弯愁思驻螺峰。”王香雪之“槛外红新花有信，镜中黄淡人微恙”。又，“梦短易添清昼倦，书长惯费黄昏想。”毛今培之“斜月小屏风。玉人残梦中”。过湘云之“游丝不解系韶华，为谁偏逐香车去”。均不失为风流酸楚。今人不知作词之难，至于艳词，更以为无足轻重，率尔操觚，扬扬得意，不自知可耻。此关雎所以不作也，此郑声之所以盈天下也，此则余之所大惧也。

○旧作艳词

或问余所作艳词以何为法，余曰：余固尝言之，根柢于风骚，涵泳于温、韦，以之作正声也可，以之作艳体，亦为不可。盖绮语已属下乘，若不取法乎古，更于淫词褻语中求生活，纵穷极工巧，去风雅愈远，即流弊益甚，窃所不

取。余旧作艳词，大半付丙。然如旧作倦寻芳〔纪梦〕云：“江上芙蓉凝别泪，桥边杨柳牵离绪。望南天，数层城十二，梦魂飞渡。”下云：“正飒飒梧梢送响，换入疏砧，残梦无据。倚枕沉吟，禁得泪痕如注。欲寄书无千里雁，最伤心是三更雨。待重逢，却还愁彩云飞去。”又，齐天乐〔为杨某题凭栏美人图〕后半云：“樊川旧愁顿角，叹梨云梦杳，锁香何处。翠袖天寒、青衫泪满。怕听楝花风雨。”又忆江南云：“离亭晚，落尽刺桐花。江水不传心里事，空随闲恨到天涯。归梦逐尘沙。”虽未知于古人何如，似尚无纤佻浮薄之弊。

○国初十六家词独遗竹

国初十六家词，〔孙默编〕独遗竹，殊不可解。其中王士禄、王士禛，于词一道，并非专长，不知何以列入。又尤侗、董俞、陈世祥、黄永、陆求可、邹谩等词，根柢既浅，措词又不尽雅驯，尚非分虎、符曾、藕渔之匹，〔二李一严亦未入选。〕亦何敢与小长芦抗哉。去取太不当人意。而纪文达公谓国初填词之家，略约具是，亦失之不检也。

○彭骏孙词藻所论多左

彭骏孙词藻四卷，品论古人得失，欲使苏、辛、周、柳两派同归。不知苏、辛与周、秦，流派各分，本原则一。若柳则傲而不理，荡而忘反，与苏、辛固不能强合，视美成尤属歧途。骏孙于词一道，未能洞悉源委。其所撰延露词，亦未见高妙，故所论多左。

○明词综无谓

国朝词综之选，〔王昶编〕去取虽未能满人意，大段尚属平正，余亦未敢过非。惟明词综之选，实属无谓。然有明一代，可选者寥寥无几，〔高者难获一篇，略可寓目者大约不过数十篇耳。〕亦不能病其所选之平庸也。

○清绮轩词选荒谬

清绮轩词选，〔华亭夏秉衡选〕大半淫词秽语，而其中亦有宋人最高之作。泾渭不分，雅郑并奏，良由胸中毫无识见。选词之荒谬，至是已极。

○宋七家词选甚精

宋七家词选甚精，〔戈载编〕若更以淮海易草窗，则毫发无遗憾矣。

○皋文词选精于词综

皋文词选，精于竹词综十倍。去取虽不免稍刻，而轮扶大雅，卓乎不可磨灭。古今选本，以此为最。若黄朴存词选，则兼采游词，于风骚真消息何尝梦见。

○六十一家词选甚精雅

近时冯梦华〔煦〕所刻乔笙巢宋六十一家词选，甚属精雅，议论亦多可采处。

○唐五代词选最为善本

成肇麟唐五代词选，删削俚褻之词，归于雅正，最为善本。唐五代为词之源，而俚俗浅陋之词，杂入其中，亦较后世为更甚。至使后人陋花间、草堂之恶习，而并忘缘情托兴之旨归，岂非操选政者加之厉乎。得此一编，较顾梧芳所辑尊前集，雅俗判若天渊矣。

○唐明皇好时光

唐明皇好时光云：“宝髻偏宜宫样，莲脸嫩、体红香。眉黛不须张敞画，天教入鬓长。莫倚倾国貌，嫁取个、有情郎。彼此当年少，莫负好时光。”俚浅极矣。而顾梧芳尊前集首录此篇，称为音婉旨远，妙绝千古，岂非痴人说梦。

○莲子居词话有可采处

近阅莲子居词话，〔海陵吴衡照子律撰〕其中亦有可采。然于词之原委，全未讨论。枝叶虽荣，本根已槁，此亦六百余年之通病也。

○莲子居词话论北宋词家浅陋

莲子居词话云：“苏之大、张之秀、柳之艳、秦之韵，周之圆融，南宋诸老，何以尚兹。”此论殊属浅陋。谓北宋不让南宋则可，而以秀艳等字尊北宋则不可。如徒曰秀艳圆融而已，则北宋岂但不及南宋，并不及金元矣。至皮耆卿与苏、张、周、秦并称，而不数方回，亦为无识。又秀字日子野，韵字目少游，圆融字目美成，皆属不切。即以大字目东坡，艳字目耆卿，亦不甚确。大抵北宋之词，周、秦两家皆极顿挫沉郁之妙。而少游托兴尤深，美成规模较大，此周、秦之异同也。子野词于古隽中见深存，东坡词则超然物外，别有天地。而江南贺老，寄兴无端，变化莫测，亦岂出诸人下哉。此北宋之隽、南宋不能过也。若耆卿词，不过长于言情，语多凄秀，尚不及晏小山，更何能超越方回，而与周、秦、苏、张并峙千古也。

莲子居词话又云：“苏、辛并称，辛之于苏，亦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。东坡之大与白石之高，殆不可以学而至。”此论尚有可采。惟以大字目东坡，终不甚确。

○词则二十四卷

余旧选词则四集二十四卷，计词二千三百六十首，七易稿而后成。余自序云：“风骚既息，乐府代兴。自五七言盛行于唐，长短句无所依，词于是作焉。词也者，乐府之变调，风骚之流派也。温、韦发其端，两宋名贤畅其绪。风雅正宗，于斯不坠。金元而后，竞尚新声。众喙争鸣，古调绝响。操选政者，率昧正始之义，媿妍不分，雅郑并奏。后之为词者，茫乎不知其所从。卓哉皋文，词选一编，宗风赖以不灭，可谓独具只眼矣。惜篇幅狭隘，不足以见诸贤之面目。而去取未当者，十亦有二三。夫风会既衰，不必无一篇之偶合。而求诸古作者，又不少靡曼之词。衡鉴不精，贻误匪浅。余窃不自揣，自唐迄今，择其尤雅者五百余阙，汇为一集，名曰大雅。长吟短讽，觉南幽雅化，湘汉骚音，至今犹在人间也。顾境以地迁，才有偏至。执是以寻源，不能执是以穷变。大雅而外，爰取纵横排感激豪宕之作四百余阙为一集，名曰放歌。取尽态极妍哀感顽艳之作六百余阙为一集，名曰闲情。其一切清圆柔脆急奇斗巧之作，别录一集，得六百余阙，名曰别调。大雅为正，三集副之，而总名之曰词则。求诸大雅固有余师，即遁而之他，亦即可于放歌、闲情、别调中求大雅，不

至入于歧趋。古乐虽亡，流风未阂，好古之士，庶几得所宗焉。”

○大雅集序

序大雅集云：“太白诗云：‘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。’然诗教虽衰，而谈诗者犹得所祖祢。词至两宋而后，几成绝响。古之为词者，志有所属，而故郁其辞，情有所感，而或隐其义。而要皆本诸风骚，归于忠厚。自新声竞作，怀才之士，皆不免为风气所囿，务取悦人，不复求本原所在。迦陵以豪放为苏、辛，而失其沉郁。竹以清和为姜、史，而昧厥旨归。下此者更无论矣，无往不复。皋文溯其源，蒿庵引其绪，两宋宗风，一灯不灭。斯编之录，犹是志也。”录大雅集。

○放歌集序

序放歌集云：“息深达，悱惻缠绵，学人之词也。若瑰奇磊落之士，郁郁不得志，情有所激，不能一轨于正，而胥于词发之。风雷之在天，虎豹之在山，蛟龙之在渊，恣其意之所向，而不可以绳尺求。酒酣耳热，临风浩歌，亦人生肆志之一端也。杜诗云：‘放歌破愁绝。’诚慨乎其言矣。”录放歌集。

○闲情集序

序闲情集云：“闲情一赋，白璧微瑕，昭明误会其旨矣。渊明以名臣之后，际易代之时，欲言难言，时时寄托。闲情云者，闲其情使不得逸也。是以历写诸愿，而终以所愿必违。其不仕刘宋之心，言外可见。浅见者胶柱鼓瑟，致使美人香草之遗意，等诸桑间濮上之淫声，此昭明之过也。兹篇之选，绮说邪思，皆所不免。然夫子删诗，并存郑卫，知所惩劝，于义何伤。名以闲情，欲学者情有所闲，而求合于正，亦圣人思无邪旨也。”录闲情集。

○别调集序

序别调集云：“人情不能无所寄，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。大雅不多见，而繁声于是乎作矣。猛起奋末，诚苏、辛之罪人。尽态逞妍，亦周、姜之变调。外此则啸傲风月，歌咏江山，规模物类，情有感而不深，义有托而不理。直抒所事，而比兴之义亡。侈陈其盛，而怨慕之情失。辞极其工，意极其巧

，而不可语于大雅，而亦不能尽废也。”录别调集。

○回文集句叠韵皆词中下乘

回文集句叠韵之类，皆是词中下乘。有志于古者，断不可以此眩奇。一染其习，终身不可语于大雅矣。若友朋唱和，各言性情，各出机杼可也，亦不必以叠韵为能事。〔就中叠韵尚可偶一为之。次则集句。最下莫如回文，断不可效尤也。〕古人为词，兴奇无端。行止开合，实有自然而然。一经做作，便失古意。世人好为叠韵，强己就人，必竞出工巧以求胜，争奇斗巧，乃词中下品，余所深恶者也。作诗亦然。

○择录回文集句叠韵变调

回文集句叠韵变调各体，余于别调集中求其措语无害大雅者，择录一二。非赏其工也，聊备一格而已。

○蛸吉杂记

蛸吉杂记载粤妓张八重头菩萨蛮云：“今宵屋挂前宵月。前年镜入新年发。芳心不共芳时歇。草色洞庭南。送君花满潭。别花君岂堪。绮窗临水岸。有鸟当窗唤。水上春帆乱。游蝶化行衣。行人游未归。蓬飞魂更飞。”柔情宛转，生面独开，音节之妙，全在增一句，便觉此调应如此作。自我变古，有何不可。又粤妓袁九曳脚望江南云：“无人到，花外已闻倒挂，一声声。往事都随商女笑，新诗要掩大家名。乞得情人小字，篆双成。”情丝摇曳，亦变调中之最佳者。〔二词余录入别调集。〕

○诗词与人品

诗词原可观人品，而亦不尽然。诗中之谢灵运、杨武人，人品皆不足取，而诗品甚高。尤可怪者，陈伯玉扫陈、隋之习，首复古之功，其诗雄深苍莽中，一归于纯正。就其诗以论人品，应有可以表见者，而谄事武后，腾笑千古。词中如刘改之辈，词本卑鄙。虽负一时重名，然观其词，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。独怪史梅溪之沉郁顿挫，温厚缠绵，似其人气节文章，可以并传不朽。而乃甘作权相堂吏，致与耿桎、董如璧辈并送大理，身败名裂。其才虽佳，其人

无足称矣。〔梅溪姓氏，不见录于文苑中，职是之故。〕视陈西麓之不肯仕元，当时有海上盗魁之目，甯不愧死。

○蒋竹山人品高绝

蒋竹山，至元大德间，臧陆辈交荐其才，卒不肯起。词不必足法，人品却高绝。

○冯正中人无足取

冯正中蝶恋花四章，忠爱缠绵，已臻绝顶。然其人亦殊无足取，尚何疑于史梅溪耶。诗词不尽能定人品，信矣。

○后来之隳推板桥

激昂慷慨，原非正声。然果能精神团聚，辟易万夫，亦非强有力者未易臻此。国朝为此调者，迦陵尚矣。后来之隳，必不得已，仍推板桥。若蒋心余、黄仲则辈，丑态百出矣。

○徐湘苹工词

国朝闺秀工词者，自以徐湘苹为第一。李纫兰、吴苹香等相去甚远。湘苹踏莎行云：“碧云犹叠旧河山，月痕休到深深处。”既超逸，又和雅，笔意在五代北宋之间。闺秀工为词者，前则李易安，后则徐湘苹。明末叶小鸾，较胜于朱淑真，可为李、徐之亚。

○双卿词十二阕

西青散记，载绡山女子双卿词十二阕。双卿负绝世才，秉绝代姿，为农家妇。姑恶夫暴，劳瘁以死。生平所为诗词，不愿留墨迹，每以粉笔书芦叶上，以粉易脱，叶易败也。其旨幽深窈曲，怨而不怒，古今逸品也。〔史梧冈西青散记载双卿事甚详。或疑其寓言，亦刻舟之见。〕十二阕余录入别调集。如望江南云：“春不见，寻过野桥西。染梦淡红欺粉蝶，锁愁浓绿骗黄鹂。幽恨莫重提。人不见，相见是还非。拜月有香空惹袖，惜花无泪可沾衣。山远夕阳

低。”又二郎神〔咏菊花〕云：“丝丝脆柳。袅破淡烟依旧。向落日、秋山影里，还喜花枝未瘦。苦雨重阳挨过了，亏耐到、小春时候。知今夜，蘸微霜，蝶去自垂首。生受。新寒浸骨，病来还又。可是我、双卿薄倖幸，撇你黄昏静后。月冷阑干人不寐，镇几夜、未松金扣。枉辜却，开向贫家，愁处欲浇无酒。”此类皆忠厚缠绵，幽冷欲绝。而措语则既非温、韦，亦不类周、秦、姜、史，是仙是鬼，莫能名其境矣。双卿惜黄花慢〔孤雁〕云：“碧尽瑶天。但暮霞散绮，碎翦红鲜。听时愁近，望时怕远，孤鸿一个，去向谁边。素霜已冷芦花渚，更休倩、鸥鹭相怜。暗自眠。凤凰虽好，宁是姻缘。”读此觉虽速我讼，亦不汝从。尚嫌过激，不及此和平中正也。下云：“凄凉劝你无言。趁一沙半水，且度流年。稻梁初尽，网罗正苦，梦魂易警，几处寒烟。断肠可似婵娟意，寸心里、多少缠绵。夜半闲。倦飞误宿平田。”此词悲怨而忠厚，读竟令人泣数行下。

○双卿薄倖幸词

双卿薄倖幸词云：〔咏疟。○西青散记，双卿夙青疟疾，体弱性柔能忍事。即甚闷，色常怡然。一日，双卿春喘，抱杵而立。夫疑其惰，推之仆白傍，杵压于腰，忍痛复舂。炊粥半而疟作，火烈粥溢，沃之以水。姑大诟，掣其耳环曰：出。耳裂环脱，血流及肩。乃拭血毕炊，于是抒白俯地而叹曰：天乎，愿双卿一身，代天下绝世佳人受无量苦。千秋万世后，为佳人者无如我双卿为也。至是为苦疟词，以芦叶书之。叹曰：诚不如化作彩云飞也。〕“依依孤影。浑似梦、凭谁唤醒。受多少、蝶蜂怒，有药难医花证。最忙时、那得功夫，凄凉自整红炉等。总诉尽浓愁，滴乾清泪，冤煞蛾眉不省。〔去过西、来先午，偏放却、更深宵永。正千回万转，欲眠仍起，断鸿叫破残阳冷。晚出如镜。小柴扉、烟锁佳人，翠袖恹恹病。春归望早，只恐东风未肯。”日用细故，信手拈来，都成异采。得双卿词，足为吾别调集生色。

○双卿摸鱼儿

余最爱双卿摸鱼儿云：西青散记：邻女韩西，新嫁而归，性颇慧，见双卿独舂汲，恒助之。疟时，坐于床为双卿泣。不识字，然爱双卿书。乞双卿写心经，且教之诵。是时将返其夫家，父母饯之。召双卿，疟弗能往，韩西亦旨食。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遗双卿。双卿泣为此词，以淡墨细书芦叶。又以竹叶题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阙。〕“喜初晴，晚霞西现。寒山烟外清浅。苔纹乾处容香履

，尖印紫泥犹软。人语乱。忙去倚柴扉，空负深深愿。相思一线。向新月搓圆，穿愁贯恨，珠泪总成串。黄昏后，残热谁怜细喘。小窗风射如箭。春红秋白无情艳。一朵似依难选。重见远。听说道、伤心已受殷勤饯。斜阳刺眼。休更望天涯，天涯只是，几片冷云展。”缠绵凄恻，陇头流水不如是之呜咽也。又凤凰台上忆吹箫云：“寸寸微云，丝丝残照，有无明灭难消。正断魂魂断，闪闪摇摇。望望山山水水，人去去、隐隐迢迢。从今后，酸酸楚楚，只似今宵。青遥。问天不应，看小小双卿，袅袅无聊。更见谁谁见，谁痛花娇。谁望欢欢喜喜，偷素粉、写写描描。谁还管，生生世世，夜夜朝朝。”其情哀，其词苦。用双字至二十余叠，亦可谓广大神通矣。易安见之，亦当避席。

○赵我佩词

近时闺秀，仁和赵我佩君兰，著有碧桃馆词，格调未高，措辞亦不免于俗。余独赏其踏莎行一篇〔春草，〕可为集中压卷。词云：“径绕苔花，庭飞柳絮。池塘寂寞清明雨。西园蝴蝶故依依，东风吹梦来何处。

别浦魂销，画楼人榷。离愁三月长亭路。经年绿遍旧城根，萋萋又送王孙去。”雅丽缠绵，不减陈西麓。

○吴苹香浪淘沙

吴苹香浪淘沙云：“莲漏正迢迢。凉馆灯挑。画屏秋冷一枝箫。真个曲终人不见，月转花梢。何处暮砧敲。黯黯魂销。断肠诗句可怜宵。欲向枕痕寻旧梦，梦也无聊。”此亦郭频伽、杨荔裳流亚。韵味浅薄，语句轻圆。所谓隔壁听之，铿锵鼓舞者也。苹香词可取者如河传云：“春睡。钿起。自兜鞋。立近东风费猜。绣帘欲钩人不来。徘徊。海棠开未开。料得晓寒如此重。烟寸冻。一定留春梦。甚繁华。故迟些。输化。碧桃容易花。”自写愁怨之作，宛转合拍，意味甚长。

○苹香祝英台近

苹香祝英台近〔咏影〕云：“曲阑低，深院锁。人晚倦梳裹。恨海茫茫，已觉此身堕。那堪多事青灯，黄昏才到，又添上影儿一个。最无那。纵然著意怜我。怎又书窗，依依伴行坐。算来驱去应难，避时尚易，索掩却、绣帏推

卧。”苹香父夫俱业贾，两家无一读书者，而独呈翘秀，殆有夙慧也。词意不能无怨，然其情亦可哀矣。

○陈小鲁词

词有故作朴直语，而实形粗鲁者。如陈小鲁鬲溪梅令云：“庭前竹树报平安。不平安。一夜西风吹折、两三竿。缺中来远山。〔此五字有景无情束不住上三句。〕古人只道出门难。入门难。江北江南，也作故园看。玉门何处关。”〔此二句尚可〕又浣溪沙云：“一世杨花二世萍。无疑三世化卿卿。不然何事也飘零。”又太常引云：“水天水地水人家。水上做生涯。一二亩蒹葭。七八亩鞭花藕花。蒹葭活火，菱香藕熟，湖水可煎茶。秋梦有些些。只不管、朝云暮鸦。”〔此二句尚可〕此类大抵皆拾黄山谷、蒋竹山唾余，可厌之极。

○金圣叹论诗词全是魔道

金圣叹论诗词，全是魔道，又出锤、谭之下。其评欧阳公词一卷，穿凿附会，殊乖大雅。且两宋词家甚多，独推欧公为绝调，盖犹是评水浒、西厢之伎俩耳。以论词之例率曲，尚不能尽合。况以论曲论传奇之例论诗词，乌有是处。

○圣叹评欧词

“深花枝。浅花枝。深浅花枝相并时。花枝难以伊。玉如肌。柳如眉。爱著鹅黄金缕衣。啼妆更为谁。”欧阳公长相思词也。可谓鄙俚极矣。而圣叹以前半连用四花枝两深浅字，叹为绝技。真乡里小儿之见。

○圣叹评诗词直是门外汉

圣叹评传奇虽多偏谬处，却能独出手眼。至于诗词，直是门外汉。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，是在有识者。

○作词宜取法乎上

一篇之工，脍炙人口，如山抹微云，梅子黄时雨，暗香、疏影、春水等篇

，名实相副，则亦当之无愧色。然白雪阳春，知音必少。有志之士，自宜取法乎上，压久愈新。若急于求知，如郭频伽、杨荔裳辈，每作一篇，群焉附和，庸夫俗子，皆言其佳。呜呼，诚属高超深厚之作，庸夫俗子，可足以知其佳。庸夫俗子皆言其佳，其不佳也可知矣。

○纤巧之词非佳作

聪明纤巧之作，庸夫俗子每以为佳。正如蜨良逐臭，乌知有苏合香哉。若以王碧山、庄中白之词，不经有识者评定，猝投于庸夫俗子之前，恐不终篇而思卧矣。

○论词不应徒取聪明语

未睹钧天之美，则北里为工。不咏《关雎》之乱，则桑中为隽。徐昌《谈艺录》语也。今人论词，不向风骚中求门径，徒取一二聪明语，叹为工绝，正坐此病。

○作诗词不可有才子气

无论作诗作词，不可有腐儒气，不可有俗人气，不可有才子气。人第知腐儒气俗人气之不可有，而不知才子气亦不可有也。尖巧新颖，病在轻薄。发扬暴露，病在浅尽。腐儒气俗人气，人犹望而厌之。若才子气则无不望而悦之矣，故得病最深。

○宋无名氏九张机

宋无名氏九张机，自是农臣弃妇之词。凄婉绵丽，绝妙古乐府也。词综删存七首。余大雅集中，就乐府雅调两篇，摘录十一首。精粹已尽，不啻窥全豹矣。如云：“一张机。采桑陌上试春衣。风晴日暖慵无力，桃花枝上，啼莺言语，不肯放人归。”又云：“两张机。月明人静漏声稀。千丝万缕相萦系，织成一段，回文锦字，将去寄呈伊。”又云：“三张机。吴蚕已老燕雏飞。东风宴罢长洲苑，轻绡催趁，馆娃宫女，要换舞时衣。”刺在言外。又云：“四张机。鸳鸯织就欲双飞。可怜未老头先白，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又云：“五张机。横纹织就沈郎诗。中心一句无人会，不言愁恨，不言憔悴

，只恁寄相思。”意殊忠厚。又云：“六张机。雕花铺锦半离披。兰房别有留春计，炉添小篆，日长一线，相对绣工迟。”又云：“七张机。春蚕吐尽一生丝。莫教容易裁罗绮，无端翦破，仙鸾彩凤，分作两边衣。”苦心密意，不忍卒读。又云：“八张机。回纹知是阿谁诗。织成一片凄凉意，行行读遍，厌厌无语，不忍更寻思。”又云：“九张机。双花双叶又双枝。薄情自古多离别，从头到底，将心萦系，穿过一条丝。”双花七字，何等亲切。从头三句更慎重，可以观，可以怨。又云：“轻丝象床，玉手出新奇。千花万草光凝碧，裁缝衣著，春天歌舞，飞蝶语黄鹂。”欢乐语中含凄感。又云：“春衣素丝。染就已堪悲。尘昏汗污无颜色，应同秋扇，从兹永弃，无复奉君时。”此章最沉痛，似为贬节者言之，观次句可见。以一言何况，又加以尘污也。凄凉怨慕，千古孤臣孽子劳人思妇读之，皆当一齐泪下。九张机纯自小雅、离骚变出。词至是，已臻绝顶。虽美成、白石亦不能为。

○九张机全是寄怨之作

九张机全是寄怨之作。其缘起云：“醉留客者，乐府之旧名。九张机者，才子之新调。凭戛玉之清歌，写掷梭之春怨。章章寄恨，句句言情。”诗云：“一掷梭心一缕丝，连连织就九张机。从来巧思知多少，苦恨春风久不归。”可知其寄意矣。

○九张机词千年绝调

词至九张机，高处不减风骚，次亦子夜怨歌之匹，千年绝调也。皋文词选独遗之，亦不可解。

○词须观全体

王介甫谓张子野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不及李世英“朦胧淡月云来去”。此仅就一句言之，未观全体，殊觉武断。即以一句论，亦安见其不及也。

○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为词中鼻祖

太白菩萨蛮、忆秦娥两阙，神在个中，音流弦外，可以是为词中鼻祖。
[寻词之祖，断自太白可也，不必高语六朝。

○飞卿词独绝千古

飞卿短古，深得屈子之妙，词亦从楚骚来。所以独绝千古，难乎为继。

○唐人词所传不多

唐人词，所传不多，然皆见作意。即于平淡直率中，亦觉言近旨远。正如汉魏之诗，语句虽有工拙，气格固自不同。至五代则声色渐开，瑕瑜互见，去取不当，误人匪浅矣。

○以词较诗

以词较诗，唐犹汉魏，五代犹两晋六朝，两宋犹三唐，元明犹三唐，元明犹两宋，国朝词亦犹国朝之诗也。

○香山长相思

香山长相思云：“暮雨潇潇郎不归，空房独守时。”[香山此词绝佳，惟上半阙词近鄙褻。]绝不费力，自然凄警。若“黄昏却下潇潇雨。”[朱淑真词]便见痕迹。

○王建调笑令

王仲初调笑令云：“弦管。弦管。春草昭阳路断。”结语凄怨，胜似宫词百首。

○古人词小疵

炼字琢句，原属词中末技。然择言贵雅，亦不可不慎。古人词有竟体高妙，而一句小疵，致令通篇减色者。如柳耆卿“对萧萧暮雨洒江天”一章，情景兼到，骨韵俱高。而有“想佳人妆楼长望”之句。佳人妆楼四字，连用俗极，亦不检点之过。又如王君玉望江南云：“碧瓦烟昏沉柳岸，红绡香润入梅天。”可谓精于造句。[红绡七字为荆公所爱。]而接语云：“飘洒正萧然。”

” [五字意尽] 殊病空滑，与上不称。又如姜白石石湖仙一阙，自是高境。而“玉友金蕉玉人金缕”八字纤俗，固不能为白石讳。又如高竹屋“月冷霜袍拥”一篇，旁面取势，亦可谓思深意远。惟“想见那”三字，不免粗鄙。此类皆失之不检，致使敲金戛玉之词，忽与瓦缶竞奏。白璧微瑕，固是恨事。

○词中可偶作诗词

昔人谓诗中不可著一词语，词中亦不可著一诗语，其间界若鸿沟。余谓诗中不可作词语，信然。若词中偶作诗语，亦何害其为大雅。且如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等句，诗词互见，各有佳处。彼执一而论者，真井蛙之见。

○词中不可作曲语

诗中不可作词语，词中不妨有诗语，而断不可作一曲语。温、韦、姜、史复起，不能易吾言也。

余乡能词者，张猗谷 [崇闾] 有梦溪棹讴二卷。赵次梅 [彦俞] 有瘦鹤轩词一卷。两君之词，摘录一二于词则中。而余所服膺者，则庄中白蒿庵词也。他人词皆不免为风气所囿，蒿庵则吐弃凡庸，冥心独往，乎不可尚已。

○植庵词

植庵词一卷，余友李子薪 [慎传] 所撰也。子薪年逾四十，始习倚声。学力未充，而才气甚旺。使天假之年，未始不可为迦陵嗣响。贺新凉六阙，余录入放歌集中，所以存旧交也。

○唐少白金缕曲

吾乡唐少白 [煜] 与余为中表兄弟。年少工词。后困于衣食，未能充其学力之所至。年未五十下世，可叹也。犹记其金缕曲 [登岱] 二章云：“此是擎天柱。峙崖崖、青连不断，平分齐鲁。老柏苍松高十丈，对著罡风絮语。犹自说、秦皇汉武。欲识前朝兴废事，把山灵、唤起谈今古。哭还笑，歌复舞。望中遥见金闾路。人道是、孔颜师弟，登临之处。白马当时疑匹练，只今变为烽火。忍细认、江南故土。天谓此山南北限，为神京、万古撑门户。愁飞鸟，尚

难度。”次章云：“万仞丹梯路。其中有、神房阿阁，秦碑汉树。下视齐州烟九点，上接青天尺五。占膏壤、中居于鲁。西望长安东瞰海，更北连燕赵南吴楚。小天下，空寰宇。一声长啸千山暮。却杂入、村夫樵唱，牧童笛谱。峭壁崖云乱涌，怪石嵯峨如虎。有松柏、凌风而舞。问有仙缘能遇否。已石闾、烟锁无仙住。收胜境，付金缕。”笔意豪迈，亦板桥之流亚。

○王耕心论词

正定王道农〔耕〕心天才超逸，博学多能。经史古文诗词之类，皆能淹贯古今，独抒己见。而尤精于内典。其论词亦以大雅为主，而不废猛起奋末之音。余词得力处，半由蒿庵一言，半由道农子薪辩论之功也。

○鞠龛满江红

道农以其尊翁鞠龛姻丈〔荫祐〕满江红四篇示余。〔原序云：咸丰甲寅，客海州，与王子扬、刘子谦、殿坝，许牧生、吴莲卿、周廉廷、张溥斋朝夕过从，觞咏甚乐。吴介轩用少陵饮中八仙歌韵赋诗矜宠之。离隔以来，几陈迹矣。今廉廷便途见过，谓已绘图留证堕欢，命曰海国骚音，兼示所作弁言及诸贤题咏。枵触往梦，不能无言。〕其一云：“弹铗悲吟，问谁是、平津侯者。仅年来、怀中刺灭，琴前曲寡。一例空堂栖燕雀，虚名随处拌牛马。甚海滨、翻值钓鳌人，争相迓。延陵季，词源泻。高阳裔，才名亚。又客星几点，攒眉结社。湘汉骚人联棣萼，张王乐府争雄霸。镇多情、把臂到狂奴，论风雅。”其二云：“击钵声声，浑不为、风云月露。算都是、苍茫身世，郁怀喷吐。柳色虹桥惊战伐，菊花九日伤迟暮。仅旁人、肿背诧驼峰，甘陵部。仙耶怪，予和汝。床上下，人三五。仗彩毫收入，浣花旧谱。杜老风华传绮季，酒龙序次排诗虎。齿牙、余论我难胜，公其误。”其三云：“顾曲雄才，合放尔、出人头地。尚关心、西园余韵，再纒番图记。鸿爪印留修襖帖，龙头人似催租吏。倚征篷、促和右军诗，斜阳里。君且去，门须闭。依便学，陈无己。待哀猿啼彻，恐应出涕。偶破天慳成此会，再联萍影谈何易。看眼中、落落聚星群，还余几。”其四云：“对此茫茫，没著落、愁人一个。浑不耐、堕欢如梦，乱愁如火。聚合何关神鬼忌，抛离忍使因缘左。诵河梁、五字断肠诗，铅婆堕。休便说，刘琨卧。休浪炙，淳于果。怕阶前尺地，也难容我。谁续罪言怜杜牧，枉传仙侣侔张果。问何年、位业纪真灵，弹冠贺。”感激豪宕，直可摩迦陵之叠。

○马眉生有词癖

吾邑马眉生〔尚珍〕天资甚优，生有词癖。充其力量所至，可以卓然成家。己卯秋，会于金陵旅次，畅论词学源流，并赠以旧录唐宋词一本。不见马生久矣，谅于此中消息，必有所得。他日覩面，再当重与切磋也。

○余词初有淫冶叫嚣之失

眉生好为艳词，间作壮语。余友王竹庵〔凤起〕亦有此癖。余初为词，亦不免淫冶叫嚣之失。犹忆丙子报罢后，宴竹庵座中，赋临江仙云：“落日江干分手处，无端重见云英。眉棱犹带远山青。多卿珍重意，苦语慰飘零。飒飒西风摧劲羽，萧郎憔悴而今。宾鸿嘹唳过前汀。红灯摇客梦，明月碎秋心。”又金缕曲〔秋江送别，座有歌者，即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见也。琵琶三弄，哀怨不胜，为赋此曲。云：“鹃血凝罗袖。拨檀槽、轻拢漫，双蛾浅逗。诉尽半生恩怨语，飒沓悲风来骤。正鸿雁、初飞时候。一曲琵琶弹未彻，已青衫、为汝重重透。再为我，一挥手。当年丝竹春江口。惜韶华、良辰莫负，暗抛红豆。今日云英还未嫁，我亦杜陵消瘦。又待折、渡头杨柳。眼底茫茫分南北，也无心、再进当筵酒。江月白，浪花吼。”又九日登岳墩感怀赋前调后半阙云：“丝丝惨结秋阴候。抚危阑、生平细数，仅多一孱一愁。三十男儿仍落拓，何论中年以后。况又值、西风重九。破帽多情偏恋我，问何人、印佩黄金斗。中原望，悲风吼。”又前调云：“箕踞狂呼聊复尔，拭青萍、夜夜光凝紫。便欲击、唾壶醉。”下云：“黄花小圃饶秋意。扫苍苔、眠不藉草，径须觅醉。得失鸡何足数，一笑浮云富贵。聊自学、田家生计。不信马周终落拓，倒金尊、且了东篱事。更不下，穷途泪。”〔余戊子捷南闱，诗题金浮菊催开宴，此亦词讖也。〕皆不足语于大雅。余曾作罗敷艳歌云：“红桥一带伤心地，烟雨凄凄。燕子楼西。难道东风不肯归。青旗冷趁飞鸦起，沽酒人稀。旧恨依依。一树垂杨袅乱丝。”意境似尚深厚。又青门引云：“断肠无奈送春归，落花时节，妆阁镇常掩。”下云：“梦魂应苦关山远。只傍闲庭院。”亦尚有沉至之思。视前金缕曲诸篇，浅深判然矣。

●卷六

○两宋词家胜处

周、秦词以理法胜。姜、张词以骨韵胜。碧山词以意境胜。要皆负绝世才，而又以沉郁出之，所以卓绝千古也。至陈、朱则全以才气胜矣。

○乔笙巢评少游词

乔笙巢云：“少游词寄慨身世，闲雅有情思。酒边花下，一往而深，而怨诽不乱，悄乎得小雅之遗。”又云：“他人之词，词才也。少游，词心也。得之于内，不可以传。虽子瞻之明隽，耆卿之幽秀，犹若有瞠乎后者，况其下耶。”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。淮海何幸，有此知己。

○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

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，流派虽分，本原则一。惟方外之葛长庚，闺中之李易安，别于周、秦、姜、史、苏、辛外，独树一帜。而亦无害其为佳，可谓难矣。然毕竟不及诸贤之深厚，终是托根浅也。

○葛长庚词无方外习气

葛长庚词，风流凄楚，一片热肠，无方外习气。余尤爱其水调歌头云：“江上春山远，山下暮云长。相留相送，时见双燕语风樯。满目飞花万点，回首故人千里，把酒沃愁肠。回雁峰前路，烟树正苍苍。漏声残，灯焰短，马蹄香。浮云飞絮，一身将影向潇湘。多少风前月下，迢迢天涯海角，魂梦亦凄梦。又是春将暮，无语对斜阳。”

○李易安胜葛长庚

葛长庚词，脱尽方外气。李易安词，却未能脱尽闺阁气。然以两家较之，仍是易安为胜。

○魏夫人去易安尚远

宋闺秀词，自以易安为冠。朱子以魏夫人与之并称。魏夫人堪出朱淑真之右，去易安尚远。

○高仲常贫也乐

金高仲常贫也乐云：“城下路。凄风露。今人犁田昔人墓。岸头沙。带蒹葭。漫漫昔时，流水今人家。”

黄埃赤日长安道。倦客无浆马无草。开函关。闭函关。千古如何，不见一人闲。”按赵闻礼辑阳春白雪集载此词，乃贺方回小梅花前半阙也，兹从词综本。〔章法句法，不古不今，亦不类乐府，词中别调也。〕

○题项羽庙词

宋无名氏题项羽庙念奴娇一阙，魄力雄大，劲气直前，更不作一浑厚语。开其年、板桥一派。此学稼轩而有流弊者，稼轩不任其咎也。

○竹山满江红

“浪远微听葭叶响，雨残细数梧梢滴。”竹山满江红语友。上有小窗幽阒之句，此二语不是阒寂中如何辨得。竹山词多粗，惟此二语最细。

○稼轩满江红

稼轩满江红〔送李正之提刑入蜀〕云：“东北看眷诸葛表，西南更草相如檄。把功名、收拾付君侯，如椽笔。”又云：“赤壁矶头千古恨，铜陌上三更月。正梅花、万里雪深时，须相忆。”龙吟虎啸之中，却有多少和缓。不善学之，狂呼叫嚣，流弊何极。

○稼轩词朴处见长

稼轩词有以朴处见长，愈觉情味不尽者。如水调歌头结句云：“东岸绿阴少，杨柳更须栽。”信手拈来，便成绝唱，后人亦不能学步。

○张孝祥六州歌头

张孝祥六州歌头一阙，淋漓痛快，笔饱墨酣，读之令人起舞。惟“忠愤气填膺”一句，提明忠愤，转浅转显，转无余味。或亦耸当途之听，出于不得已耶。〔朝野遗记云，安国在建康留守席中赋此，魏公为罢席而入。〕

○东坡西江月

东坡西江月云：“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追进一层，唤醒痴愚不少。

○东坡浣溪沙

东坡浣溪沙〔游蕲水清泉寺〕云：“谁道人生难再少，君看流水尚能西。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愈悲郁，愈豪放，愈忠厚。令我神往。〔原注寺前水西流。〕

○赵瑞行满江红

赵瑞行满江红云：“三十年前，爱买剑买书买画。凡几度诗坛争敌，酒兵争霸。春色秋光如可买，钱慳也、不曾论价。任精豪、争肯放头低，诸公下。今老大，空嗟讶。思往事，还惊诧。是和非未说，此心先怕。〔太粗直〕万事全将飞雪看，一闲且向贫中借。乐余龄、泉石在豪育，吾非诈。”粗豪中有劲直之气。袭稼轩皮毛，亦蒋竹山流亚，宋词之最低者。〔周公谨浩然斋雅谈内载此词。〕然词品虽不高，而笔趣尚足，不过恶劣。至陆种园满江红云〔赠王正子〕：“同是客，君尤苦。两人恨，凭谁诉。看囊中罄矣，酒钱何处。吾辈无端寒至此，富几何物肥如许。脱敝裘、付与酒家娘，摇头去。”暴言竭辞，何无含蓄至此。板桥幼从种园学词，故笔墨亦与之化。

○刘潜夫词

刘潜夫满江红云：“空有鬓如潘骑省，断无面见陶彭泽。便倒倾、海水浣衣尘，难湔涤。”又沁园春〔梦方孚若〕云：“天下英雄，使君与操，余子何堪共酒杯。”又云：“使李将军，遇高皇帝，万户侯，何足道哉。”又〔赠孙季蕃〕云：“天地无情，功名有数，千古英雄只么休。平生事、独羊昙一个，泪洒西州。”沉痛激烈，几欲敲碎唾壶。

○南渡后词

二帝蒙尘，偷安南渡，苟有人心者，未有不拔剑斫地也。南渡后词，如赵忠简满江红云：“欲待忘忧除是酒，奈酒行有尽愁无极。便挽将、江水入尊，浇胸臆。”张仲宗贺新郎云：“梦绕神州路。怅秋风、连营画角，故宫离黍。底事昆仑倾砥柱。九地黄流乱注。聚万落千村狐兔。天意从来高难问，况人情、易老悲难诉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”又石州慢结句云：“万里想龙沙，泣孤臣吴越。”朱敦儒相见欢云：“中原乱，簪缨散，几时收。试倩悲风，吹泪过扬州。”张安国浣溪沙云：“万里中原烽火北，一尊浊酒戍楼东。酒阑挥泪向悲风。”刘潜夫玉楼春云：“男儿西北有神州，莫滴水西桥畔泪。”刘叔仁念奴娇云：“其肯为我来耶，河阳下士，正是强人意。勿谓时平无事也，便以言兵为讳。眼底山河，楼头鼓角，都是英雄泪。功名机会，要须闲暇先备。”刘改之沁园春〔上郭帅〕云：“威撼边城，气吞胡虏，惨淡尘沙飞北风。中兴事，看君王神武，驾驭英雄。”又八声甘州〔送湖北招抚吴猎〕云：“望中原驰驱去也，拥十州牙纛正翩翩。春风早，看东南王气，飞绕星躔。”黄几仲虞美人云：“书生万字平戎策，苦泪风前滴。”王子文西河云：“天下事，问天怎忍如此。”下云：“纵有英心谁寄，近新来，又报烽烟起。”曹西士西河云：“漫哀痛，无及矣。无情莫问江水。西风落日，惨新亭、几人堕泪。战和何者是良谋，扶危但看天意。”陈龟峰沁园春〔丁酉岁感事〕云：“谁使神州，百年陆沉，青毡未还。怅晨星残月，北州豪杰，西风斜日，东帝江山。刘表坐谈，深源轻进，机会失之弹指间。伤心事，是年年冰合，在在风寒。说和说战都难。算未必、江沱堪宴安。叹封侯心在，鲸失水，平戎策就，虎豹当关。渠自无谋，事犹可做，更剔残灯抽剑看。麒麟阁，岂中兴人物，不尽儒冠。”方巨山满江红云：“倘只消、江左管夷吾，终须有。”又水调歌头云：“莫倚阑干北，天际是神州。”张方叔贺新凉云：“世上岂无高卧者，奈草庐、烟锁无人顾。”李广翁贺新凉云：“落落东南墙一角，谁护山河万里。问人在、玉关归未。老矣青山灯火客，抚佳期、漫洒新亭泪。歌哽咽，事如水。”〔浩然斋雅谈，淳间，丹阳太守重修多景楼，高宴落成，一时席上皆湖海名流。酒余，主人命妓持红笺徵诸客词。〕秋田词先成，众人惊赏，为之阁笔。〕此类皆慷慨激烈，发欲上指。词境虽不高，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。

○董文友词

董文友词能言情，不堪论事。其望梅花〔过鹦鹉洲〕、贺新郎〔淮阴祠〕两调，偶为慷慨之词，立见其蹶。措语固不能圆健，平仄亦有颠倒处。

○陈其年哨遍

陈其年哨遍两篇，一气盘旋，排山倒海。论其气力，几欲突过稼轩。只是雄而不浑，直而不郁。故初读令人色变，再读令人齿冷矣。

○其年题彭禹峰集词

其年读彭禹峰集一篇，后半云：“噫此世何为，崖疆好以公充饵。爨地。鬼生、鼓声死。犹记靖州城，连营贼火，楚歌帐外凄然起。公左挈人头，右提酒瓮，大嚼辕门残。奈缚他，乌获霍渐离，则女子庸奴尽胜之，论通侯羊头羊胃。”亦可谓直言无忌。

○其年柬丁飞涛词

其年柬丁飞涛一篇，起云：“大叫高歌，脱帽欢呼，头没酒杯里。”又云：“君不见、庄周漆园傲吏。洋玩弄人间世。又不见，信陵暮年失路，醇酒妇人而已。”又云：“我劝君、莫负赏花时，幸归矣，长嘘复奚为，算人生亦欲豪耳。今宵饮博达旦，酒三行以后，汝为我舞，吾为若语，手作拍张言志。黄须笑捋凭红肌，论英雄如此足矣。”又西平乐〔王谷卧疾村居、舟过讯〕云：“只须翦烛，无须烹韭，欲与君言，竟上君床。君不见、石鲸跋浪，铁马呼风，今日一片关山，五更刁斗，何处乾坤少战场。”笔力未尝不横绝，惜其一发无余。

○余论词在本原

或谓渔洋分甘余话云：“胡应麟病苏黄古诗，不为十九首建安体，是欲乡世天马之足，作辕下驹也。子病迦陵词不能沉郁，毋乃类是。”余曰：“此不可一例论也。胡氏以皮相论诗，故不足以服渔洋之心。余论词，则在本原。观稼轩词，才力何尝不大，而意境亦何尝不沉郁。如谓才力大者则不必沉郁，则陈、王、李、杜之诗转出苏、黄下矣，有是理哉。”

○稼轩词于雄莽中饶隽味

稼轩词，于雄莽中别饶隽味。如“马上离愁三万里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。‘又，’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。”多少曲折。惊雷怒涛中，时见和风暖日。所以独绝古今，不容人学步。

○稼轩词于悲壮中见浑厚

稼轩词如“旧恨春江流不尽，新恨云山千叠。”又，“前度刘郎今重到，问玄都千树花存否。”又，“重阳节近多风雨。”又，“秋江上，看惊弦雁避，骇浪船回。”又，“佳处径须携杖去，能消几两平生屐。笑尘劳三十九年非，长为客。”又，“楼观甫成人已改，旌旗未卷头先白。叹人生哀乐转相寻，今犹昔。”又，“秋晚菁莼鲈江上，夜深儿女灯前。”又，“三十六宫花溅泪，春声何处说兴亡。燕双双。”又，“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”。又，“功成者去，觉团扇便与人疏。吹不断斜阳依旧，茫茫禹迹都无。”皆于悲壮中见浑厚。后之狂呼叫嚣者，动托苏、辛，真苏、辛之罪人也。

○迦陵本原未厚

苏辛词，后人不能摹仿。南渡词人，沿稼轩之后，惯作壮语，然皆非稼轩真面目。迦陵力量，不减稼轩，而卒不能步武者，本原未厚也。后人更欲学之，恐又为迦陵窃笑矣。

○比与兴之别

或问比与兴之别。余曰：宋德太学生百字令，祝英台近两篇，字字譬喻，然不得谓之比也。以词太浅露，未合风人之旨。如王碧山咏萤、咏蝉诸篇，低回深婉，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，可谓精于比义。〔婉讽之谓比，明喻则非。随园诗话中所载诗如咏六月菊云：“秋士偶然轻出处，高人原不解炎凉。”咏落花云：“看他已逐东流去，却又因风倒转来。”咏茶灶云“两三杯水作波涛”等类，皆舌尖聪明语，恶薄浅露，何异刘四骂人。即“经纶犹有待，吐属已非凡”之句，无不倾倒，然亦不过考试中兴会佳句耳，于风诗比义了不相关。宋人“而今未问和羹事，且向百花头上开”，自是富贵福泽人声口，以云风格，视经纶句又低一筹矣。〕若兴则难言之矣。托喻不深，树义不厚，不足

以言兴。深矣厚矣，而喻可专指，义可强附，亦不足以言兴。所谓兴者，意在笔先，神余言外，极虚极活，极沉极郁，若远若近，可喻不可喻，反覆缠绵，都归忠厚。求之两宋，如东坡水调歌头、卜算子〔雁〕，白石暗香疏影，碧山眉妩〔新月〕、庆清朝〔榴花〕、高阳台〔残雪庭除一篇〕等篇，亦庶乎近之矣。

○风骚有比兴之义

风骚有比、兴之义，本无比、兴之名。后人指实其名，已落次乘。作诗词者，不可不知。

○风诗用意各有所在

风诗三百，用意各有所在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故能感发人之性情。后人强事臆测，系以比、兴、赋之名，而诗义转晦。子朱子于楚词，亦分章而系以比、兴、赋，尤属无谓。

○樊榭词命意未厚

词有貌不深而意深者，韦端已菩萨蛮，冯正中蝶恋花是也。若厉樊榭诸词，造语虽极幽深，而命意未厚，不耐久讽，所以去古人终远。

○樊榭造句多幽深

樊榭造句多幽深，人措词则全在洗炼，又不逮樊榭远甚。

○人词胜骈文

人所长者，律赋诗帖耳。古文固非所能，骈文亦不免平庸。词较胜于骈文，然亦未见高妙。至古今体诗，则下驷之乘矣。大抵人先生可为近时高手，论古则未也。

○朱陈厉三家词

朱、陈、厉三家，可谓极词之变态。以云骚雅，概未之闻。

○尤西堂更漏子

尤西堂更漏子云：“五更风，三点雨。并作零钟断鼓。残叶影，落花魂。凄凄来叩门。天涯雁。飞声乱。叫出伤心一片。倚半枕，拥孤衾。相思睡不成。”前半直似鬼语，后半不免粗浮，殊负此调。

○迦陵精于炼句

人辈工于炼字耳。迦陵则精于炼句。如云：“秋色冷并刀，一派酸风卷怒涛。”又，“长城夜月一轮孤，沙场战马千群黑。”又，“水云葛，阳阴杂糅，奇石成狮破空走。”又，“秋生海市，红日一轮孤隐。”又，“短鬓飒秋叶，僵指矗枯牙。”又，“大江边，残照里，仲宣楼。”又，“曼声长啸，碧云片片都裂。”又，“轻舟夜翦秋江，西风鳞甲生江面。”又，“隐隐前林暝翠，暗结精蓝。”又，“老松三百本，山雨响遍张鳞甲。”又，“想月明千里，战袍不夜，西风万马，杀气临边。”又，“十月疏砧，一城冷雁，不许愁不望乡。”又，“我到中原，重寻旧迹，牧笛吹风起夜波。”又，“一派大江流日夜，卷云涛、舞上青山髻。”造句皆精警夺目，读之可增长笔力。

○其年水调歌头

其年水调歌头〔雪夜再赠季希韩〕云：“纵不神仙将相，但遇江山风月，流落亦为佳。岂意有今日，侧帽数哀笳。”流落亦为佳，已是难堪。今则并此不能矣。岂意五字，悲极愤极，如闻熊啼兕吼。

○梦窗词悲郁和厚

稼轩词云：“而今已不如昔，后定不如今。”即其年水调歌头之意，而意境却别。然读梦窗之“后不如今今非昔，两无言、相对沧浪水。”悲郁而和厚，又不必为稼轩矣。

○宋无名氏鹧鸪天

宋无名氏鹧鸪天云：“镇日无心扫黛眉。临行愁见理征衣。樽前恐伤郎意，阁泪汪汪不敢垂。停宝马，捧瑶卮。相斟相劝忍分离。不如饮待奴先醉，图得不知郎去时。”语不必深，而情到至处，亦绝调也。惟措词近曲，终欠大雅。

○字面应慎用

词中如佳人、夫人、那人、檀郎、伊家、香腮、心儿、莲瓣、双翘、鞋钩、断肠天、可怜宵、莽乾坤、哥、奴、姐、耍等字面，俗劣已极，断不可用。即老子、玉人、则个、好个、那个、拌个、原是、娇、兜鞋、恁些、他、儿等字，亦以慎用为是。盖措词不雅，命意虽佳，终不足贵。

○张子野词最见古致

张子野词，最见古致。如云：“江水东流郎在西，问尺素何由到。”情词凄怨，犹存古诗遗意。后之为词者，更不究心于此。

○黄鲁直词间有佳者

黄鲁直词，乖僻无理，桀傲不驯，然亦间有佳者。如望江东云：“江水西头隔烟树。望不见、江东路。思量只有梦来去。更不怕、江阑住。灯前写了书无数。算没个、人传与。直饶寻来雁分付。又还是、秋将暮。”笔力奇横无匹，中有一片深情，往复不置，故佳。

○词贵浑涵

词贵浑涵，刻挚不能浑涵，终属下乘。晁无咎咏梅云：“开时似雪。谢时似雪。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，香非在萼。骨中香彻。”费尽气力，终是不好看。宋末萧泰来霜天晓角一阕，亦犯此病。

○方回瑞鹧鸪

方回瑞鹧鸪云：“初未试愁那是泪，每浑疑梦奈余香。”此种句法，直是贺老从心化出。

○美成艳词

美成艳词，如少年游、点绛唇、意难忘、望江南等篇，别有一种姿态。句句洒脱，香区泛话，吐弃殆尽。

○美成荣枯系于一词

美成以少年游 [“并刀如水”一篇] 一词通显，以望江南 [“歌席上”一篇] 一阕得罪。荣枯皆系于一词，异矣。

○美成蝶恋花

美成蝶恋花云：“鱼尾霞生明远树。翠壁黏天，玉叶迎风举。一笑相逢蓬海路。人间风月如尘土。翦水双眸云半吐。醉倒天瓢，笑语生青雾。此会未阑须记取。桃花几度吹红雨。”语带仙气，似赠女冠之作。否则故为隐语，已为梦窗“北斗秋横”、“春温红玉”两篇，开其先路。

○词人好作精艳语

词人好作精艳语。如左与言之“滴粉搓酥”，姜白石之“柳怯云松”，李易安之“绿肥红瘦”、“宠柳娇花”等类，造句虽工，然非大雅。

○放翁词

“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”放翁伤其妻之作也。[放翁妻唐氏改适赵士程。]“不合画春山、依旧留愁住。”放翁妾别放翁词也。前则迫于其母而出其妻。后之迫于后妻而不能庇一妾。何所遭之不偶也。至两词皆不免于怨，而情自可哀。

○吴元可采桑子

吴元可采桑子：“一样东风两样吹。”轻浅语，自是元人手笔。国朝陈玉基之“欲骂东风误向西”，愈趋愈下矣。

○沈景高和刘龙洲指甲词

刘龙洲沁园春，为词中最下品。元人沈景高，有和刘龙洲指甲一篇，句句握捏，又不及改之远甚。而俞焯云：“景高旧家子也。余见此词纤丽可爱，因定交焉。”当时赏识如此，何怪元词之不振也。

○明代两花影词

明代施浪仙花影词四卷，卑卑不足道。求其稍近于雅者，不获三五阙。同时马浩澜亦有花影词三卷。陈言秽语，又出浪仙之下。而当时并负词名，即后世犹有称述之者。真不可解。

○遣词贵典雅

遣词贵典雅。然亦有典雅之事，数见不鲜，亦宜慎用。如莲子空房、人面桃花等字，久已习为套语，不必再拾人唾余。

○朱贺柳词

宋人朱行中渔家傲云：“拌一醉。而今乐事他年泪。”贺方回惜双双云：“回首笙歌地。醉更衣处长相记。”同一感慨，而朱病激烈，贺较深婉。柳耆卿戚氏云：“红楼十里笙歌起，渐平沙落日衔残照。”意境甚深，有乐极悲来、时不我待之感。而下忽接云：“不妨且系青骢，漫结同心，来寻苏小。”荒漫无度，遂使上二句变成淫词，岂不可惜。

○辛词与柳词迥别

耆卿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荒漫语耳，何足为韵事。稼轩“悲莫悲生离别，乐莫乐新相识，儿女古今情。富贵非吾事，归与白鸥盟。”愤激语而不离乎正，自与耆卿迥别。然读唐人“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之句，情理两融，又婉折多矣。

○冠柳词

王通叟词名冠柳。北宋词家极多，独云冠柳，仍是震于耆卿名，而入其彀中耳。观其命名，即可知其词之不足重。嗣后以清平乐一词被谪，不亦宜乎。

○李汉老词

宋李汉老〔谥文敏〕，有“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”之句，一时脍炙人口。然此语亦似雅而俗。

○苏辛两家不同

东坡心地光明磊落，忠爱根于性生，故词极超旷，而意极和平。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，而机会不来。正则可以为郭、李，为岳、韩，变则即桓温之流亚。故词极豪雄，而意极悲郁。苏、辛两家，各自不同。后人无东坡胸襟，又无稼轩气概，漫为规模，适形粗鄙耳。

○坡仙独绝千古

和婉中见忠厚易，超旷中见忠厚难，此坡仙所以独绝千古也。

○词以人传

岳少保、韩蕲王、文信国俱能为词，而少保为稍胜。然此皆词以人传，并非有独到处也。浅见者遽叹为工绝，殊可不必。

○康伯可顺庵乐府

顺庵乐府五卷，康伯可作也。伯可词爱知于高宗。当其上中兴十策时，何减于贾长沙之洞若观火。后以谄桧得进，〔有今皇御极，视公宰相为腹心之对。〕富贵热中，顿改其素。苟攸、苟之事操，晦于始而明于终，犹可恕也。伯可之谄桧得进桧，明于始而晦于终，不可恕也。然其词哀感顽艳，仅有佳者。陈质斋云：“伯可词鄙褻之甚，〔此语论其人则可，论其词则未尽然也。〕此不足以服其心。”至王性之云：“伯可乐章，令晏叔原不得独擅。”此又等于瞽者辨黑白矣。

○曾纯甫词

黍离麦秀之悲，暗说则深，明说则浅。曾纯甫词，[黄叔云，纯甫东都故老，词多感慨。如金人捧露盘、忆秦娥等曲，凄然有黍离之感。]如“雕阑玉砌，空余三十六离宫。”又云：“繁华一瞬，不堪思忆。”又云：“丛台歌舞无消息。金樽玉管空陈迹。”词极感慨，但说得太显，终病浅薄。碧山咏物诸篇，所以不可及。

○程正伯词

程正伯与子瞻为中表兄弟，有书舟雅词一卷。余观其词浅薄者多，高者笔意尚闲雅，去坡仙何止万里。

○正伯词与坡仙不同

竹谓正伯词有与坡仙相乱者。余谓两人词，一洪一纤，一深一浅，如水炭之不相入。无俟辨而可明，何虑其相乱也。

○余所赏之正伯词

正伯词，余所赏者惟渔家傲结处云：“细拾残红书怨泣。流水急。不知那个传消息。”为有深婉之致。其次则水龙吟云：“算好春长在，好花长见，原只是、人憔悴。”及词选所录卜算子一阕，尚有可观。余则一篇之中，雅郑多不分矣。

○秀水学正伯

程正伯掩凄凉黄昏庭院一篇，后来秀水词与此种笔路最近。乃竹自谓学玉田，未免欺人太甚。

○朱真非腐儒

词综所录朱晦翁水调歌头、真西山蝶恋花，虽非高作，却不沉闷。固知不

是腐儒。

○杜伯高词

杜伯高词气魄绝大，音调又极谐。所传不多，然在南宋，可以自成一队。陈同甫云：“伯高乘风逸足，而鸣以和鸾。”评论甚当。

○曹洁躬满江红

国初曹洁躬满江红〔钱塘观潮〕云：“城上吴山遮不住，乱涛穿到严滩歇。是英雄未死报讎心，秋时节。”沉雄悲壮，笔力千钧，读之起舞。竹和作，已非敌手，何论余子。

○尤西堂论词

尤展成云：“近日词家，爱写闺，易流狎昵。蹈扬湖海，动涉叫嚣。二者交病。”西堂此论，可谓深中词人之弊。顾自言之而自蹈之，何耶。

○孔季重鹧鸪天

孔季重鹧鸪天云：“院静厨寒睡起迟。秣陵人老看花时。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潮坏殿基。伤往事，写新词，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谁。”胜国之感，情文凄艳。较五代时鹿虔临江仙一阙所谓“烟月不知人世改，夜阑还照深宫。藕花相向野塘中。暗伤亡国，清露泣香红”者，可以媲美。

○红豆词人与王桐花

“把酒嘱东风，种出双红豆。”吴{卅园}次词也，当时有红豆词人之号。“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凤。”王阮亭词也，京师人呼为王桐花。此类皆一时情艳语，绝无关于词之本原。而当时转以此得名，何其浅也。

○一语之工倾倒一世

宋人如红杏尚书、贺梅子、张三影、山抹微云秦学士、露华例影柳屯田、晓风残月柳三变、滴粉搓酥左与言之类，皆以一语之工，倾倒一世。宋与柳、左无论矣。独惜张、秦、贺三家，不乏杰作，而传诵者转以次乘。岂白雪阳春竟无和者与，为之三叹。

○一篇之工传播艺林

子野吊林君复诗“烟雨词亡草更青”，蔡君谟寄李良定诗“多丽新词到海边”，此则一篇之工，见诸吟咏。然亦其人并非专家，故不惜以一篇之工，艺林传播。〔国朝崔黄叶、崔红叶，亦犹是也〕至贺梅子、张三影、秦学士，词品超绝。而亦以一语之工得名，致与诸不工词者同列，则亦安用此知己也。

○容若饮水词才力不足

容若饮水词，才力不足。合者得五代人凄婉之意。余最爱其临江仙〔寒柳〕云：“疏疏一树五更寒。爱他明月好，憔悴也相关。”言中有物，几令人感激涕零。容若词亦以此篇为压卷。

○樊榭词笔幽艳

樊榭词笔幽艳，盖亦知陈、朱之悖乎古，而别出旗鼓以争胜。浅见者遂谓其从风骚来。其实不过袭梅溪、梦窗、玉田面目，而运以幽冷之笔耳。然不可谓非作手。

○陈朱万词与风骚相背

陈、朱词，显悖乎风骚。樊榭则隐违乎风骚。而不知风骚门径，必不容与之相背也。

○陈朱厉各有所胜

陈以雄阔胜，可药纤小之病。朱以隽逸胜，可药拙滞之病。厉以幽峭胜，可药陈俗之病。不可谓之正声，不得不谓之作手。

○词中圣境

迦陵雄劲之气，竹清隽之思，樊榭幽艳之笔，得其一节，亦足自豪。若兼有众长，加以沉郁，本诸忠厚，便是词中圣境。

○位存与璞函词

位存词规模较隘，而全篇精粹，亦能拔帜于陈、朱之外。璞函则轻圆俊美，跌宕纵横，鼓吹陈、朱，正不多让，皆国朝之哲也。

○璞函送春词

“青子绿阴空自好，年年总被东风误。”璞函送春词也。意味极厚，词之可以怨者。

○陈朱与苏辛异

宋词有不能学者，苏、辛是也。国朝词有不能学者，陈、朱是也。然苏、辛自是正声，人若学不到耳。陈、朱则异是矣。

○学苏辛不可不慎

学周、秦、姜、史不成，尚无害为雅正。学苏、辛不成，则入于魔道矣。发轫之始，不可不慎。

○板桥论词取刘蒋

板桥论诗，以沉着痛快为第一。论词取刘、蒋，亦是此意。然彼所谓沉着痛快者，以奇警为沉着，以豁露为痛快耳。吾所谓沉着痛快者，必先能沉郁顿挫，而后可以沉着痛快。若以奇警豁露为沉着痛快，则病在浅显，何有于沉。病在轻浮，何有于着。病在卤莽灭裂，何有于痛与快也。

○三百篇痛快语

“投畀豺虎，投畀有北”，三百篇之痛快语也。然谓三百篇之佳者在此，则谬不可言矣。

○板桥词

板桥词，如“把天桃斫断，煞他风景，鹦哥煮熟，佐我杯羹。焚砚烧书，椎琴裂画，毁书文章抹尽名。荥阳郑，有慕歌家世，乞食风情。”似此恶劣不堪语，想彼亦自以为沉着痛快也。〔蒋竹山词如“春晴也好，春阴也好，著些儿春雨越好。”同此恶劣。

○冯中正蝶恋花

冯中正蝶恋花云：“谁道闲情抛弃久。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日日花前常病酒。不辞镜里朱颜瘦。”可谓沉着痛快之极，然却是从沉郁顿挫来。浅人何足知之。

○碧山词郁厚

碧山词，何尝不沉着痛快。而无处不郁，无处不厚。反覆吟咏数十过，有不知涕之何从者。粗心人读之，戛釜撞翁，何由识其真哉。

○王竹庵诗词

余友王竹庵工诗词，而未造深厚之境。余赋秋怨诗，有云：“鸡鸣欲曙天未曙。此夜知君在何处。红灯如雾纱如烟，凉月沉沉梦中语。”竹庵叹为幽绝，以为不厌百回读也。癸酉年与余唱和甚多。余时年二十一，竹庵长余九年。后闻其游楚粤间，援例得县丞，大吏荐擢知县。与某公不合，恹抑郁，年未四十下世。可哀也已。甲申秋，余过靖江，怀以诗云：“云水空欲化烟。眼前风物似当年。黄芦苦竹秋萧瑟，肠断江楼暮雨天。”〔竹庵著有江楼暮雨诗钞〕词则倡和者不下十余首，大半率意之作，都无存稿。

○雍乾以还词人

雍乾以还，词人林立。如南芑、橙里辈，非无磨琢之工，而卒不能超然独

绝者，皆若不知本原所在。故下不至如杨、郭之卑靡，上亦难窥姜、史之门户。后之为词者，不根柢于风骚，仅于词中求生活，又无陈、朱才力，纵极工巧，亦不过南芎、橙里之匹。则亦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矣。尚安足为贵乎。

○张皋文揭词旨

碧山、玉田而后，得张皋文一揭其旨，而词以不灭。其间五六百年，亦多杰出之士。竟无溯其源者，亦足异矣。

○金应词选后序

金应词选后序云：“近世为词，厥有三蔽。义非宋玉，而独赋蓬发。谏谢淳于，而唯陈履舄。揣摩床第，污秽中，是谓淫词，其蔽一也。猛起奋末，分言析字。诙嘲则俳优之末流，叫啸则市侩之盛气。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，龟蚺怒噬以调疏越，是谓鄙词，其蔽二也。规模物类，依托歌舞。哀乐不衷其性，虑叹无与乎情。连章累篇，义不出乎花鸟。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应。虽既雅而不艳，斯有句而无章，是谓游词，其蔽三也。〔此病最深，亦最易犯。盖前两蔽则显忤风骚，常人皆知其非。此一蔽则似是而非，易于乱真。今之假托南宋者，皆游词也。〕原其所昧，厥亦有由。童蒙撷其粗而失其精，达士小其文而失其义，故论诗则古近有祖祢，而谈词则风骚若河汉，非其惑欤。此论深中世病。学人必破此三蔽，而后可以为词。

○词选后附录词

词选后附录诸家词，大旨皆不悖于风骚。惟冠以仲则一首，殊可不必。仲则于词，本属左道。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，亦非超绝之作。

○左仲甫南浦

左仲甫南浦〔夜寻琵琶亭〕一章，格调不凡。惟“绕回阑百折觅愁魂”句，终嫌不大雅。

○郑善长湘春夜月

郑善长湘春夜月〔帘〕一章，意味甚深，可称佳构。而结数语云：“从此便、更休论春事，任教银蒜，终日垂垂。”便更二字嫌逗，亦不检之过。

○梁应来游词

梁应来两般秋雨随笔，除当时人诗词外，大半掇拾唾余，并无独见。其中摘录诸词，率是浅薄纤丽之作，最为下品。彼所自撰，如金缕曲〔春阴〕云云，枝而不物，即金氏所谓游词也。

○风骚自有门户

山歌樵唱，里谚童谣，非无可采。但总不免俚俗二字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好奇之士，每偏爱此种，以为转近于古。此亦魔道矣。〔锺、谭古诗归之选，多犯此病。〕风骚自有门户，任人取法不尽。何必转求于村夫牧竖中哉。

○刘熙载论词颇有合处

近时兴化刘熙载论词，颇有合处，尚不染板桥余习。

○作词贵求本原

作词贵求其本原，而文藻亦不可不讲。求之词选，以探其本。博之词综，以广其才。按之词律，以合其法。词之道几尽于是。惟本之所，在未易骤探。第求诸词选，尚不足臻无上妙谛。此余不得已撰述此编，推诸风骚，以尽精义。知我罪我，一任天也。

●卷七

○作词应究心词律

词有平仄可以通融者，有必不可通融者。一字偶乖，便不合拍。究心于词律，自无不协之弊。

○词律先在分别去声

词之音律，先在分别去声。不知去声之为重，虽观词律，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知犹不知也。〔斯编之作，专在直揭本原。声调之学，有词律在，余弗赘论。偶拈一条示人，以究词律之捷径耳。〕

○初学宜先多读唐宋词

词中本原，初学难于骤得。宜先多读唐宋之词，以植其基。然后上溯风骚，下逮国初，以竟其原委，穷其变态。本原所在，可不言而喻矣。

○学词贵在能诗之后

诗词一理。然不工词者可以工诗，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。故学词贵在能诗之后。若于诗未有立足处，遽欲学词，吾未见有合者。

○词由诗入门

古人词胜于诗则有之，〔如少游、白石皆然。〕未有不知诗而第工词者。〔王碧山、张玉田辈诗不多见，然必非不工诗者。即使碧山辈诗未成家，不能卓立千古，要其为词之始，必由诗以入门。断非躐等。〕

○东坡词胜诗文

人知东坡古诗古文，卓绝百代。不知东坡之词，尤出诗文之右。盖仿九品论字之例，东坡诗文纵列上品，亦不过为上之中下。〔七言古为东坡擅长，然于清绝之中杂以浅俗语，沉郁处亦未能尽致。古文才气纵横而不免霸气，总不及词之超逸而忠厚也。〕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。此老生平第一绝诣，惜所传不多也。

○古人词多无题

古人词大率无题者多。唐五代人，多以调为词。自增入闺情闺思等题，全失古人托兴之旨。作俑于花庵、草堂，后世遂相沿袭，最为可厌。至清绮轩词选，乃于古人无题者，妄增入一题。诬己诬人，匪独无识，直是无耻。

○碧山咏物词空绝古今

咏物词至王碧山，可谓空绝古今。然亦身世之感使然，后人不能强求也。竹茶烟阁体物集二卷，纵极工致，终无关于风雅。

○其年长相思

其年长相思〔赠别杨枝〕云：“汧 敕金卮。阁金卮。不是樽前抵死辞。今宵是别离。”愈朴直，愈婉曲，愈沉痛。艳词非其年所长，然此类亦见别致。

○晏小山长相思

晏小山长相思云：“长相思。长相思。若问相思甚了期。除非相见时。长相思、长相思。欲把相思说似谁。浅情人不知。”此亦小山集中别调，与其年赠别杨枝之作，笔墨相近。

○其年瑞龙吟

其年瑞龙吟后半云〔春夜见壁间三弦子，是：云郎旧物，感而填词。〕“记得蛇皮弦子，当时妆就，许多声价。曲项微垂流苏，同心结打。也曾万里，伴我关山夜。有客向潼关店后，昆阳城下。一曲琵琶者。月黑枫青，轻拢细研。”游丝落絮之情，云涌风飞之笔，亦一时之雄也。

○竹言情胜文友

竹艳词，言情者远胜文友。而体物诸篇，则文友为工。此亦各有所长，不可相强。如美人额、美人齿等篇，竹非不工巧，然不及文友之精。

○学词应究本原

文友为词中之妖，然却有妖之神通。后人为艳词，更欲胜之，亦非易易。故余愿学词者，各究其本原之所在。本原既得，不独蓉渡为糟粕，即乌丝、载酒，亦成旒缀。

○温厚和平词之根本

温厚和平，诗教之正，亦词之根本也。然必须沉郁顿挫出之，方是佳境。否则不失之浅露，即难免平庸。

○风骚为诗词之原

风骚为诗词之原。然学骚易，学诗难。风诗可取其意，楚词则并可撷其华。

○楚词有本有末

幽深窈曲，瑰玮奇肆，楚词之末也。沉郁顿挫，忠厚缠绵，楚词之本也。舍其本而求其末，遂托名于灵均，吾所不取。

○蒿庵词与风骚相表里

千古得骚之妙者，惟陈王之诗，飞卿之词。为能得其神，不袭其貌。近世则蒿庵词，可与风骚相表里。此外鲜有合者。

○蒿庵可继飞卿

楚词二十五篇，不可无一，不能有二。宋玉效颦，已为不类。两汉才人，踵事增华，去骚益远。惟陈王处骨肉之变，发忠爱之忱。既悯汉亡，又伤魏乱。感物指事，欲语复咽。其本原已与骚合。故发为诗歌，觉湘间泽畔之吟，去人未远。嗣后太白学骚，虚有形体。长古学骚，益流怪诞。飞卿古诗有与骚暗合处，但才力稍弱，气骨未遒。可为骚之奴隶，未足为骚之羽翼也。惟菩萨蛮、更漏子诸词，几与骚化矣。所以独绝千古，无能为继。继之者，其惟蒿庵乎。

○李杜不同

或问杜陵何以不学骚。余曰：H经不可一概论也。大约自风骚以迄太白

，皆一线相承。其间惟彭泽一源，超然物外。正如巢、许、夷、齐，有不可以常理论。至杜陵，负其倚天拔地之才，更欲驾风骚而上之，则有所不能。仅于风骚中求门户，又若有所不甘。故别建旗鼓，以求胜于古人。诗至杜陵而圣，亦诗至杜陵而变。顾其力量充满，意境沉郁。嗣后为诗者，举不能出其范围，而古调不复弹矣。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，诗之正也，诗之古也。杜陵而后，诗之变也。自有杜陵，后之学诗者，更不能求风骚之所在，而亦不得不以杜陵为止境。韩、苏且列门墙，何论余子。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，〔言其变古也〕亦是快论。〔此下六条论诗之正变，偶与论风骚连类及之。〕

○世人论李杜多不知本原

世人论诗，多以太白之纵横超逸为变。而以杜陵之整齐严肃为正。此第论形骸，不知本原也。太白一生大本领，全在古风五十五首。今读其诗，何等朴拙，何等忠厚。至如蜀道难、行路难、天姥吟、鸣皋行等篇，粗而不精，枝而不理，绝非太白高作。若杜陵忠爱之忱，千古共见。而发为歌吟，则无一篇不与古人为敌。其阴狠在骨，更不可以常理论。故余尝谓太白诗，谨守古人绳墨，亦步亦趋，不敢相背。至杜陵乃真与古人为敌，而变化不可测矣。固由读破万卷，研琢功深。亦实为古今迈等绝伦之才，断不能率循规矩，受古人羁缚也。但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。

○升庵论李杜优劣

今之尊李抑杜者，每以李之劣处，为李之优。而以杜之优处，为杜之劣。不独非杜之知己，并非李之知己矣。杨升庵其甚焉者也。

○杜陵变古后不能复古

诗有变古者，必有复古者。〔如陈伯玉扫陈、隋之习是也。〕然自杜陵变古后，而后世更不能复古。〔自风骚至太白同出一源。杜陵而后，无敢越此老范围者，皆与古人为敌国矣。〕何其霸也。不知古者，必不能变古，此陈、隋之诗所以不竞也。杜陵与古为化者也。惟其与古为化，故一变而莫可复兴。

○杜诗变古

杜陵之诗，洗脱汉魏六朝面目殆尽，亦非敢于变风骚也。特才力愈工，风雅愈远。不变而变，乃真变矣。

○茗柯蒿庵复古

自温、韦以迄玉田，词之正也，亦词之古也。元、明而后，词之变也。茗柯、蒿庵，其复古者也。斯编若传，轮扶大雅，未必无补。

○词至元明犹诗至陈隋

词至元、明，犹诗至陈、隋。苟柯、蒿庵犹陈射洪、张曲江也。嗣后谁为太白，收前古之终。谁为杜陵，别出旗鼓，以开来学哉。〔朱、陈不能与古化，虽敢于变古，终无少陵手段，不足范围后学也。〕

○飞卿河传

河传一调，最难合拍。飞卿振其蒙。五代而后，便成绝响。

○飞卿佳句

“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”飞卿佳句也。好在是梦中情况，便觉绵邈无际。若空写两句景物，意味便减。悟此方许为词，不则即金氏所谓雅而不艳，有句无章者矣。

○稼轩粉蝶儿

稼轩粉蝶儿〔落梅〕起句云：“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。”后半起句云：“而今春如轻薄荡子难久。”两喻殊觉纤陋，令人生厌。后世更欲效颦，真可不必。

○最不易工之词调

词中如西江月、一翦梅、钗头凤、江城梅花引等调，或病纤巧，或类曲唱，最不易工。〔难得大雅〕善为词者，此类以不填为贵。

○词中最上乘

入门之始，先辨雅俗。雅俗既分，归诸忠厚。既得忠厚，再求沉郁。沉郁之中，运以顿挫，方是词中最上乘。

○易安隽句

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”易安隽句也。〔并非高调〕“莺莺燕燕春春，花花柳柳真真，事事风风韵韵，娇娇嫩嫩，〔四字尤不堪〕停停当当人人。”乔梦符效之，丑态百出矣。然如双卿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阙，叠至四五十字，而运以变化，不见痕迹。长袖善舞，谁谓今人不逮古人。

○易安声声慢

易安声声慢词，张正夫云：“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。本朝非无能词之士，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。”后叠又云：“到黄昏点点滴滴，又使叠字，俱无斧凿痕。怎生得黑，黑字不许第二人押。妇人有此词笔，殆问气也。”此论甚隔。十四叠字，不过造语奇隽耳。词境深浅，殊不在此。执是以论词，不免魔障。

○双卿词怨而不怒

双卿词怨而不怒，可感可泣。吴苹香则怨而怒矣，词不逮双卿。其情之可悯则一也。

○西湖老僧词

僧之能词者，除西湖老僧点绛唇一阙外，鲜有佳者。〔此词亦非正声，然其中有一片化机，未可浅视。〕

○云韶集中议论

癸酉、甲戌之年，余初习倚声，曾选古今词二十六词卷，得三千四百三十

四首，名曰云韶集。自今观之，殊病芜杂。然其中议论，亦有一二足采者。如云：“北宋词，诗中之风也。南宋词，诗中之雅也。”又云：“东坡不可及处，全是去国流离之思，却又哀而不伤，怨而不怒，所以为高。”又云：“方回笔墨之妙，真乃一片化工。”又云：“张文潜谓方回词‘妖冶如揽嫱、施之，盛丽如入金、张之堂，幽索如屈、宋，悲壮如苏、李’，此犹论其貌耳。若论其神，则如云烟缥缈，不可方物。”又云：“稼轩词非不运典，然运用虽多，而其气不掩，非放翁所及。刘氏并讥辛、陆，谬矣。”[刘潜夫云：放翁、稼轩，一扫纤艳，不事斧凿。高则高矣，但时时掉书袋，要是一癖。]又云：“词至张仲举后，数百年来，邈无嗣响南宋者。”又云：“词衰于元，然犹未亡也。至明而词乃亡矣。”又云：“竹词艳而不浮，疏而不流，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。”[此亦第论其面目。]又云：“其年词以气胜，然亦是以情胜。盖有气以达情，而情愈出。情为主，贵得其正。气为辅，贵得其厚。后人徒学其矜才使气，殊属无谓。”[此亦第论形骸。其年词亦未能到此地步，然其说自可取。]又云：“词家之病，首在一俗字。破除此病，非读樊榭词不可。”又云：“稼轩词，精者直似一座铁瓮城。坚而锐，锐而厚，纵饶千军万马，亦冲突不入。板桥、心余辈，一击瓦解矣。”又云：“五代词，不着力而意自胜，而俚浅处亦不少。”以上数条，虽不必尽然，亦未为未见。

○词中连用叠字皆非正道

词中连用叠字，或句句用春字，或句句用愁字，句句用声字、儿字、秋字、间字之类，皆非正道。有志于古者，必不屑为。

○皇甫子奇词

唐人皇甫子奇词，宏丽不及飞卿，而措词闲雅，犹厚古诗遗意。唐词于飞卿而外，出其右者鲜矣。五代而后，更不复见此种笔墨。

○飞卿词托词帷房

飞卿词大半托词帷房，极其婉雅而规模自觉宏远。周、秦、苏、辛、姜、史辈，虽姿态百变，亦不能越其范围。本原所在，不容以形迹胜也。

○碧山咏苑

碧山咏蕙云：“碧芽也抱春洲怨，双卷小缄芳字。”下云：“江湖兴，昨夜西风又起。年年轻误归计。如今不怕归无准，却怕敌人千里。”玉田长亭怨云：“故人何许。浑忘了、江南旧雨。”下云：“如今又、京国寻春，定应被、薇花留住。”自甘终隐，而亦不愿其友之枉道徇人，同一用意忠厚。

○碧山醉落魄

碧山醉落魄云：“垂杨学画蛾眉绿。年年芳草迷金谷。如今休把佳期卜。一掬春情，斜月杏花屋。”婉丽中见幽怨，殆亦借题言志耶。

○两赋蝶恋花

“镇日双蛾愁不展。隔断中庭，羞与郎相见。十二阑干闲倚遍。凤钗压鬓寒犹颤。昨日江楼帘乍卷。零乱春愁，柳絮飘千点。上已湔裙人已远。断魂莫唱苹花怨。”此余蝶恋花词也。怨而不怒，尚有可观。越二日，又赋一阙云：“谁道蓬山天外远。晓起开帘，重见芙蓉面。髻笼云眉翠敛。低头不觉朱颜变。避入花阴藏不见。细拾残红，不语思量遍。小院新晴寒尚浅。秋风先已捐团扇。”决绝如此，未免怨而怒矣。

○乙酉乡试后赋词

乙酉乡试，泄泻委顿，草草完卷，归舟望月，秋气寥，曾赋临江仙云：“八月西风吹客袂，初程少驻征鞍。雁声嘹唳碧云端。高城天共远，回首泪阑干。短荻长芦秋瑟瑟，水边红蓼花残。冰轮寂寞夜江寒。回潮如有恨，呜咽绕前滩。”意不胜而情胜。明日阻雨，又赋洞仙歌一阙。上半阙云：“荒江晚泊，舫蒹葭深处。回首高城堕烟雾。正酒怀落寞，旅梦凄迷，愁欲绝、况是短篷疏雨。”亦即上章之意，词境皆浅，聊寄吾怀而已。

○旧赋鹧鸪天

词有信笔写去，若不关人力者，而自饶深厚，此境最不易到。余曾赋鹧鸪天一阙云：“一夜西风古渡头。红莲落尽使人愁。无心再续西洲曲，有恨还登艑猛舟。残月堕，晓烟浮。一声B1乃入中流。豪怀不肯同零落，却向沧波弄素

秋。”书以俟教我者。

○陈西麓咏西湖十景

题咏西湖十景，惟陈西麓感时伤事，得风人之正。草窗木兰花慢十阙，泛写景物，了无深义。张成子应天长十章，才气不逮草窗，而时有与西麓暗合处。如苏是春晓云：“草色旧迎雕辇，蒙茸暗香陌。”曲院荷风云：“田田处，成暗绿。正万羽、背风斜矗。乱鸥去，不信双鸳，午睡犹熟。”花港观鱼云：“禹浪未成头角，吞舟胆犹怯。湖山外，江海匝。怕自有、暗泉流接。楚天远，尺素无期，枉误停楫。”下云：“濠梁兴，归未惬。记旧伴、袖携留摺。指鱼水、总是心期，休怨三叠。”南屏晚钟云：“欢娱地，空浪迹。漫记省、五更闻得。”柳浪闻莺云：“昆明事，休更说。费梦绕、建章宫阙。”两峰插云云：“唤醒睡龙苍角，盘空壮商翼。西湖路，成倦客。待倩写、素缣千尺。”此类皆有亡国之感。不及西麓之深厚，固胜似草窗作。赵闻礼录入阳春白雪集中，未为未见。

○赵闻礼阳春白雪

赵闻礼辑阳春白雪八卷，颇能撷两宋人之精。而杂入游词亦不少。未能尽善也。

○陆务观风流子

陆务观风流子云：“佳人多命薄，初心慕、德曜嫁梁鸿。记绿窗睡起，静吟闲咏，句翻离合，格变玲珑。更乘兴、素纨留戏墨，纤玉抚孤桐。蟾滴夜寒，水浮微冻，凤笺春丽，花研轻红。人生谁能料，堪悲处、身落柳陌花丛。翻羨画堂鹦鹉，深闭金笼。向宝镜莺钗，临妆常晚，绣茵牙版，催舞还慵。肠断市桥月笛，灯院霜钟。”盖放翁伤其妻作也。词不必高，而情极哀怨。选本皆不登此篇，惟阳春白雪集载之。

○江开之菩萨蛮

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，白香山沉痛语也。江开之菩萨蛮云〔商妇怨〕：“嫁郎如未嫁。长是凄凉夜。情少利心多。郎如年少何。”俚极笨极，真

是点金成铁。

○许鲁斋沁园春

许鲁斋云：“儒者以治生为急务。”真通达之论。其沁园春〔垦田东城〕云：“为农换却为儒。任人笑、谋身拙更迂。念老来生业，无他长技，欲期安稳，敢避崎岖。达士身名，豪家骄蹇，此好胸中一点无。欢然处，有膝前儿女，几上诗书。”亦即治生之义，非泛作农家语。元草堂诗余载之，而词则未为超妙。

○鲁斋效竹山

竹山词云：“万误曾因疏处起，一闲且向贫中觅。”自是阅历语，而词笔甚隽。鲁斋书怀词云：“万事岂容忙里做，一安惟自闲中得。”效颦无谓。

○学词应守绳墨

学以砺而后成，苟违绳墨，何惮车爪才规。若以水济水，则亦何益之有哉。古人诗词不尽可法，善于运用，何难化腐为奇。若理解不明，贞淫未辨，妄窃古人成语，以为己有。胶柱者宝其唾余，改弦者失其宗旨。古人亦安恃此知己也。

○辛稼轩词用唐人诗句

辛稼轩词运用唐人诗句，如淮阴将兵，不以数限，可谓神勇。而亦不能牢笼万态，变而愈工，如腐迂夏本纪之点窜禹贡也。

○姚云文良岳词

元草堂诗余，载江村姚云文良岳词云〔摸鱼儿〕：“渺人间、蓬瀛何许，一朝飞入梁苑。辋川梯洞层崖出，犹带鬼愁龙怨。穷游宴。谈笑里、金风吹折桃花扇。翠华天远。怅莎沼萤黏，锦屏烟合，草露泣苍藓。东华梦，好在牙樯周辇。画图历历曾见。落红万点孤臣泪，斜日牛羊春晚。摩双眼。看尘世鳌宫，又报鲸波浅。吟鞭拍断。便乞与娲皇，化成精卫，填不尽遗憾。”慨当以

慷，亦陈经国之亚匹也。

○彭元逊解佩环

元人彭元逊解佩环〔寻梅不见〕云：“江空不渡。恨靡芜杜若，零落无数。远道荒寒，婉婉流年，望望美人迟暮。风烟雨雪阴晴晚，更何须、春风千树。尽孤城、落木萧萧，日夜江声流去。日晏山深闻笛，恐他年流落，与子同赋。事阔心违，交淡媒劳，蔓草沾衣多露。汀洲窈窕余醒寐，遗佩环、浮沉沔浦。有白鸥、淡月微波，寄语逍遥容与。”忧深思远，于两宋外，又辟一境。而本原正见相合。出自元人手笔，尤为难得。

○彭元逊警句

元草堂诗余，录彭元逊词最多。其警句如临江仙云：“自结床头麈尾，角巾坐枕孤松。片云承日过山东。起听荷叶雨，行受豆花风。”蝶恋花云：“无复卷帘知客意。杨花更欲因风起。”语爽朗而意深远，在元代定推作手。

○べ斐轩词韵

べ斐轩词韵，以上、去、入三声均隶于平韵中。盖专为北曲而设，决非宋人所订正。惜大晟乐府久已失传，无从考证其谬。樊榭遽以为宋人词韵，失之未考也。

○张玉田词源

玉田词源二卷，上卷精研声律，探本穷源，绘图立说。审音者执此以求古乐不难矣。下卷自音谱以至杂论。选词不多，别具只眼，洵可为后学之津梁。陈眉公误以下卷为乐府指迷。云间姚培谦、张景星辑为乐府指迷一卷，而删其十之二三，盖仍眉公之误也。

○词源小疵

刘改之咏美人指甲、美人足沁园春两篇，玉田词源录附姜史咏物之后。谓两词亦工丽，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语。余谓宋人咏物佳篇极多，何必录此两词

，有污大雅。此词源之小疵，不得以玉田所赏而讳其失。

○作词之要

作词气体要浑厚，而血脉贵贯通。血脉要贯通，而发挥忌刻露。居心忠厚，托体高浑，雅而不腐，逸而不流，可以为词矣。

○作词之难

雄阔非难，深厚为难。刻挚非难，幽郁为难。疏逸非难，冲淡为难。工丽非难，雅正为难。奇警非难，顿挫为难。纤巧非难，浑融为难。古今不乏名家，兼有众长鲜矣。词岂易言哉。

○李后主晏叔原词情胜

李后主、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，而其词则无人不爱，以其情胜也。情不深而为词，虽雅不韵，何足感人。

○晏元献欧阳文忠出小山下

晏元献、欧阳文忠皆工词，而皆出小山下。专精之诣，固应让渠独步。然小山虽工词、而卒不能比肩温、韦，方驾正中者，以情溢词外，未能意蕴言中也。故悦人甚易，而复古则不足。

○词宜熟读

熟读温、韦词，则意境自厚。熟读周、秦词，则韵味自深。熟读苏、辛词，则才气自旺。熟读姜、张词，则格调自高。熟热碧山词，则本原自卫，规模自远。本是以求风雅，何必遽让古人。

○句子梅花引

向子梅花引〔戏代李师明作〕云：“花如颊。梅如叶。小时笑弄阶前月。最盈盈。最惺惺。闲愁未识，无计说深情。一年空省春风面。花落花开不相见

。要相逢。得相逢。须信灵犀，中自有心通。同杯杓。同斟酌。千愁一醉都忘却。花阴边。柳阴边。几回拟待，偷怜不成怜。伤春玉瘦慵梳掠。抛掷琵琶闲处著。莫猜疑。莫嫌迟。鸳鸯翡翠，终是一双飞。”此调颇不易工，古今合作，仅此一首。盖转韵太多，真气必减。且转韵处必须另换一意，方能步步引人入胜。作者多为调所窘。此作层层入妙，如转丸珠。又如七宝楼台，不容拆碎。〔此词余录入闲情集。〕贺方回三阙，陈其年二阙，专集古语以为词，可称别调。〔贺、陈词余录入别调集。〕

○张元楼上曲

张元楼上曲云：“楼外夕阳明远水。楼中人倚东风里。何事有情怨别离。低鬟背立君应知。东望雪山君去路。断肠迢迢尽愁处。明朝不忍见云山。从今休傍曲阑干。”意味深长，音调古雅，艳体中阳春白雪也。

○黄石牧〈广吾〉堂词

黄石牧香屑集，古艳古香，集句神境。〈广吾〉堂词二卷，亦多幽怨之音。如翠楼吟〔魂〕云：“月魄荒唐，花灵仿佛，相携最无人处。阑干芳草外，忽惊转、几声杜宇。飘零何许。似一缕游丝，因风吹去。浑无据。想应凄断，路傍酸雨。日暮。渺渺愁余。觉黯然销者，别情离绪。春阴楼外远，入柳烟、和莺私语。连江暝树。愿打点幽香，随郎黏住。能留否。只愁轻绝，化为飞絮。”惨戚よ凄，迷离惆怅，非深于情者，不能道只字。

○寇莱公点绛唇

寇莱公点绛唇云：“象尺薰炉，拂晓停针线。愁蛾浅。飞红零乱。侧卧珠帘卷。”遣词凄艳，姿态甚饶，自是北宋人手笔。

○范文正御街行

范文正御街行云：“愁肠已断无由醉。酒未到，先成泪。残灯明灭枕头欹，谖尽孤眠滋味。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。”淋漓沉着。西厢长亭袭之，骨力远逊，且少味外味。此北宋所以为高、小山、永叔后，此调不复弹矣。

○张忠武临江仙

张忠武临江仙〔忆旧〕云：“千古武陵溪上路，桃花流水潺潺。可怜仙侣剩浓欢。黄鹂惊梦破，青鸟唤春还。回首旧游浑不见，苍烟一片荒山。玉人何处倚阑干。紫箫明月底，翠袖暮云寒。”清词丽句，不减晏、欧诸贤。从古大英雄，必非无情者，吾于仲畴益信。

○冯正中抛球乐词

“烧残红烛暮云合，飘尽碧梧金井寒。”冯正中抛球乐词也。拗一字，更觉宫商一片。知音者原不拘于调。

○陈与义拟法驾导引

诗以穷而后工，倚声亦然，故仙词不如鬼词。哀则幽郁，乐则浅显也。宋代惟白玉蟾脱尽方外气。陈与义拟法驾导引三章，亦称佳构。〔原序云：世传顷年都下市肆中，有道人携乌衣椎髻女子，买斗酒独饮，女子歌词以侑。凡九阙，皆非人世语。或记之问一道士，道士惊曰：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君法驾导引也，乌衣女子疑龙云。得其三而亡其六，拟作三阙。〕其一云：“朝元路，朝元路，同驾玉华君。千乘载花同一色，人间遥指是祥云。回望海光新。”其二云：“东风起，东风起，海上百花摇。十八风鬟云半动，飞花和雨著轻绡。归客碧迢迢。”其三云：“烟漠漠，烟漠漠，天澹一帘秋。自洗玉舟斟白体，月华微映是空舟。歌罢海西流。”以清虚之笔，写阔大之景，语带仙气，洗脱凡艳殆尽。

○王香雪天仙子

王香雪天仙子〔晓发尚湖〕云：“远树惊乌飞不定。烟中渐吐青山影。犬声荒店未开门，西风紧。霜华凝。半湖残月芦花冷。”全首写景，亦是词中变格，后人不必效颦。

●卷八

○东坡词全是王道

东坡词全是王道。稼轩则兼有霸气，然犹不悖于王也。其年则竟似老瞞、石勒一流人物。板桥、心余辈，不过赤眉、黄巾之流亚耳。后之学词者，不究本原，好作壮语，复向板桥、心余词求生活，则是鼠窃狗偷，益卑卑不足道矣。

○其年题珂雪词

其年题珂雪词云：“万马齐蒲牢吼，百斛蛟螭蠢。算蝶拍、莺簧休混。多少词场谈文藻，向豪苏腻柳寻蓝本。吾大笑，比蛙黾。”夫柳诚不足重，苏则何可厚非。一概抹煞，此盖其年自道其词，而特借珂雪一发之也。然竟是老瞞、石勒声口。其年能作壮语，然悲者多而丽者少。惟送三韩李若士省亲之楚金缕曲一阕，[若士尊公，时提督湖广。]最为壮丽。词云：“秋到离亭暮。羨风前、珊鞭玉靶，翩然竟去。借问此行何所向，笑指巴烟郢树。是乌鹊、惯南飞处。路入南荒休骋望，有陶公、战舰空滩雨。酬热酒，浪花舞。严君坐拥貔貅旅。压下流、一军下濊，目无黄祖。昨夜月明亲飨士，要奏新填乐府。都不用、陈琳阮。手掣红旗翻破阵，看郎君、下笔惊鹦鹉。猿臂种，气如虎。”雄阔壮丽。然在迦陵，自是屈意之作。

○迦陵以词受累

西河词话云：“礼部某郎中无子，其妾有身。已产女矣，毛邻园尼僧，向城东育婴堂，怀一血胎内之，遂许言生一男。于弥月宴客，座间各赋贺词。予同官陈迦陵赋桂枝香曲二阕。其首阕前截云：“泛蒲未既，兰汤重试。若非释氏携来，定是宣尼抱至。”郎中疑迦陵知其事，故诮之。即次阕前截云：“悬弧宅第，充闾佳气。试听户外啼声，可是人间恒器。”凡人间户外，皆类诮词，遂大恚恨。其后凡礼部于翰林院衙门有所差择，必厚抑迦陵，竟至淹滞。始知文字之隙，原有检点所不及者，然不可不慎也。”按此二词，迦陵集中不载。先生以词自豪，竟以词受累。何造化之善弄人耶。

○用语助入艳词

彭骏孙金粟词话云：“词人用语助入词者甚多，入艳词者绝少。惟秦少游

‘闷则和衣拥’，新奇之甚。用则字亦仅见此词。”按此乃少游恶劣语，何新奇之有。至用则字入词，宋人中屡见。如拌则而今已拌了，忘则怎生便忘得。又忆则如何不忆之类，亦岂谓之仅见。董文友词云：“暗笑那人知未，薄倖幸从前既。”押既字稳而有味，似此方可谓善用语助入艳词者。

○少游为词心

读古人词，贵取其精华，遗其糟粕。且如少游之词，几夺温、韦之席，而亦未尝无纤俚之语。读淮海集，取其大者高者可矣。若徒赏其“怎得香香深处，作个蜂儿抱”等句，[此语彭羡门亦赏之，以为近似柳七语。尊柳抑秦，匪独不知秦，并不知柳。可发大噓。]则与山谷之“女边著子，门里安心”，其鄙俚纤俗，相去亦不远矣。少游真面目何由见乎。东坡、稼轩、白石、玉田高者易见。少游、美成、梅溪、碧山高者难见。而少游、美成尤难见。美成意余言外，而痕迹消融，人苦不能领略。少游则义蕴言中，韵流弦外。得其貌者，如鼯鼠之饮河，以为果腹矣。而不知沧海之外，更有河源也。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，少游词心也。可谓卓识。

○著作不以多为贵

声名之显海，身分之高低，家数之大小，只问其精与不精，不系乎著作之多寡也。子建、渊明之诗，所传不满百首。然较之苏、黄、白、陆之数千百首者，相越何止万里。词中如飞卿、端己、正中、子野、东坡、少游、白石、梅溪诸家，脍炙人口之词，多不过二三十阙，少则十余阙或数阙，自足雄峙千古，无与为敌。近人以多为贵，卷帙裒然，佳者不获一二阙。吾虽以之覆酒瓮，覆酱瓿，犹恐污吾酒酱也。吾愿肆志于古者，将平昔应酬无聊之作，一概删弃，不可存丝毫姑息之意。而后真面目可见，而后可以传之久远，不为有识者所讥。然则蒿庵四十阙，较古人为已多，正不病其少也。

○小仓山房诗可鄙

小仓山房诗，诗中异端也。稍有识者，无不吐弃之。然亦实有可鄙之道，不得谓鄙之者之过。假令简斋当日删尽芜词，仅存其精者百余首，[多存近体，少存古体，不必存绝句。极多以百余首为止，更不可再多。]传至今日，正勿谓不逮阮亭、竹诸公也。惟其不能割舍，夸多斗靡，致使指摘交加，等

诸极恶不堪之列，亦其自取。习倚声者，尤不可不察。

○赵蒋诗不如袁

小仓山房集，佳者尚可得百首。忠雅堂诗，瓠北诗钞，百中几难获一。盖一则如粗鄙赤脚奴，一则如倚门卖笑倡也。近人慑于其名，以耳代目。彼不知驼峰熊掌为何物，宜其如鸱之吓腐鼠也。哀哉。

○袁赵蒋诗无可贵

袁、赵、蒋盛负时名，而其诗实无可贵。洪稚存、吴人等诗，愈趋愈下，仅可不观。无足深论。

○聪明语不足重

诗词中浅薄聪明语，余所痛恶。一染其习，动辄可数十首。无论其不能传，即微幸传之后世，亦不过供人唾骂耳。何足为重。

○诗词贵精不贵多

余友尝语余云：“有全唐诗，不可无全宋词。有能为是举者，固是大观。且不患其不传也。”然余谓藉以传一己之名词可，欲以教天下后世之为词者则不可。盖兵贵精不贵多，精则有所专注，多则散乱无纪。如全唐诗九百卷，多至四万八千首。精绝者亦不过三千首，可数十卷耳。[余久有唐诗选之意，约得三千首，此举至今未果。]余则仅备观览，供彩掇，资谐笑而已。虽不录无害也。倚声一途，既有朱氏词综，两宋精华，约略已具，而蒿庵犹病其芜。更欲集全宋词，则亦不过壮观邛架，于本原无涉，亦可不必。

○宋六十家词芜杂

宋六十家词，已病芜杂，识者宜分别观之。吴氏宋元百家词，竹时已失全书，近更无从采访。然宋、元两代词，高者不过十余家，次者约得三十余家。合五十家足矣。录至百家，下乘必多于上驷。博而不精，终属过举。

○宋词精绝者约五百余首

两宋词，精绝者约略不过五百余首。足备揣摩，不必多求也。

○词宜穷正始

白石仙品也。东坡神品也，亦仙品也。梦窗逸品也。玉田隽品也。稼轩豪品也。然皆不离于正。故与温、韦、周、秦、梅溪、碧山同一大雅，而无傲而不理之诮。后人徒恃聪明，不穷正始，终非至诣。

○东坡一派无人能继

东坡一派，无人能继。稼轩同时，则有张、陆、刘、蒋辈，后起则有遗山、迦陵、板桥、心余辈。然愈学稼轩，去稼轩愈远，稼轩自有真耳。不得其本，徒逐其末，以狂呼叫嚣为稼轩，亦诬稼轩甚矣。

○唐宋名家流派不同

唐宋名家，流派不同，本原则一。论其派别，大约温飞卿为一体，〔皇甫子奇、南唐二主附之。〕韦端己为一体，〔朱松卿附之。〕冯正中为一体，〔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、欧、小山等附之。〕张子野为一体，秦淮海为一体，〔柳词高者附之。〕苏东坡为一体，贺方回为一体，〔毛泽民、晁具茨高者附之。〕周美成为一体，〔竹屋、草窗附之。〕辛稼轩为一体，〔张、陆、刘、蒋、陈、杜合者附之。〕姜白石为一体，史梅溪为一体，吴梦窗为一体，王碧山为一体，〔黄公度、陈西麓附之。〕张玉田为一体。其间惟飞卿、端己、正中、淮海、美成、梅溪、碧山七家，殊涂同归。余则各树一帜，而皆不失其正。东坡、白石尤为矫矫。

○汪森词综序

汪玉峰〔森〕之序词综云：“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伉。鄱阳姜夔出，句琢字炼，〔此四字甚浅陋，不知本原之言。〕归于醇雅。于是史达祖、高观国羽翼之。张辑、吴文英师之于前，赵以夫、蒋捷、周密、陈允平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张翥效之于后。譬之于乐，舞 Ω 至于九变，而词之能事毕矣。

”此论盖阿附竹之意，而不知词中源流正变也。窃谓白石一家，如闲云野鹤，超然物外，未易学步。竹屋所造之境，不见高妙，乌能为之羽翼。至梅溪则全祖清真，与白石分道扬镳，判然两途。东泽得诗法于白石，却有似处。词则取径狭小，去白石甚远。梦窗才情横逸，斟酌于周、秦、姜、史之外，自树一帜，亦不专师白石也。虚乐府，较之小山、淮海，则嫌平浅。方之美成、梅溪，则嫌伉坠，似郁不纾，亦是一病，绝非取径于白石。竹山则全袭辛、刘之貌，而益以疏快。直率无味，与白石尤属歧途。草窗、西麓两家，则皆以清真为宗。而草窗得其姿态，西麓得其意趣。草窗间有与白石相似处，而亦十难获一。碧山则源出风骚，兼采众美，托体最高，与白石亦最异。至玉田乃全祖白石，面目虽变，托根有归，可为白石羽翼。仲举则规模于南宋诸家，而意味渐失，亦非专师白石。总之，谓白石拔帜于周、秦之外，与之各有千古则可。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，皆取法于白石，则吾不谓然也。

○词不必分南宋北宋

词家好分南宋北宋。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。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，南宋北宋，不必分也。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，指为北宋。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，雅而不艳，艳而不幽者，目为南宋，匪独重诬北宋，抑且诬南宋也。

○北宋有俚词南宋多游词

北宋间有俚词，南宋则多游词。而伉词则两宋皆不免。选择不可不慎。学者贵求其本原所在，门户之见自消。否则各执一是，互相攻诋，溯厥本原，卒无托足处。宜乎不得其通也。

○古今二十九家词选

余拟辑古今二十九家词选，〔附四十二家〕约二十卷。有唐一家，〔附一家〕温飞卿。〔附皇甫子奇〕五代三家，〔附四家〕李后主、〔附中宗〕韦端己、〔附牛松卿、孙光宪。〕冯延巳。〔附李〕北宋七家，〔附六家〕欧阳永叔、〔附晏元献〕晏小山、张子野、苏东坡、秦少游、〔附柳耆卿、毛泽民、赵长卿。〕贺方回、周美成。〔附陈子高、晁具茨。〕南宋九家，〔附八家〕辛稼轩、〔附朱敦儒、黄公度、刘克庄、张元、张孝祥、刘改子、陆放翁、蒋竹山。〕姜白石、高竹屋、史梅溪、吴梦窗、陈西麓、周草窗、王碧山、张

玉田。元代一家，〔附二家〕张仲举。〔附彭元孙、末附金之元遗山。〕国朝八家，〔附二十一家〕陈其年、〔附吴梅村、曹洁躬、尤悔庵、郑板桥。〕曹珂雪、〔附彭骏孙、徐电发、严藕渔。〕朱竹、〔附李分虎、李符曾、王阮亭、董文友。〕厉太鸿、〔附黄石牧〕史位存、〔附王小山、王香雪。〕赵璞函〔附过湘云、吴竹屿。〕张皋文、〔附张翰风、李申耆、郑善长。〕庄中白。〔附蒋鹿潭、谭仲修。〕自温飞卿至冯延巳为第一卷。欧阳永叔至张子野为第二卷。苏东坡至秦少游为第三卷。贺方回至周美成为第四卷。辛稼轩为第五卷。姜白石至史梅溪为第六卷。吴梦窗为第七卷。陈西麓至周草窗为第八卷。王碧山为第九卷。张玉田至张仲举为第十卷。陈其年为第十一卷、第十二卷、第十三卷。曹珂雪为第十四卷。朱竹为第十五卷、第十六卷。厉太鸿为第十七卷。史位存为第十八卷。赵璞函为第十九卷。而殿以张皋文、庄中白为第二十卷。词中原委正变，约略具是。〔此选大意，务在穷源竟委，故取其正，兼收其变，为利于初学耳。非谓词之本原即在二十九家中，漫无低昂也。惟殿以皋文、中白，却寓深意。〕

○皋文蒿庵为风雅正宗

温、韦创古者也。晏、欧继温、韦之后，面目未改，神理全非，异乎温、韦者也。苏、辛、周、秦之于温、韦，貌变而神不变。声色不开，本原则一。南宋诸名家，大旨亦不悖于温、韦，而各立门户，别有千古。元、明庸庸碌碌，无所短长。至陈、朱辈出，而古意全失，温、韦之风，不可复作矣。贞下起元，往而必复。皋文唱于前，蒿庵成于后。风雅正宗，赖以不坠。好古之士，又可得寻其绪焉。

○为词宜直溯风雅

杜陵变古之法，不变古之理。故自杜陵变古后，而学诗者不得不从杜陵。纵有复古者，亦不过古调独弹，无与为应也。陈、朱变古之理，而并未能尽变古之法。故虽敢于变古，不能必人之中心悦而诚服其词。且不能禁人之复古。有志为词者，宜直溯风骚，出入唐、宋，乃可救陈、朱之失，勿为陈、朱辈所囿也。

○知稼翁词合东坡碧山为一手

黄公度知稼翁词，气格高远，语意浑厚，直合东坡、碧山为一手。所传不多，卓乎不可企及。

○赵以夫龙山会

赵以夫龙山会〔九日〕云：“西北最关情，漫遥指、东徐南楚。黯销魂，斜阳冉冉，雁声悲苦。”感时之作，但说得太显，不耐寻味。金氏所谓鄙词也。感时伤事者，必熟读碧山词，而后可以作不平鸣。

○诗词宜沉郁

诗之高境在沉郁。其次即直截痛快，亦不失为闪乘。词则舍沉郁之外，即金氏所谓俚词鄙词游词，更无次乘也。〔非沉郁无以见深厚，唐、宋诸名家，不可及者正在此。〕

○白石长亭怨慢

白石长亭怨慢云：“阅人多矣，谁得似长亭树。树若有情时，不会得青青如此。”白石诸词，惟此数语最沉痛迫烈。此外如“最可惜一片江山，总付与啼。”又，“文章信美知何用，漫赢得、天涯羁旅。”皆无此沉至。

○白石少年游

“别母情怀，随郎滋味，桃叶渡江时。”白石少年游戏平浦词也。随郎滋味四字，似不经心，而别有姿态。盖全以神味胜，不在字句之间寻痕迹也。

○碧山语无泛设

诗外有诗，方是好诗。词外有词，方是好词。古人意有所寓，发之于诗词，非徒吟赏风月以自蔽惑也。少陵诗云：“甫也南北人，早为诗酒污。”具此胸次，所以卓绝千古。求之于词，旨有所归，语无泛设者，吾惟服膺碧山。

○蒿庵论元以后词不可入目

蒿庵曾语余云：“唐以后诗，元以后词，必不可入目，方有独造处。”此论甚精。然余谓作诗词时，须置身于汉、魏、[指诗言]唐、宋[指词言]之间，不宜自卑其志。若平时观览，则唐以后诗，元以后词，益我神智，增我才思者，正复不少。博观约取，亦视善学者何如耳。

○词以温厚和平为本

温厚和平，诗词一本也。然为诗者，既得其本，而措词则以平远雍穆为正，沉郁顿挫为变。特变而不失其正，即于平远雍穆中，亦不可无沉郁顿挫也。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，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，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。诗与词同体异用者在此。

○蒿庵知碧山

无论诗古文词，推到极处，总以一诚为主。杜诗韩文，所以大过人者在此。求之于词，其为碧山乎。然自宋迄今，鲜有知者。知碧山者惟蒿庵。即皋文尚非碧山真知己也。知音不亦难哉。[此条以诚字立论，明乎此，则无聊之酬应与无病之呻吟皆可不作矣。惜不得起蒿庵一证之。]

碧山有大段不可及处，在恳挚中寓温雅。蒿庵有大段不可及处，在怨悱中寓忠厚。而出以沉郁顿挫则一也。皆古今绝特之诣。

○古人为词自抒性情

情有所感，不能无所寄。意有所郁，不能无所泄。古之为词者，自抒其性情，所以悦己也。今之为词者，多为其粉饰，务以悦人，而不恤其丧己。而卒不值有识者一噓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

○姜史张王词有真气

白石、梅溪、碧山、玉田词，修饰皆极工，而无损其真气。何也，列子云：“有色者，有色色者。”知此，可以言词矣。

○论历代词

词有表里俱佳，文质中者，温飞脚、秦少游、周美成、黄公度、姜白石、史梅溪、吴梦窗、陈西麓、王碧山、张玉田、庄中白是也。词中之上乘也。有质过于文者，韦端已、冯正中、张子野、苏东坡、贺方回、辛稼轩、张皋文是也。亦词中之上乘也。有文过于质者，李后主、牛松卿、晏元献、欧阳永叔、晏小山、柳耆卿、陈子高、高竹屋、周草窗、汪叔耕、李易安、张仲举、曹珂雪、陈其年、朱竹、厉太鸿、过湘云、史位存、赵璞函、蒋鹿潭是也。词中之次乘也。有有文无质者，刘改之、施浪仙、杨升庵、彭羡门、尤西堂、王渔洋、丁飞涛、毛会侯、吴{卅园}次、徐电发、严藕渔、毛西河、董苍水、钱保<香分>、汪晋贤、董文友、王小山、王香雪、吴竹屿、吴人诸人是也。词中之下乘也。有质亡而并无文者，则马浩澜、周冰持、蒋心余、杨荔裳、郭频伽、袁兰屯_阝辈是也。并不得谓之词也。论词者本此类推，高下自见。

○东坡白石具有天授

稼轩求胜于东坡，豪壮或过之，而逊其清超，逊其忠厚。玉田追踪于白石，格调亦近之，而逊其空灵，逊其浑雅。故知东坡、白石具有天授，非人力所可到。

东坡、稼轩，同而不同者也。白石、碧山，不同而同者也。

○古人论词之善无过玉田

有长于论词，而不必工于作词者。未有工于作词，而不长于论词者。古人论词之善，无过玉田。若公谨之浩然斋雅谈、绝妙好词等编。所论与所选，均多未洽，其所自作可知矣。吾于南宋诸名家，不得不外草窗。

○张氏词选为古今善本

作词难，选词尤难。以我之才思，发我之性情，犹易也。以我之性情，通古人之性情，则非易矣。竹词综，备而不精。皋文词选，精而未备。然与其不精也，宁失不备。古今善本，仍推张氏词选。若选本之尽美尽善者，吾未之见也。

○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

花间、草堂、尊前诸选，背谬不可言矣。所宝在此，词欲不衰得乎。

○诗词体裁易混

诗词源流曰：“词之纒那曲、长相思，五言绝句也。柳枝、竹枝、清平调引、小秦王、阳关曲、八拍蛮、浪淘沙，七言绝句也。阿那曲、鸡叫子，仄韵七言绝句也。瑞鹧鸪，七言律诗也。B残红，五言古诗也。体裁易混，徵选实繁。故当稍别之，以存诗词之辨。”余于大雅集中，近五七言绝句者，概不入选。惟别调集，登皇甫子奇采莲子一首，浪淘沙一首，刘采春罗曲两首而已。

○玉田谓词不宜和韵

诗词和韵，不史强己就人。戕贼性情，莫此为甚。张玉田谓词不宜和韵，旨哉斯言。

○贺老小词工于结句

贺老小词，工于结句。往往有通首渲染，至结处一笔叫醒，遂使全篇实处皆虚，最属胜境。如浣溪沙云：“梦想西池辇路边。玉鞍骄马小鞦韆。春风十里斗婵娟。临水登山漂泊地，落花中酒寂寥天。个般情味已三年。”又前调云：“闲把琵琶旧谱寻。四弦声怨却沉吟。燕飞人静画堂深。欹枕有时成雨梦，隔帘无处说春心。一从灯夜到如今。”妙处全在结句，开后人无数章法。

○集句词

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云：“宿醉离愁慢髻鬟。[韩]绿残红豆忆前欢。[晏几道]锦江春水寄书难。[晏几道]红视时笼金鸭爇，[秦观]小楼吹彻玉笙寒。[李]为谁和泪倚阑干。[李煜]”集成语尚能自写其意。然如竹之浣溪沙[同柯寓匏春望集句]云：“烟柳风丝拂岸斜。[雍陶]远山终日送余霞。[陆龟蒙]碧池新涨浴娇鸦。[杜牧]阆苑有书多附鹤，春城无处不飞花。马啼今去入谁家。[李商隐、韩、张籍。]”又，前调[惜别集句]云：“惜别愁窥玉女窗。[李白]遥知不语泪双双。[权德舆]绮罗分处下秋江。[许浑

〕暮雨自归山悄悄，〔李商隐〕残灯无焰影幢幢。〔元稹〕仍斟昨夜未开缸。〔李商隐〕”又，前调〔春闺集句〕云：“下二层楼敞画檐。〔杜牧〕偶然楼上卷珠帘。〔司空图〕金炉檀炷冷慵添。〔刘兼〕小院回郎春寂寂，〔杜甫〕朱栏芳草绿纤纤。〔刘兼〕年年三月病恹恹。〔韩〕”又，采桑子〔秋日度穆陵关集句〕云：“穆陵关上秋云起，〔郎士元〕习习凉风。〔萧颖士〕于彼疏桐。〔宋华〕々々凄凄叶叶同。〔吴融〕平沙渺渺行人度，〔刘长卿〕垂雨。〔元结〕此去何从。〔宋之问〕一路寒山万木中。〔韩〕”又，鹧鸪天〔镜湖舟中集句〕云：“南国佳人字莫愁。〔韦庄〕步摇金翠玉搔头。〔武元衡〕平铺风簟寻琴谱，〔皮日休〕醉折花枝作酒筹。〔白居易〕日已暮，〔郎大家〕水平流。〔白居易〕亭亭新月照行舟。〔张祜〕桃花脸薄难藏泪，〔韩〕桐树心孤易感秋。〔曹邨〕”又，玉楼春〔画图集句〕云：“刘郎已恨蓬山远。〔李商隐〕金谷佳期重游衍。〔骆宾王〕倾城消息隔重帘，〔李商隐〕自恨身轻不如燕。〔孟迟〕画图省识东风面。〔杜甫〕比目鸳鸯真可羨。〔卢照邻〕一生一代一双人，〔骆宾王〕相望相思不相见。〔王勃〕”又，瑞鹧鸪〔闺思集句〕云：“春桥南望水溶溶。〔韦庄〕半壁天台已万重。〔许浑〕心寄碧沉空婉变，〔刘沧〕语来青鸟许从容。〔曹唐〕更为后会知何地，〔杜甫〕难道今生不再逢。〔韩〕是忆当时留咽处，〔吕温〕桐花暗澹柳惺忪。〔元稹〕”又，临江仙〔汾阳客感集句〕云：“无限塞鸿飞不度，〔李益〕太行山碍并州。〔白居易〕白云一片去悠悠。〔张若虚〕饥鸟啼旧垒，〔沈期〕古木带高秋。〔刘长卿〕永夜角声悲自语，〔杜甫〕思乡望月登楼。〔魏扶〕离肠百结解无由。〔鱼玄机〕诗题青玉案，〔高〕泪满黑貂裘。〔李白〕”又，渔家傲〔赠别集句〕云：“花面鸦头十三四。〔刘禹锡〕调箏夜坐灯光里。〔王〕行到阶前知未睡。〔无名氏〕挥玉指。〔阎朝隐〕弦弦掩抑声声思。〔白居易〕会得离人无限意。〔郑谷〕杯倾别岸应须醉。〔罗隐〕曾向五湖期范蠡。〔韦庄〕几千里。〔卢仝〕如何遂得心中事。〔刘言史〕”诸篇皆脱口而出，运用自如，无凑泊之痕，有生动之趣，出古人之右矣。

○竹蕃锦集

黄石牧香屑集，具有化工，为计中集句绝技，可谓专门名家矣。词则竹蕃锦集，亦极集句能事。然视石牧之集诗，不可同日语。

○诗词难于咏物

沈阳时乐府指迷云：“诗难于咏物，词为尤以。体认稍真，则拘而不畅，摹写差远，则晦而不明。要须收纵联密，用事合题。一段意思，全在结尾声，斯为绝妙。”此论亦确当。然如碧山咏物诸篇，则大矣化矣。又不仅在结尾声寓意也。读白石、梅溪、碧山、玉田词，如饮醇醪，清而不薄，厚而不滞。元以后词，则清者失真味，浓者似火酒矣。言近旨远，其味乃厚。节短韵长，其情乃深。遣词雅而用意浑，其品乃高，其气乃静。

○诗词所以寄感

诗词所以寄感，非以恣情也。不得旨归，而徒骋才力，复何足重。唐贤云：“枉抛心力作词人。”不宜更蹈此弊。

○唐五代词以婉约为宗

唐五代小词，皆以婉约为宗。长调不多见，亦少佳篇。至宋乃规模大备矣。诗至于唐亦然。

○宋词不能越温韦

唐诗可以越两晋、六朝，而不能越苏、李、曹、陶者，彼已臻其极也。宋词可以越五代，而不能越飞卿、端己者，彼已臻其极也。虽曰时运，岂非人事哉。

○宋无名氏题项羽庙词

宋无名氏题项羽庙〔调念奴娇〕云：“鲍鱼腥断，楚将军、鞭虎驱龙而起。空费咸阳三月火，铸就金刀神器。垓下兵稀，阴陵道狭，月暗云如垒。楚歌喧唱，山川都姓刘矣。悲泣。唤醒虞姬，为伊死别，血刃飞花碎。霸业销沉雅不逝。气尽乌江江水。古庙颓垣，斜阳红树，遗恨鸦声里。兴亡休问，高陵秋草空翠。”劲气直前，不留余地，此宜兴之祖也。

○蒋竹山贺新郎

蒋竹山贺新郎云：“梦冷黄金屋，叹秦筝、斜鸿阵里，素弦尘扑。化作娇

莺飞归去，犹认窗纱旧绿。正过雨、荆桃如菽。此恨难平君知否，似琼台、涌起弹棋局。消瘦影，嫌明烛。鸳楼碎泻东西玉。问芳踪、何时再展，翠钗难卜。待把宫眉横云样，描上生绡画帽。怕不是、新来妆束。彩扇红牙今都在，眼无人、解听开元曲。空掩袖，倚寒竹。”似此亦磊落可喜。竹山集中，便算最高之作。乃秀水龙谓其效法白石，何异痴人说梦耶。

○放翁蝶恋花

放翁蝶恋花云：“早信此生终不遇，当年悔草长杨赋。”情见乎词，更无一毫含蓄处。稼轩鹧鸪天云：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亦即放翁之意，而气格迥乎不同。彼浅而直，此郁而厚也。

○东坡八声甘州

东坡八声甘州〔寄参寥子〕结数语云：“算诗人相得，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、东还海道，顾谢公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，不应回首，为我沾衣。”寄伊郁于豪宕，坡老所以为高。

○王阮亭浣溪沙

王阮亭浣溪沙〔红桥怀古〕云：“北郭清溪一带流。红桥风物眼中秋。绿杨城郭是扬州。西望雷塘何处是，香魂零落使人愁。澹烟芳草旧迷楼。”遣词琢句，较五代人更觉茗雅。邱季贞和之云：“清浅雷塘水不流。几声寒笛画城秋。红桥犹自倚扬州。五夜香氏残月梦，六宫花落晓风愁。多情烟树恋迷楼。”婉雅芊丽。渔洋一阙外，断推此为佳构。然两词皆文过于质。其传诵一时者，正以文胜也。

○词曲体异

诗词同体而异用。曲与词则用不同，而体亦渐异。此不可不辨。

○五代人词去取宜慎

五代人词，高者升飞卿之堂，俚者直近于曲矣。故去取宜慎。花间、尊前

等集，更欲扬其波而张其焰。吾不解是何心也。

○词不可浮艳鄙陋

文采可也，浮艳不可也。朴实可也，鄙陋不可也。差以毫，谬以千里矣。

○词贵婉而善讽

情以郁而后深，词以婉而善讽。故朴实可施于诗。施于词者，百中获一耳。朴实尚未必尽合，况鄙陋乎。

○韦辛词有朴实处

韦端己菩萨蛮四章，辛稼轩水调歌头、鹧鸪天等阙，间有朴实处。而伊郁即寓其中。浅率粗鄙者，不得藉口。

○五代词不及两宋

六朝诗，所以远逊唐人者，魄力不充也。魄力不充者，以纤损其真气故也。当时乐府所尚，如子夜、捉搦诸歌曲，诗所以不振也。五代词不及两宋者，亦犹是耳。余选希声集六卷，所以存诗也。大雅集六卷，所以存词也。

○诗衰于宋词衰于元

诗衰于宋。词衰于元。然自乾嘉以还，追踪正始者，时复有人。是衰者可以复振，亡者犹有存焉者也。

○诗词皆有境

诗有诗境。词有词境。诗词一理也。然有诗人所辟之境，词人尚未见者，则以时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。一则如渊明之诗，淡而弥永，朴而愈厚，极疏极冷，极平极正之中，自有一片热肠，缠绵往复。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，无能为继也。求之于词，未见有造此境者。一则如杜陵之诗，包括万有，空诸倚傍，纵横博大，千变万化之中，却极沉郁顿挫，忠厚和平。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

，无与为敌也。求之于词，亦未见有造此境者。若子建之诗，飞卿词固已讥之。太白之诗，东坡词可以敌之。子昂高古，摩诘名贵，则子野、碧山，正不多让。退之生凿，柳州幽峭，则稼轩、玉田，时或过之。至谓白石似渊明，大晟似子美，则吾尚不谓然。然则词中未造之境，以待后贤者尚多也。〔皆境之高者，若香山之老妪可解，卢仝、长吉之牛鬼蛇神，贾岛之寒瘦，山谷之桀骜，虽各有一境，不学无害也。〕有志倚声者，可不勉诸。

荣翰自束发受业于亦峰舅氏，亲承指授者有年。乙亥岁，补弟子员，旋食廩饩。舅氏喜荣为可造，由是举业外，兼课诗词杂艺，时得闻其绪论。然舅氏于书无所不览，凡习一艺，必造精微，而于词学为尤深且邃。所著词话八卷，一本温柔敦厚，以上溯国风、离骚之旨，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，俾后学奉为圭臬，卓卓乎词学之正宗矣。荣请付梓，以公诸世。舅氏不许，谓于是编历数十寒暑，识与年进，稿凡五易，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者乎。则舅氏之浸润沈潜于此道，岂寻常诣力所能造也耶。壬辰岁，舅氏遽归道山。荣惧是编久而散佚，亟与同学诸子刊而传之。呜呼，舅氏天资卓越，丰于才而啬于年，著作林立，是编特其绪余。荣惧不获卒业，以底于成，而不能忘谆谆耳提面命时也，悲夫。受业甥包荣翰谨识。

先师陈亦峰先生，宅心孝友，卓然有以自见。既〈歹勿〉二年，太夫子铁峰先生整其遗著，得若干帙，正诗与同门王雷夏诸君子因有剞劂之请。而铁峰先生谦抑至再，以为不足传，仅许刻其词话八卷，并诗词附焉。呜呼，此虽不足传先生，要亦可为诸编之嚆矢，先生有知，慰耶悲耶。刊既成，敬疏其缘起如右，盖泫然不知涕泗之何从矣。光绪二十年夏六月，门下士海宁许正诗谨撰。